

華藏法露

行武禪師著



中華禪藏于生命科學叢書

華藏法露

----吳澤恒談華藏心法與生命科學

吳澤恒著

目錄

序

論心

講話篇

衝破阻力 走向社會 爲民造福

序

徐州市生命科學會同仁，本著無私奉獻及肯肯業業之精神，將本人在人海求索中之點滴心得，編輯成著。他們之不懈努力，終於使本書與大家見面。本人除了對他們致以真摯感謝，更祝願他們智慧長增，完善人生。

本書所載乃本人在若干場合就生命科學、華藏心法以及社會百態之隨感之音。是故，本書將儘量以“原汁原味”呈現給大家，好讓大家明白吳澤恒是俗中之俗，而作玄之又玄。

書中所述乃本人一己之見，當然不能引以為“理”。願讀者、仁者、智者，藉以鑒正。如能使讀者在書中得到一些正面甚至反面之啟發，這便是本書之心衷。

自九〇年至今，本人將所有心力倡導生命科學，兼獻給社會之本人所創“華藏心法”。五年來，風風雨雨，是非功過，本人從未計較，正如有人將我碰上三十九重天，也有人將我打入十八層地獄，贊我罪我，本人皆當為一種求索之動力，只求本人之最中下場如何，本人將畢生走這條路。

本書之出版，附載著無數生命科學工作者及所有華藏學子之心聲。我們懇求全社會都來關心生命，關心未來，促進人類進步，維護社會安定，開闢美好人生。

吳澤恒序於香港

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論 心

心乃萬象之主宰。佛家注於明心，道家注于修心，儒家注於存心，皆不離心爲道。其心有二性，一曰人心，二曰道心，也即有"惟危"、"惟微"之別。世人不得心傳者，只知"道"在心中，不知"心在何處"，故多執臟腑氣質之心。守心而執象，理欲交馳，聖凡不分，理氣難辨，無怪"勞心而無所成"。

道心，也謂心法。道心唯靜止無爲，乃爲天性，也謂無極混沌，如如不動，陰陽未判。然人心者，皆感物而動，見境情生。其性爲欲性，其心即塵心是也。是故，欲養道心，莫善於寡欲，漸之心性合一，神形專原，則道心居也。

道心之性，人人皆有，而拘於氣稟，蔽於物欲之中。轉爲欲心爲重，以此即失卻道心，而忘於心法。因而聖人傳心，即傳其未生之心境，無爲之心法。此法無相無形，至簡至易，平常心是也。

華藏無相法門，專授潛固有之心，本然之性。本性者，無爲佛性也。佛者，具統體大道之智慧。性者，人人皆有而具之佛心。盡其心者，即知其性，知其性者，則知宇宙十方世界之察。

存其心，養其性，可以知天地。天人萬物本同一體，天統四時，心統四端，天地具性，人性悉知，何患人不能盡其性而成聖也。

華藏法門，由盡性致知入手，致知即明理是也。致知之功，由格物入門，格物又有事物及物欲之分。事物者，即流溯源學，經律三藏；物欲之物者，即末本之學，物質之辨，三維世之現實是也。

若格事物而忘末本，則落於執象，格物欲而不明心性之真、經藏之理，則落於頑空。

華藏徒眾，若執有形心者，則血肉一團。此心隨生而有，隨死而無，一氣不來，即成穢臭。此心並非不因生有，不因死滅，虛靈不昧之佛心也。若以知覺運動者為心，此心乃危殆不安之心是也。而非澈妙難見之心，此即氣質之心與本性之心而別也。

宇宙未判陰陽之時，氣具於理，宇宙判分陰陽之後，理寓於氣，理為氣之主，氣者理之充。物象非理象不生，理象非物象不顯。理、氣、象會於天、地、人，三相合一，心性合一者即為聖人。執相頑空，未本不分即為凡夫是也。愚人執于象，賢人通氣，聖人明理。而三才皆匯，心性合一。

易學術數皆言先天後天，而未明詳論，未明至理。故多諦於後天格物論者。

何為先天，生天者是。何為後天，天生者是。生天為理，至靜而無為。天生為象，經緯者是。而經緯一氣流行，默運四時，為宗動之後天也。

道心為理，生天者是，上應至靜不動天，即是生天生地，恒而不變之天也。造此天者謂之聖域，三教歸一者乃為理之同歸也。

人心為氣，上應宗動天而為後天者，此變乃有常之天，造此者謂之賢關，五官百骸，周天奇脈，有象可見之心。上應經緯，賢人之樂，伏人之心也。

若以血肉之心為心者，此心縱情逐欲，萬事憂之，生死限之，無非苦也，何樂之有。

現今傳心者，大都言心在於善，即是道心，心在於惡，即是人心。若如此論，則惡者事惡，其禍隨之，惡有盡而禍也有終。善者事善，則福隨之，而善盡福也有了。善惡禍福，唯念不同，然善惡隨念之現，皆

爲凡夫人心也，而非心法之佛心。

如不得心法，則不能明善復初，了卻因果輪回之法而窮盡理性，至命合虛。望同修者斟酌，勿枉光陰也。

神形合一，道覺歸虛，具妙空境。此心還於萬物統體之理。理無在無不在，而聖神合天之心，亦無在無不在。故能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有感而遂通天地。

人心之始，由降衷而生命，以稟受而有性，以應酬萬事而有心，以感於萬事而生七情而謂之情。命、性、心、情合之謂之一理也，則神形合一而生道心。理以覆昌萬物謂之天，主宰萬物謂之帝，以萬物始終由共謂之道。

道者，無聲無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不遺，兩在不側，至隱至費，至微至顯，無生萬有，虛合至實，無始無終，無在而無所不在，無物不理而各得其理，至真無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無爲而成，至理、至誠、至善也。

天有天理，地有地理，人有理性，物有物理，事有事理。得理則治，失理則亂。知理之節文，可以制禮，知氣之清濁，可以作樂，知理之尊卑、氣之沉浮、象之進退，教民則謂之政，禁民則謂之刑。以賞爲輔，以罰爲弼，有終有始，本末不紊，先後有序。明於此，則三教合一理，萬國一統也。

理者吾人之宗祖，氣者吾人之父母，象者吾人之嫡系。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萬法之宗也。若明於此，則三教一家，萬法一源，如手如足，萬物共融而各處其位，各司其職，天地人合一而無彼我之紛爭。賢關聖域，可以同登，大同之世，即在今日。祈懇世人同感、同參、同爲，則生靈萬萬之幸也。

千古以上，此心此理同之。千古以下，此心此理也同之。四海內外，宇宙渺渺，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血氣之類，萬物之源，此心此理無

不同也。

儒曰存心，道曰修心。釋曰明心。教雖不同，而心則一理。佛曰歸一，道曰守一，儒曰一貫，道雖不同，而理則一心。故天地無二理，三教無二心。其文字不同只區於語音，其制度不同只別於鄉俗。因人因事因地，變則通之，神而明之，因勢而利導，此為聖人通權之變也。如不能權變，各守其道而斥他法，各據枝葉而亂迷根本，分門別戶，冰炭相投而爭端，雖人謀之不遂藏，亦是世運逆退，氣消數盡在即。望吾等學人，各宜仰體。

若明心理而合五教為一教，連天下為一家，化紛爭為揖讓，上慰天心，下順人意，此乃一大快事也。

宣化之心法，而五教各有經典，各國俱有遺文，皆上世聖賢化民成俗，代天宣化之言，雖文有萬異，而理無二致。學者應先明天人一理，真知真見，躬行實證。則自然心若懸鑒，見其文則會其志，無論釋、道、儒、回、耶，皆可以登庭明心，澈其底蘊，而得心法命脈。

聖人量包天地，心含萬物。凡厥庶民，視如同胞。教而化之，指其心，點其性，使之同歸一道，同合一天，四方上下，古往今來，一道同風而不難致達也。此道行之一己則身正，行之一家則家齊，行之一國則國治，行於天下則天下平矣。

承教北海老人三會末後心法而得
曹洞居士心宇書于同學共參修

講話篇

衝破阻力 走向社會 為民造福

——在徐州師院華藏心法學習班上的講話

(一九九二年六月)

現在有人提出，這一期我講課很少。可以這樣說，這次我基本上沒有講課。其中原因可以給大家講一下。

這一期學習班的病人比歷次學習班都多，到目前為止我已發現八例癌症。患其他病者，也比歷次學習班都多。

華藏的特點是什麼呢？我們有相當多的學員是老學員，他們都深有體會，進入學習班三、四天以後，大家就可以給別人治病，並且有效果，甚至有奇效。學習其他功法的學友都知道，若按常規去學的話，要百日築基，三年後才能通小周天，六年後才能通大周天，十年以後方可大成。也就是說從學功開始，十年以後才能具有利他的功能。學華藏，為什麼幾天以後就能給人家治病，並能取得滿意的效果呢？這就涉及到華藏的來源。如果換在以前的年代，我想大家沒有緣份走進華藏法門。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誇口。因為自釋迦牟尼修成正果，佛教發源以後，歷代都是衣鉢單傳。衣鉢單傳即為傳佛心印，就是心法。釋迦牟尼住世的時候，接引了五百僧眾，就是收了五百個徒弟，根據當時的說法，這五百個徒弟都證得了羅漢果。也就是通過釋迦牟尼的心印傳遞，他們很快證得了羅漢果位。具體是怎麼傳的呢？每一個人的慧根不同，每一個人的積業不同。那麼，他們怎麼證果的呢？主要靠接引的願力，是釋迦牟尼用他的廣大神通來把這些人度引過去的。

心印在印度傳了 28 代，到達摩手裏，從佛教發展來說，已轉到中法時期。當時釋迦牟尼是一脈單傳，也就是佛教只有這麼一個教系。不象後來分那麼多的派，而且門派之間，互相攻擊，佛教徒之間，由於人生信仰、風俗習慣的不同，也越來越離譜，越來越偏離佛教的正宗衣鉢。在這種情況下，達摩，也就是 28 代衣鉢弟子，他一心想振興佛教，便在印度提出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口號。即是說，每一個人除了自己修練以外，如果沒人接引，無異於瞎撞一氣。就象從徐州到北京，如果不認清去向，轉一個大圓圈，轉三輩子也到達不了目的地。這就需要有個接引的，給你指明方向。接引的方法不同，佛法心印衣鉢傳到達摩的時候，他便提出恢復以前釋迦牟尼所提倡的"普行人間佛法，廣開法門，廣度眾生"的正法時期。但這時門派之間分宗已經太多，於是他的提倡遭到異議，遭到了其他佛教分宗的譏諷。在這種情況下，達摩便帶著釋迦牟尼當時的衣鉢東渡神州，來到中國。

達摩來到中國以後，發現佛教教義和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原因很多，下面舉幾個例子，比如，中國儒家思想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佛教則講究"剃度出家"。這就和我們的傳統思想，也就是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體系格格不入。這是第一。對此達摩就提出了一個"心外無他法"。就是說，只要你真正得到了心法，無論你是剃度出家，還是在家修持，都同樣能到達彼岸，都同樣能得到真傳。此為不執一相。大家記住，不執一相是什麼呢？就是不拘於某些外表的形式和方法。第二，佛教在印度是國教，天上地下唯我獨尊。連國王見到僧人都要跪拜，這在中國是不行的。這時候，他又把教規改成"人間佛法"，提倡"佛法在人間"。在這種情況下，達摩也沒有打破一脈單傳的門規。因為他從印度到中國，在不同的地區，為了適應這一方土壤，要經過一番努力，一番說教。當時中國的國教是道教。傳統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思想。所以，他那時也沒有打破一脈單傳的門規。就傳了二祖、三祖，一直傳到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是怎樣接衣鉢的呢？五祖宏忍將要圓寂的時候，叫他座下的弟子每人依照自己修禪心得作一個佛偈，就是說作一個啓示。當時，五祖宏忍的上座弟子，也就是大弟子神秀，依他的文才德品，用現在的白話說就是，無論理論水平還是舉止風度都是佼佼者，在五祖座下眾門徒

中首居第一。而當時慧能還沒有剃度，還不是皈依弟子，只是一個行者，在寺院裏面燒火做飯。既沒有太多的心得體會，也沒有太多的教條。在這種情況下，神秀做的佛偈是：“身是菩提樹”，就是說身子像菩提樹一樣（以前沒有菩提樹這個名字，釋迦牟尼在吉祥樹下修成正果以後，才把這種樹叫做菩提樹，菩提是正果的意思）；“心如明鏡台”，是說心象一塊大明鏡一樣；“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是說心地時常會惹上塵埃，要時時把灰塵打掃乾淨，才能保持清澈見底。此偈按照當時禪宗的衣鉢來說，無疑已達到一個極高的水平。這時慧能也跟他和了一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就是說，心地本來是空的（無相），怎麼會惹塵埃呢？從這兩首佛偈來說，第一個是講究漸修，要慢慢地把心境的灰塵去除乾淨；慧能卻講究頓悟，頓悟就是不受時空的限制，只要霎那明瞭佛法的真諦，就可以馬上證得心印，得到正果。當時的發展，形成兩派。這樣，禪宗到中國後，開始分為南北宗。為什麼要分南北宗呢？當時有當時的原因。本來是應該頓悟建立在漸修的過程當中，唯有漸修，才能頓悟，離了漸修就得不到頓悟。北宗主張漸修，南宗主張頓悟。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修持方法。比如現在的淨土宗，練功時，它要你什麼都不想，只須念“南無阿彌陀佛”，密宗則講究身、口、意三密。這是南北宗的分離。儘管如此，禪宗到現在還是一脈單傳。

那麼，傳到我這一代是第幾代呢？如果以達摩作為中國禪宗第一代祖師，我就是第 32 代。如果從當時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算起，到我是第 61 代。不過從我這一代來說，我也愧當一個衣鉢正宗弟子，也即衣鉢正宗。因為我這個人喜歡多想。在我受了衣鉢以後，常想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如果具有無尚的功德，具有超凡的功能，而他一輩子隻蹲在深山老林裏面，無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為佛教的教規是講究普度眾生的。如果你沒有回到社會裏面去，為眾生、為人類造福，也就偏離了佛教的本意。這種思想境地，使我受到很大的阻力。因為天經地義，衣鉢只能單傳，而不能帶到社會裏面去，不能沉淪塵世和俗鄉；因為禪宗素有“教外別傳”之說，所以，我實在是經過一番折磨，以至幾年的折磨和思想鬥爭，才邁出第一步的。這一步無疑是非常艱難的，但到最後我還是走出去了，把這個衣鉢單傳的心法，帶給了廣大的群眾。這樣，才有華藏心法的出現。對於華藏心法的修持，我們不要用一般氣功的方法和常規來衡量。因為每次其他教練員在臺上講課的時候，我都在下面這

個場裏。實際上我坐在上面講時，是很輕鬆的；而我在下面，給大家調整病機，給某些患者解除病痛，要比我在上面講課累得多。請大家不要誤解。如果大家希望我來講課，我很高興，我也很輕鬆。但我沒在上面講，而是到下面來，在你們中間走來走去，雖說我這樣要比在上面講課累得多，但你們受益則要多得多。所以，沒有在上面講，我的出發點是爲了大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使大家能夠更好地掌握華藏心法，能夠得到一些功能，並且能夠身心健康。所以，這一點希望大家理解。

可以這樣說，在這個人世間，沒有任何一位老師希望自己的學生壞。因爲教好了，是老師的成績，也是老師的光榮；教不好，就要丟老師的臉。在我這一方面來說，已經打破門規觀念。把幾幹年來衣鉢單傳的東西傳給大家。既然能夠出來，我的心境，大家應該明白。在這裏我不喜歡多說，做了就行了。我做了以後，大家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但最後都會理解的，早晚都能理解的。在這個練習場上，我希望和大家不僅僅是一般的師生關係，尤其我們不要對立起來。從師生的角度來說，必須要信息相通。那麼，今天大家不光是在一起練習，而且是入了華藏之門，接通了幾幹年來歷代修持者的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具有很深的緣份。既然這樣，大家首先要珍惜這個機會。我也要珍惜，並一定做好我該做的事情，盡到我爲人師的職責。大家呢，大家在學習中有什麼情況，有什麼想法，我們可以彼此坦誠相見、互相交流，無論是在感情方面，還是學術方面，我們都能同步共進，不僅是現在，將來也一樣。如果大家堅持從現在開始，持之以恆地學下去，我相信，到學習班結業那一天，大家就會清楚了，你這個信息是怎樣形成的。以後你在應用華藏或修練華藏心法時，就會感覺到自己時時刻刻都和整個華藏體系連爲一體。所以，大家在學習的時候，有什麼想不通的事，不要悶在心裏，要說出來。總之，我不會對不起大家，我將盡到自己的責任，也請大家對自己負責。我們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共舉並進。

做名符其實的華藏弟子

——在蚌埠第三期華藏學習班結業典禮上的講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怎樣習練華藏，尤其是怎樣按華藏五步法則進行習練？華藏心法開宗明義，為修持者指出了一條路，就是如何修心，如何把自己融匯到茫茫眾生當中。就是說，你在習練華藏時，如何同廣大眾生結緣；在獲得華藏信息能量後，如何去為人們排憂解難。我想大家學習了五步法則，對這些問題已經弄明白了，也已有了實際的體會。只要你思想端正，行為符合華藏五步法則，你所獲得的華藏信息能量就會迅速見效。可以這麼說，習練華藏是先修心，然後才得法。如果你的功德沒達到那個層次，你的心胸沒有達到那個層次，你就不可能得到華藏的真諦。希望大家能夠依照華藏五步法則去修持，把天下蒼生記在自己的心坎上。作為中華民族的後代，起碼要為炎黃子孫爭光。如果這樣做了，我相信大家的功能、功力和智慧會日進千尺。這個道理在坐的同學都可以一步一步去驗證。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雖是少林弟子，但我在華藏心法簡介中講了，華藏是“廣趣釋道儒”。我得了大乘禪門的教誨，又吸收了儒、道的精華。就這點而言，華藏心法不屬於哪個門派。華藏融匯於佛家、道家、儒家；華藏入世走的又是生命科學之路，在生命科學的理論框架中，綜合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因而華藏體系又是人類知識的大匯合。作為華藏心法的修持者，必須明確，華藏融匯百川，既不比其他功法高，也不比其他功法低。所以，華藏同學應和其他任何功派和融相處，互相取長補短，這樣想，這樣做，利於安定團結，共舉大局。

第三點，眾人常說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我只是把大家引進華藏大門。從華藏一步法到華藏三步九法，每一步路都要靠自己走，需要持之以恆地去修練，去參悟，最終才能達到華藏法門最高層次法字訣。

你掌握了華藏法門，你就能更好地為天下老百姓服務，做好事。做一位名符其實的華藏弟子。在華藏法門的修持之路上，沒有先後，也無大小。一個學生見到他的老師，老是恭恭敬敬，敬若神明，那麼他永遠超不過老師。老師和學生，實際上是同道、同修的關係。我希望大家都超過我，超過我，這是社會的進步，是華藏的進步。我們是什麼關係呢？是朋友關係。學習華藏心法，只是我比大家早，比大家快。我把大家引進了華藏這個大門，在修持的道路上我們是共同學習，共同參悟，在我們之間一定不能有隔閡，你只有用這種眼光，這種心態，和老師進行交談、研討、修練、體會，在修練過程中才能沒有阻礙，不斷增長，不斷提高。我們大家都這樣做，華藏就能一代勝過一代。在華藏事業和生命科學的道路上，既曲折又光明，我願和大家一起來探索生命的奧秘，探索 21 世紀人類的生存方式。

最後一點，大家習練華藏心法，要按五步法則去做。首先要做的是自利利他。自利，通過修練華藏，自身已經得到加持，激發出潛在功能，具有了別人不能具有的華藏信息和能量。華藏強調德高功自高，這就是說，一定要利他，為大眾排憂解難。希望大家在利他活動中做出成績。

要講科學 不要迷信

——在威海市作的生命科學學術報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這是第二次來到威海，第一次是 1991 年。

非常感謝威海市的領導和朋友們給大家創造了這個機會，讓我們共同來探討生命科學。我想利用這個機會，送大家一個禮物，這個禮物就是還給大家一個健康的身體，那麼怎樣才能還呢？就是請大家在聽課的時候，全身放鬆，然後調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最好不要穿太多的衣服，在接收信息的時候，您可能會全身發熱。從這個報告裏面，我們可以學到一種方法，就是多年來我親身體驗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通過我自己所代表的意念，通過我講話的信息，通過聲音的傳導輻射，達到每一個人身上，每個人便可以產生各種角度的反映，這個反映就是調整每個人應該調整的地方，也就是調整生理上、心理上的失調。因此，我們在聽報告的時候要求大家做幾種配合，第一種就是將您的身心放鬆。第二種是，無論您身體上、心理上有哪方面的失調，只要把我的聲音用你的意識導引到自己體內，意念可以集中在你的頭部和胸部，這樣可能我的信息和你的信息會產生一種和諧共振；或者把你的眼睛微微閉上，進入一種平時靜止時的狀態，比如說，練氣功時的靜止狀態，或微微想一想一種音樂，進入微妙的感覺狀態。

今天我們所講的是生命科學學術報告，那麼究竟什麼叫生命科學？我相信大家有一種很熟悉的觀念和概念，就是氣功學術報告，因為我們以前接觸過很多這類報告。那麼究竟生命科學和氣功有什麼區別，而我們的生命科學報告和氣功報告又有什麼不同？這是我們在追求健康的完整的生命的道路上，必須瞭解和掌握的。一些情況下，我們會對接觸過的功理、功法或者氣功師，從開始的執著追求到最後的迷茫，從開始的希望到最後的失望。大多數學功者目前還停留在這個層次。這就需要我

們瞭解和研究氣功,明瞭練功時出現的各種情況及其道理,明白氣功的真實性和虛偽性,甚至能否把它叫做氣功?一些練功者一輩子也沒能走出迷惘的圈子。教功者能否把整體的概念貫徹到學功者的思想中?能否把自己真正的本來面目歸納起來讓學習者去體驗?這是個明確的問題。在氣功界,出現了盲從,教功者誇大其說。所謂的大師,讓我們很多善良的人們抱著很大希望、懷著很大熱情,最後終於失望,這是氣功界的一個惡性循環。

如何改變這種狀況?這就要把氣功這個整體和人與宇宙這個整體系統起來進行研究,最終提升到對生命科學的認識。我們練氣功時,首先要非常明確地把自身的這種生物整體,也就是將包含著你的精神領域和生物領域的諸多特徵高度地融合。比如:什麼叫天人合一?人的意念,他的指導思想,就會影響到他的日常行爲;他的心理因素,就會影響他的生理因素的變化。那麼,你首先就要明確人在天地之間、宇宙之間,自然科學之間,應是個什麼樣的位置,你要有一種什麼樣的行爲,什麼樣的規範,用什麼樣的指導思想,什麼樣的人生觀念,才能符合宇宙中人的規範。在宇宙之間,在自然界之間,在社會群落之間的和諧生存,要求正確的行爲規範,這種行爲規範,它不是要你每天去禮佛,去念經,去禪修才能達到最高境界。記得在一些國際場合,我教學時,有人問我:你讓他們練成特異功能,他們是不是可以成佛?我回答說不是,我是讓他們做人,做一個完整的人,如果連人都做不好,又怎麼去做佛。因爲你的人格沒有達到昇華,你怎麼會達到佛界?如果不從根本的主導思想和行爲規範去扭轉那些偏離規範的思想,那麼你將無法從練功打坐中獲得高的功能回報;如果不從你的衣食住行當中去瞭解,什麼是靜,什麼是禪,你就不會有收穫。很多人修練每天都是用2個小時或3個小時在靜坐。你坐得久了,會獲得生理上、心理上的昇華,或者是獲得一種功能,但它的前提是要你定。這個定是把你的思想、心理因素,把你在日常生活當中的非份思想,停留在一個時空裏面,真正達到心如止水,不被外界任何客觀現象所迷惑。這個時候,才能充分開發你本身的潛能,就是我們所說的靈感。每天24小時,如果你拿18個小時在花紅酒綠的地方醉生夢死,然後用2個小時的時間去打坐,而打坐的時候,你的思想還沒有平靜,還在想你今天的所做所爲,想你明天將要怎樣,那你如何能夠獲得平衡?要有一定的層次,要獲得一定的功能,首要看這個人的衣食

住行，包括你的行為和規範。如果你已偏離做人的最基本準則，就不可能獲得功能。

無論氣功也好，體育運動也好，現在的生命科學也好，只要它符合於社會發展規律，符合於人們的生存方式，符合於人們的利益，都是一種廣義的醫學，包括我們日常所說的任何學科，任何學說，都是一種廣義上的醫學。爲什麼要這麼講？因爲，它引導人們具有知識，提高人類的素質。它教育人們利用和開發大自然的資源來養育生命。它使你對於任何方式、任何事物，對於客觀世界具有不同程度的認識。從廣義上來說，任何學說都是醫學，它是一種心靈和生理，也即身心上的醫學。只要你能找出一種適合於你的方法，這種方法同樣會使你獲得智慧，同樣具有比較超凡的思想體系和境界，同樣可以用你的心理因素來帶動生理因素，這樣的話，不限打坐，不拘何法，都必然會使你產生一種超常功能。

靜下來你可以設想一個遠大、崇高、具有萬千氣象的正義事業，這樣就會從你體內產生一股正氣，在你的表情中，在你的行動上，就會充分體現出這種微妙的變化。我們可以用多種方法去論證。比如說，讓你坐在這裏，讓你閉上眼睛考慮，要爲這個國家民族，要爲鄉親父老和兄弟姐妹做些什麼，要如何去懲惡揚善？你這麼想的時候，一種無法抵擋的力量，就會從你的心底冒出來，然後產生一種感情，使你身體中樞系統和思維系統，完全起到變化。久而久之，這種帶有能量和信息的精神，就會激發你的神經系統，會在你的人體功能方面顯出一種非凡的氣概和非凡的能力。

總而言之，當你在追求一種事業的時候，當你面對人生的時候，你首先要做的是走好當前這一步，就是要你明確現在要做什麼，也就是說首先要做好一個人，你才能進一步做一個具有大智慧的人，因爲人的潛意識是不能欺騙自己的。我們可以欺騙外人，但是絕對不能欺騙自己，這種潛意識是一種非常精巧的整合系統，如果大腦有什麼樣的指令，它的思維神經系統就接收你的這個指令發佈到身體的任何部位，然後按著這個指令去操縱你身體相應部位的變化。比如說，你坐兩個小時，一味胡思亂想，你可能覺得精神不振，胃口不佳，這樣下去，你就會神經衰弱或肝硬化。什麼原因呢，就是你的思想體系直接影響你的身體的各個系統，也就是你的心理因素直接地影響到你的生理因素，這個道理很簡

單。

一個人若能科學地運用時間的規律、運用生物磁場的規律，比如，掌握 60 年週期，善用甲子節氣變化和自然氣候變化、地球經緯度變化、星座與星座之間氣質的變化，他就會獲大收益。只有運用科學的行為方式和意念方法，你才能獲得信息溝通，和大自然進行能量結合，獲得特異功能。

這種特異功能，究竟是不是特異功能呢？我認為，它既是特異，又不是特異。因為人的遺傳基因是相同的，人們的五臟六腑，所有的器官，都是相同的。那為什麼有些人有，而你沒有？有的人，是利用一個特異的環境，給他創造一個特殊的環境讓他去學，所以他就掌握了這方面的功能，而你沒有創造這個特殊的環境，沒有去接收，沒有去學，所以你就沒法獲得這種功能。這種功能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對於已經具備了所謂的特異功能的大師，說不定，明天你比他還強。也就是說，無論我們接收了哪一方面的教育，無論我們有多麼不同的宗教信仰，無論我們的風俗習慣有多麼大的差異，只要我們的行為規範符合宇宙的自然運轉規律，自然就會獲得所謂特異功能、技能，自然就會提高我們的技能水平，獲得一些神通和功能。

這個世界，絕對沒有一個神，也絕對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人。你從今天開始就去找你的生活規律，然後再去好好地運用你的人生價值，開發你的潛在智能，這樣你就是一個真正有價值的人；要強調的是，我們不能迷信氣功師，助長“氣功”的不正之風。我們希望每一個同志，首先要明白氣功的本質是什麼，應該怎樣掌握它，運用它，如果你沒有把它的本質、它的修練概念和思想糾正過來，你就是再練三輩子，也是上一年級。今天來了一個什麼功，你很熱情地去學，第二天來了一個什麼功，你又去學，你就在一年級中打滾。所以我希望我們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裏，操縱在自己的手裏，不要把我們自己的生命去交托或寄附在某個人手裏。將你的身體，你的精神，真真正正通過神志上的結合，來做一個完完整整的人，不要去托附他人，不要去外求，因為你就有，你就會。別人有的東西，你也會有，你要去創造這個條件讓它有，首先你要明確自己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可以去認識這種事物。我們知道很多練功的人，他們根本就不會發病，怎麼講呢？因為人體的這些疾病 30

%是由細菌造成的，60%來自于人的心理、行爲和生活方式失調。如果大家都能夠接受這些觀點，明白這些道理，現在就應該知道只要從精神上補個正確的指令，把這個正確的指令輸到你的中樞神經裏去，那麼它就會使你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按這個正確的指令去運行。如果輸出一個快樂的指令，你就會感覺到精神很舒暢，身體頓有年輕力壯的感覺。如果輸入了一個沉重不安的指令，那麼你就會覺得身體很沉重，沉到不想動。每當一個人，他生活在一種有諸多社會壓力的環境之下，他就可能有一些生理系統和心理系統的疾病出現。那麼他的直接解脫方法，就是讓身心完全恢復，讓他自身的這種壓力感和防範心理完全拋開，讓他自由自在地發洩一次，而不勉強，沒有主觀意識存在。這種方法將會使他的分泌系統、神經系統得到調整。那麼如果是由於其它細菌感染，其它的從生物方面導致的病變，那麼這個時候你就應該想像全身都置於熊熊烈火之中，或者汪洋大海之中，使它達到平衡。

我們要為生命整體來塑造新的人生，為生命整體進行人格再造，這種生命整體第一要求你身心達到無我狀態，這種無我狀態，包括了對事、對物、對人以及對你自身，也就是拋棄一切我執和妒嫉。這樣你就會容納一切，你就會自然不去嫉妒別人，你也不會為這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而使你的身心產生失調。擁有這種清靜無垢和遠大崇高的思想境界，你就會從心理上、生理上獲得整體素質的昇華，因為生命的整體包括著人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協調關係，那麼你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使你的心理，也就是你的精神，處於平衡狀態，那麼你就不會產生身心上的不平衡。這種平衡狀態在你進入無意識時候，你的本能，也就是人體的本能，原來的本來的能力就會自然地表現出來。也就相當於我們在走路的時候，突然從身邊很快地開來一部車，你就會立即停住，因為這個反應是在一個無意識的狀態下做出的反應，這種反應非常準確，也非常有效。所以說，必須有一種平衡的狀態，使你的身心達到平衡、調整，然後進入一種最大能量發揮，你的潛在功能才能得到開發。

人們所說的要練幾十年，要練一輩子，那麼一天之中，能練出什麼來呢？我想只要你的方法得當，你就真的可以在一天之中立地成佛；如果你的方法不對，你三輩子也不會練出一個真真正正的你所應獲得的生命。那麼現在我們都來認真地體會這種生命的整體觀念，就不需要在幾

年中才能達到的應有的效力。只要進入無意識狀態，你自身的能量就會最大限度地釋放，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講的，我們把它叫做宿命通。這個宿命通就是說它能知道自己同時知道對方，能知道我們明天會有什麼事。對一個平常不修持的人來說，就是用一種彼此之間感情和語言信息的交流以及各種表情來表露彼此之間的種種意志和想法。然而有時也會出現一種本能的反應，比如說，基於一種血緣關係，你的父母弟兄姐妹遠去他方，通過信息波的交流、傳導，你會有一種心理上的感應，這個就是無意識狀態下的能量反映，如果你的心情非常高興，有股說不出的喜悅時，可能是你將有一件令人高興的事發生，而這種表現乃是一種真正正沒有任何意識和人為成份的、遠離平衡態的無意識狀態，這就是所謂人的本能，而這種狀態是真實的。那麼為什麼這種本能狀態來得那麼少，因為我們沒有從這一方面去規範自己，開發自己。我們過多地運用我們的主觀意識，憑著我們的思維習慣，憑著我們對社會的認識，我們的閱歷，我們所學的知識，以及我們的主觀意志，去判周圍的一切事物，這種判斷無疑已經遠離平衡狀態，它不是本能的。以這種判斷能力，這種方法去認識世界，畢竟是局限的，甚至是完全錯誤的。而我們卻 90% 地去充分運用我們的理性思維，而使我們那個最直接了當的来自于靈感的思維擱置起來，久而久之，自然喪失了這種原有的功能，這種帶有原始性質的功能。

我們現在從生命科學的角度來說。一切事物，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都有一種信息和能量的傳遞與溝通，同時人對於整個宇宙，同樣存在著能量和信息的溝通與交換。生命科學特別強調，人怎樣才能建立一種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規範去和別人相處，然後再去尋找人、個體與群體之間須用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然後再去尋找人、個體與群體之間須用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才能夠協調發展和生存，然後進一步尋找人與整個自然界的契合點。在自然界中，人要用什麼樣的行為和規範去和大自然共存，如何用這種生物整體的觀念與概念去分辨我們所居住的地方？比如我們住的這個地球，該用什麼樣的合理方法與手段，去合理地開發大自然的資源，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和規範，去完善大自然的某些缺陷，該用什麼樣的思維方法和行為規範去完成符合於日轉星換的這種推移，以便使你的生命與大自然達成合拍，從而具有完整的生命，具有長壽的生命，具有超常能力的生命。

因爲生命整體，就是生命科學研究的範疇，所以必須以這個整體的概念，來分析物質世界。練功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行爲規範不好，你每天光打坐，那是白坐。每天想著欺壓詐騙，無惡不作，然後再去拜佛，念阿彌陀佛，那是沒有用的。所以你的行爲規範不正確，你的指導思想不正確，你練氣功等於白練。無非你是在繞圈子，你是在上當受騙，你是在自欺欺人，你是在助燃社會上的"氣功"不正之風，所以要讓精神與物質高度結合，不是分離。你必須使你的行爲與規範和你的思想意識達到統一，只有在統一的基礎上，才能真真正正完善你的人格，去開發你潛在的功能。因精神和肉體的高度統一，就會很自然地呈現出你應有的生物功能。這種生物功能本身包括了神經思維系統和自身的其它生物系統的修復協調和運轉。

我們把人作爲一個整體，把人的疾病當作一個整體，比如說當你肝臟出現病變的時候，那是在你沒有發現肝臟病變的時候，你的分泌系統就已開始病變了。如果用一種整體的方法對治這個疾病，就是說你有肝臟的疾病我們卻不用醫肝臟疾病的藥物和技術去恢復你的肝臟功能。因爲我如果那樣去做，它還會復發，因爲這個事物的開端，不是在那個時候，就象一個小孩的出生，開端不是在落地的時候，而是經過父精母血的結合，經過十月懷胎，最後他才出生。他的生命不是他出生的時候才有的，父精母血結合的時候，就有了生命，這和人體的疾病是一樣的，這個時候，我們就是把它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待，首先是什麼原因導致他的分泌系統失調，進一步才會產生這種肝臟的疾病。我們的措施，就是用綜合的方法去醫治它，而這種方法，就是直接讓他的身心達到平衡狀態，這個身心平衡的方法，你可以通過很多手段來實現，比如我的手段，就是用信息和能量，讓他的整個思想、整個思維神經系統朝著清靜無暇、沒有壓抑、遠離一切障礙的思想境界轉變。在這種思想境界的轉變過程中，神經系統接收了我這個指令以後，就直接地輸送到他身體的任何一個分支系統，讓分支系統去開展工作。

從這個客觀世界來講，我們是把局部與整體高度結合起來的。任何事情都是這樣。比如，現在我在這個地方講課，就能代表我是才來這裏嗎？不是的。首先必須有我這個人，有我吳澤恒的存在，而且要具足我來講課的一切條件，就是說，我的知識，我的地位，我的層次都要具足，

還要具足到這裏來的交通方面的手段，然後還要有我們這些愛好者的熱心支持，有了這眾多方面的內外因素，在因和果種種條件高度結合的情況下，才能產生我在這裏講課的結果。這是整體與局部的區別了。那麼一個人他要做一件事情，就象生病，原因不在於局部，而在於整體。那我們就不會講今天把他的肝病治好了，他明天還是肝病，或者又變成其他方面的病，以致明天腰疼，後天肚子疼，天天往醫院裏跑，以致一輩子連綿不斷地生病。什麼原因呢？因為他已把局部與整體分離，他是從生物醫學角度去片面地把人與自然界分開。他只是對自己的生理病因病灶進行治療，但卻沒有考慮到為什麼會得這個病，以至怎樣使自己和整個自然界和整個社會合拍才會不生病，他也沒有去想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病，而只想把這個病治好。所以我們從現今的醫學角度過渡到生物醫學，就是把這種局部與整體的分離引向局部與整體的統一。如果搞腦專科的不懂得心臟，搞心臟科的不懂得大腦、神經，搞西醫的排擠中醫，我是當官的就看不起老百姓，我是做生意的就看不起打工的，這種社會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向一種為所欲為的惡性循環的分離狀態。只要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科技發展模式還停留在這種主客二元對峙的局面，停留在局部與整體、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人與自然的四大分離狀態，只要這種模式再繼續發展下去，那麼人們就會不斷地接受這種社會現實、這種教育程度、這種教育觀念，就會造成一種人為的惡性循環。

我們現在面臨很多問題，究其原因，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因為我們過於執著於物質文明，也就是西方的科學，西方的科學技術，從而忽視了我們東方的精神文明。我們過分地去追求物質享受，卻忽視了我們內在的精神上的情操，我們過分地利用我們的一切手段去創造一切財富，這種財富，當然是物質財富，卻使我們的精神處於一種非常空虛和荒蕪的狀態。如果按照這種模式發展，如果人們只有這種思想觀念，那麼人與人之間的同盟關係勢必遭到破壞，人們就會每走一步，都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科技發展模式也是這樣，因為科技發展模式已經偏離了綜合的觀念、綜合的體系和規範，這樣就會越分越細，越來越具體。所以從技術科學來說非常發達，但從整體協調來說，卻是一種空前的破壞，這種破壞就是人與

人、人自身、人與自然界的同盟關係的破壞，沿襲這種主客分離的

科技發展模式，也就是讓科學技術一味單一發展，那麼，人們的怪病就會越來越多，社會的自然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然後區域與區域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衝突也會越來越多，最後導致人類和整個自然界的生態失調越來越嚴重。只要是不節制地無限度地去開採自然資源，亂伐森林，亂捕野生動物，那麼自然生態就會遭到破壞，失去平衡，這種模式如果繼續走下去，世界上的很多科學家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也就是無可避免的結局——大毀滅。因為人們自己走進自己挖掘的墳墓裏去了。

在這種情況下，生命科學便悄悄地隨著這個時代應運而生。因為它主張的科學發展模式，是由分析走向綜合，它主張人與其他生物界是同盟關係，而不是敵對關係。它主張科學技術之間是一種綜合性的發展趨勢，而不是以分離的形式去發展。它還主張人們為了生存去追求物質的同時更要重視精神涵養、道德涵養的建樹。它主張以中國古代的東方文明和現代科學的西方文明相結合，就是把人們的生活方式，科技發展模式，由分離引向綜合，希望在本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創造出一種人與科學發展的新模式。這樣一來，我們就會通過一定的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去尋找出這種人與人、人自身、人與自然界高度結合的發展新模式和發展規律，以便展現給人們。這就是我們今天報告的命題——生命科學。

我們大家能不能把生命科學認為是一種什麼功呢？因為我剛才進來時，發現起碼有 70% 的人信息停留在過去所聽的什麼帶功報告上面，這種報告一般喜歡在講臺上面吹牛，一看下面人山人海一大片，挺自得，最後卻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等散會了明天你再問他，他什麼也不知道。這樣就錯了，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要做自己的主人，我們所追求的是一種真真正正的科學，一種人們應該遵循的生活方式，一種全新的人生觀。然後再去塑造一種全新的人，去獲得人格的再造。那麼這種人格的再造，使你在心理上、生理上達到最大限度的開發和昇華了，你才能說你獲得了什麼。如果用另外一種角度，我胡說八道、亂吹一陣，可能還會掌聲不斷，場面情緒甚至很高。但是，很抱謙，那只不過是為達到一種目的，這種目的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反正都是戲弄大家。然而有眾多的人甘願接受戲弄，什麼原因呢？甘願聽信美麗的謊言，而不願去接受現實，不願去聽忠告。當我們要做好一個人的時候，就要真實地

去面對一切擺在自己面前的所有現實，我們所追求的應是一個真實的人生，所要交的應是一些真正的朋友，所要跟的老師應是稱職的夠格的老師。當然，除非你想裝神弄鬼，達到你的目的，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的社會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如果大家全都處於這種狀態之下，處於這種意識水平、素質水平之下，我們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什麼樣的民族？

有時候到外面去，往往會產生一些這樣的感歎：首先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驕傲，因為我出去在很多國際場合，都是坐在主席臺的正中間，他們開會奏歌，第一首必須是中國國歌，並且起立致意。同時我也有悲哀的地方，那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整體素質太差了！怎樣去提高我們的整體素質，這個素質要靠什麼去提高，那就是靠自身去提高，我們一定要具有一種正確的人生觀、社會觀和道德觀，要走正確的人生道路，要用正確的手段，去開發我們的潛能，這樣我們整體素質才能提高。而不是去投機取巧，嘰嘰喳喳，回避現實，放棄理想。一說起來，往往都是一種無形的膨脹性的驕傲：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們有 12 億人口，21 世紀將是我們中國的世紀！如果我們還是停留“現有的層次”，到了 21 世紀照樣丟人。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無論是練氣功也好，搞生命科學也好，還是作為一個人也好，我這一番話，作為一個生命科學的探索者來說，就是肺腑之言。因為我是搞生命科學的，我是在這條路上進行探索，所以我不希望我也不會去戲弄大家，我也不希望大家受到戲弄，我希望大家能夠真真正正地做一個人。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這些所謂生命科學的論述，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它的道理是什麼，現在大家可以明白了。因為一種事物，只要你搞明它的道理之後，你就有機會去實踐它。如果你沒有明白道理，你儘管實踐一輩子，也總是摸不到邊。這時就要用一種正確的頭腦對待人生，或者練功。因為我本身是一個禪修者，我曾經在佛門裏面呆了一段時間，用佛門的這種修心養性的方法，我也會開發自己的潛能，但是，用我的方式和方法，我們不叫氣功，在我們有史以來，也沒有氣功這個名詞，這是現代人給它亂貼的一個標籤。

如果你是去研究氣功，把你的思想範圍，把你的思想範圍限制在氣功這個範圍內，那麼你會研究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你也學不到一個所以

然，因為它已偏離了這種主客觀的整體的基礎，偏離天人合一的原理，他只研究氣的本質。一個人的生物磁場，它在不同場合，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間，所產生的氣質也不同，你怎麼去研究它的本質？比如說象我們剛才，當大家進入一個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遠大目標和遠大理想的大無畏境界時，當我們具有一種神聖的責任感和莊嚴的精神面貌時，這時氣的本質再用儀器來測，就會有變化，粒子非常多，能量非常大，輻射非常廣。就象現在這種場合，加上我們這麼多人，氣質就非同一般，氣質與本質不是一回事，氣的物質也不一樣。如果你在那裏哭半天，蹲在那裏不動，然後你再去測，氣的表現肯定會是白色的，顏色很淡的，沒有什麼所謂的濃度，它的影射範圍也有限，非常非常小。你在睡覺的時候，在白天，在南極或在北極，面向北或南，是中年還是老年，具體表現出來的氣的本質就不相同。甚至每一分鐘內都不相同，如果是用這種方法研究氣和所謂的特異功能，你怎麼能研究出來？這是我們走了幾十年的路，是方向性的錯誤。因此我們練氣功，練幾十年也沒練出個所以然，原因就在這裏。如果氣功按這個方向走，進行研究，那就不是什麼特異功能，而是一群神經病。如果讓十位科學家在一個地方，我用不同的思想讓他們來測定，保證測的是十種結果，讓這十位科學家去吵架，各說各的對，最終都是錯的。練功者也是一樣，今天你覺得這位大師怎樣怎樣好，他說是圓的，你就說是圓的，他說是方的，你就說是方的。他說氣功是修佛成道，你也跟著說是修佛成道。什麼神仙、上帝，研究到最後，不僅不能研究出結果，研究出本質，反而會把大家弄成一群神經病。這就是方向性錯誤。希望大家從現在開始，從今天開始，就來明白這個是非、明白這個道理，不要讓這幾十年的方向性錯誤、這種畸形發展再沿襲下去。否則就會跟歷代一樣，讓社會無法接受。

那麼我說了這麼多，大家就應該明白，什麼是氣功，而氣功的最高模式是什麼，它的出路是什麼？它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生命科學的理論體系和實驗方法去揭示人體的奧秘，去解釋種種超常生物態，這是唯一的出路。目前我還沒有想出第二條出路。整個發展趨勢，就是今天生命科學所負有的歷史使命，不僅僅是一個學說，一個科學領域，也不僅在中國，在威海，而是 21 世紀人類將面臨的一個重大的、關係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個全新的學科。那麼生命科學它的基點和特點以及本原，無疑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當然它的運用方法、學科理論講起來會很多很多的

說法和論述，因為它的分支很多，從動物、植物、微生物，從細胞到生物圈的整個系統，而每個分支系統，也都是很複雜的，每個系統還有子系統，單說子系統，就可以講它一天。

我想，時間可以驗證一切。當你有意把自己的病拋掉的時候，你自然就拋掉了，回顧我們講的第一個問題，你整天想病，沒病也會想出來的，當你的思想裏沒有任何病的痕跡時，你就會自然地調整自己，而且調整得很好。所以，究竟我們今天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大家能獲得什麼、明白什麼，這會因每個人的感受而不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各取所需，因為我是真真正正地想去幫助大家，沒有抱其他的目的和因素。從我開始籌備中國生命科學學會那天起，為防止誤解，我立即宣佈：第一、我將不接受、不領取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的工資；第二、有關我的所有學術報告，我的任何業務，所有的財富，一律歸在中國生命科學學會裏。為了中國的生命科學事業，我要真真正正去對待我周圍的每一個朋友和我的每一個學生，其中，不帶任何附加條件，希望大家能夠在這兩個多小時裏獲得你能獲得的東西，有所受益，有所體會。再見面我們大家還是朋友，在下次見面的時候，你應讓我發現你和以前已經不同了，這就是我的衷心的願望。當前明白了，就等於我把釣魚竿給了你，而你要不要去釣魚，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我只負責把釣魚竿給你，而不是把魚給你，我若把魚給你，你吃掉了就沒有了，我的責任就是把魚竿給你，你願不願釣魚，那就是你的事情了。所以，如果大家願意去這麼做，路就在腳下，在於自己去走，我希望我們都能生活在一個充滿生機、繁榮和平的社會裏面；我們每一個人，都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我們就可以共同生活在這個環境裏。

我剛才所講的這些道理，不盡能夠說是正確，因為從道家而言，道可道非常道；在佛教裏又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因為用文字表達出來，不一定是這個事物的全貌，所以我講的這些，只不過是在我能夠理解的範圍內，把它講出來，希望大家能夠跟我一起交流論證，甚至提出自己的意見。有些事情，如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總要有人邁第一步的，因為不去邁第一步，這個路就沒法走，我只不過是當時有那種環境，那種機遇，有那種想法和使命感，所以就邁出了第一步，來開創這個生命科學事業。有句話說，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我們在人生的這片大

海中，首先要去除那種驕傲自大的習氣。因為在你的身邊和周圍，隨時都有你的老師出現，他會有很多東西讓你去借鑒。所以我說，不要捨近求遠，只要把握住這個訣竅，也就是說只要拿住這個釣魚竿，你就可以去釣魚了，不要說一定要去找一個什麼什麼樣的人。當然，如果有機會，有機緣去接觸去探討，對你的成長也是有幫助的。如果有這種機會，也不要去捨近求遠，每時每刻在你的周圍，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當你的老師，都可以去借鑒，只要你用心去學，去觀察，去體會。在 21 世紀，我們應該共同地去維護這個人類這個世界的安定和科技的發展，共同地去做好一個人，最後讓我們以非常非常熱烈的掌聲感謝威海市的各位領導，給我們創造這樣一個互相學習的機會，同時我也感謝台下眾多的朋友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超常生物功能的開發

——在威海超常生物功能培訓班上的講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要獲得智慧，真正使你的腦功能、整個思維神經系統，具有超常信息與能最，就必須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唯有靜，而不是動。

練太極拳，跑步，從至練一些動功，主要是將自身的信息與能量往外擴散，是外向型的。包括把身體的各種信息向外傳送，包括舒展身體的氣血，乃至於在高山、大海旁邊的活動，都可以使人精神越來越豪邁，通過這種合理合法的運動，可以使身體的骨骼強壯，逐漸協調健康。從修持的角度來說，我們暫且把它說成是修命、鍛煉身體，當然這種鍛煉必須是合理合法的外向型運動。如果拼命地長跑，超過自身負荷的運動，對身體不僅沒有好處，反而會有壞處。

如果要改變人體的常規生物功能狀態，也就是改變常規自我調節功能，即腦神經常規的自我調節規律，打破現在的常規功能狀態，達到另外的高層次的功能狀態，重新組合成具有超常能量的功能狀態，就必須在靜中獲得。

我們不管習練任何功法，道理是一樣的，不管你學的道家，還是佛家。因為人的信息能量、生物磁場，生物功能是一樣的，宇宙天地之間的生物磁場是一致的。只有通過思維去調節，人體的生物功能才能從尋常功能調整到超常功能。任何動功可以強身健體，但絕對不能獲得潛在超常功能的激發。

我們習練華藏心法，為什麼不強調動，而強調靜？因為只有靜才能生定，只有定才能生慧，在靜、定的狀態中，你的尋常生物功能才能轉換為超常生物功能。基於這個認識，請大家記住：習練華藏心法是求靜而不求動。

習練華藏心法，會使你神智內收，把宇宙的信息能量和你自身的七情六欲內收，要你去回觀返照，去評判自己的每一件事情，認識宇宙規律和自身的生物磁場，最終是認識自己的生命。認識自己的生命，你就應該知道自己的五臟六腑、皮肉筋骨，知道自己的生老病死，認識自己在這個客觀物質世界的生活規律和生命規律。

爲什麼要這樣講？比如我們現在在習練場修持，我們感覺到功能是由裏到外的，不是由外到裏的。就象我們大腦的形成一樣，先由內腦，逐漸一層層擴張到外腦；就象我們現在坐在這裏，我們首先看到的是習練場上的情景，看到每一個人，然後通過窗戶，或走出去才能認識外面世界。眼睛長在自己頭上，思維神經系統是你的腦神經，按說眼睛在沒有看到外面的事物之前，應該首先看清自己的五臟六腑，皮肉筋骨，然後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在認識客觀事物，對客觀事物進行鑒別、推測和判斷的時候，你首先必須認識自己的生命規律，只有對自身的生命規律非常清楚了，你才能去認識世界；然而，常人無法做到。

華藏心法，要求我們必須回觀返照，先認識自己的生命規律，然後才能夠去認識其他事物，認識物質世界，認識整個虛空世界，認識超三維以上的多維時空。所以，大家要明確，如果你只要求強壯自己的身體，你可以著重於動功；如果你想開慧益智，提高智慧，開發潛能，獲得超常生物功能，唯有通過靜才能獲得，這是不二法門。除此沒有其他路可走。

如何才能求靜？必須在戒、定上下功夫。

任何功法，任何功派都一樣，只要你求智慧，就必須在戒、定上下功夫。如果不在戒、定上下功夫，你練一輩子，從年輕練到老，反復輪回，還是不能夠跳出自己生命的時空制約。也就是說，始終不能夠達到不生不滅的境界，還是一個凡人，還是受到三維時空的制約，受到客觀物質世界的制約，你沒辦法超脫。既然沒有辦法超脫，在你身上的生物功能便只能停留在三維物質世界，處於陰陽二極相對矛盾的狀態，這樣，必然是有好有壞，有生有死，你的身體必然既有健康，也有疾病。

人爲什麼會生病？因爲你在日常生活中行爲不檢點，你的思想不平

衡，導致身體氣血不通，分泌失調，由小到大，由軟到硬，由良性到惡性，最後產生疾病。這就是說，你的每一個想法，每一個行爲，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後果都要由自己來承擔。

爲什麼我們在修持時，雜念那麼多？因爲在平常生活中，不能超脫種種制約。在日常生活中你所面臨的事情越多，你的思想鬥爭越多，你的“我執”越多，雜念也就越多。這些雜念就儲存在大腦。當你入靜的時候，平時儲存在大腦裏的信息就自然釋放出來，一幕一幕在你的思維神經系統中呈現出來。這時，你怎能入靜？是靜不了的。

你要求靜，唯有超越尋常功能，要超越它。你在衣食住行、爲人處世當中，要有一種超脫的思想，超三維時空的思想，來重新認識三維世界，重新認識客觀物質世界。也就是說，讓你改變你固有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觀。這樣，你才能夠在日常生活中超脫，才能心安理得，你在修持當中才能心無掛礙。這個道理很簡單嘛，如果你昨天偷了人家東西，或者殺了人，現在你來打坐，你當然無法入靜。

我們求靜，最終是爲達到定。定的基礎不是靠打坐得來的，是靠平時在日常生活中的修練，如果你能在一個非常複雜的、花花綠綠的場合，在一個充滿邪惡的社會現實裏面能夠不受這種外在因素的影響，始終秉持你的正念，始終不爲所動，這時你的定力便已達到很高層次。我們應該認識到，要生慧，只有以靜和定爲基礎，才能將尋常生物功能轉換成爲超常生物功能。

通過打坐和正念，使你逐步改變以前的習慣和思維方法，使你存有正確有的思想，端正身體形態，具有堅強的意志力，把你那個隨物而動、見境生情的心收回來。我們就要用這個方法，來戰勝自己、超越自己。運用這個方法會給你帶來身心上的煎熬，肌肉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打坐的意義，是在於必須打破你原有的狀態，原有的規律，就是說把你現在的平衡態（實際上並不平衡）打破，然後建立起一個高層次的平衡態。當要打破你原有的平衡態，向新的平衡態過渡的時候，你會感到熱、麻、脹、痛；如果你有病灶部位有點難受，或有反反復復的反映。這是將你原來的狀態（無論是平衡的或不平衡的狀態）打破，重新組合成一個合理的超常的狀態。等你進入一個新的平衡狀態時，你的感覺便不是原

來的感覺，而是你過去沒有意識到的，沒有享受過的，沒有感受到的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從肉體上你會覺得非常安祥、輕鬆、愉快。如果不把你原來的狀態打破，那就沒有辦法幫你組合一種新的平衡態。要想組合一個新的自我調節、自動調控的平衡態，必須打破你現在的狀態。大家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無論你身體有什麼疾病，無論你身體出現任何痛苦，這時候你必須和它對抗，並戰勝它，重新組合一種高水平的平衡態，獲得全新的狀態——超常的調控機制和生物功能。

習練華藏心法，要真正達到明心見性，獲得大智大慧，必須是心如止水，八風吹不動。在習練當中，不強調外動，有些動作是自然的，比如氣機走到某一個經絡或某一個臟腑的時候，身體的相應部分乃至四肢或全身會出現搖擺、晃動，但你的神智是非常清楚的，你完全可以控制。習練華藏不能讓神外馳，要讓神內收，心不為外物所動，保持心正，一切外邪就不會入侵。學過其他功法有求外動的，現在是習練華藏心法，不提倡外動，是要你徹底回觀返照，讓你徹底地從整個的神智世界，達到精神與物質的高度統一，達到自身的信息能量與宇宙的信息能量的統一的時候，就意味著你和萬事萬物，包括人、動物、植物的信息能量達到傳遞、溝通。這時候，你就是萬物，萬物就是你，你就不會受到萬物的制約，同樣，你也就不會隨著歲月的推移受到陰生陽退的制約，那麼，時空和物質所具有的障礙，對你來說就失去意義，象古人說的“不在三界，超出五行”。意思是說超越物質世界的約束，你已經能夠超然物外。等到你超然物外的時候，你就從身心上徹底地自由自在。學習華藏心法的基點就在這裏，要求也是在這裏。

希望大家在習練華藏心法的時候，必須秉持這個方法，就是首先在戒字訣上打基礎。打好戒字訣基礎，才能達到心無掛礙而入靜，再以靜達到定。這時，你才能夠超越尋常生物功能態，重新組合成超常生物功能態，你就會自然而然獲得大智大慧。所謂特異功能，對你來說就簡單了。如果你不秉持這個方法去修持，你練幾十年，練一輩子也練不出什麼名堂，甚至越練病越多。所以，要修持，必須持戒，樹立一個正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現在，大家應該理解，我為什麼那樣嚴格地要求大家，在你痛哭的

時候，我還不讓你收功的道理了。這就是要打破你現在這種狀態，只有重新建立起一種更高層次的狀態，你才能夠獲得超常生物功能，你的潛在功能才能開發，你才能運用功能，做自己的主人。如果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就應該這樣要求自己，按照這個規範去做。只要你習練華藏一天，華藏就要求你必須這樣去做；只要你按照這種方法去做，就自然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意想不到的收效。

現在大家可以把我剛才所講的，靜靜地想一下，有什麼認識。在你想的時候，可能會自動地調整你的身體，甚至一悟就能突破一個重大的關卡，這是極有可能的……

等你覺得你已經不是你的時候，等你覺得你的肉體已經不是你的肉體的時候，等你覺得這種“我執”、這種執著、所謂的“自我”消失的時候，你就和萬物融為一體，萬物就是你，你就是萬物。只要你以我為尊，突出自我，突出個人主義時候，你就會覺得一切與你為敵，你也與一切為敵。因為你已經將自己和整個自然、包括所有的人形成一種敵我對抗關係了。這時候，你的整個生物功能就要失調。只要你從思想上、行為上和所有的事物融為一體，和所有的人融為一體，站在所有人的立場上，站在整體、大局、大公無我的角度去考慮事情，你就已經同化一切，一切被你同化，這時你所擁有的生物功能也就達到超常狀態。

你與所有的人合融相處，事事不要表現自我，當你尊重別人，理解別人，幫助別人的時候，你已經把一切都同化了，眾人都是你的朋友，與你是同盟關係，你和宇宙也是同盟關係。只要人與宇宙、人與人、人自身三者達到高度統一和平衡，你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你，你就能戰勝一切。因為一切都被你同化了，你已經沒有可戰勝的對方，已經沒有敵對的一方，你包融了一切，一切包融了你。你沒有了自我，你就有了一切。

我所說的這些，不是靠在練功當中，不是靠打坐能夠獲得的，而是靠正確的人生觀，為人處世，最後通過一些合理合法的修持方法，才能開悟，達到大智大慧和大覺大悟。

一切不平衡態，包括身體的不平衡，人際關係的不平衡，與宇宙信

息的不平衡，生物功能的不平衡，都是由人的自私、自利、自高、自傲引起的。你如果拋去自我，你就能夠同化一切。當你在埋怨一個人的時候，當你要報復一個人的時候，當你想要去捉弄、欺騙一個人的時候，你的信息能量已經與整個自然的信息能量不協調，違背了自然規律。無論你是成功或是失敗，在你的思想系統，在你的生物信息場，都會給你記下一筆。受你捉弄欺騙的人就會記住你，仇恨你。如果引起眾人的憤怒、咒罵、討厭、反擊，就會形成一個龐大的磁場，對你產生很大的作用，你自身的生物功能，也就是信息能量，將無法應付眾人龐大的信息能量。這時候，就意味著你的生物功能、你的生命規律出現嚴重失調。

現在我們好好想一想，怎樣才能自身和調，人與人（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合調，最後實現人與宇宙的和調？當和調的時候，你就能自然地獲得大智大慧，你的一個念頭就可以驚天動地，你的一個念頭就可以使你看見生命的本原，你的任何一個想法、主張和提議都能獲得眾人的支持、擁護，你要想做任何事情都能夠成功。你現在沒有辦法看到另外一個磁場，但你一有想法，就會獲得虛空中信息能量，依照你的想法、意念去辦你需要辦的事情，就如古語中所說，“萬物有知齊相應”，所有的事物，包括人、事、物，只要有靈知，都會呼應你。“乾坤無私必加持”，如果你能達到自己與萬物同體，與天地同源，你就能獲得萬物的相應，宇宙的加持。這時你的一念就能產生巨大的能量。“修道者成千上萬，得道者鳳毛麟角。”如果不突破自我這一關，你將無法獲得種種超常生物功能。道理就簡單到這種程度。當你面對一個人，能站在他的立場去關心他、支持他、幫助他的時候，他也會反過來關心你、支持你、擁護你；當你想去欺騙他、欺壓他的時候，他也會反過來對抗你。這個道理是很平常的。

現在大家的意識中，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正確的規範，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心態去修練華藏心法，才能獲得華藏三步九法最高境界？相信在人的腦海中，已經逐漸明白如何去規範自己的行爲，如何去認識人生，如何確立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來習練華藏心法。

華藏所提倡的是一切平等，要符合社會、人生、自然的規律。華藏能夠包融一切，同化一切。華藏絕不與任何事物對立。華藏始終是以能藏、所藏、歸藏來圓融一切。我們習練心法，同樣要去包融一切，包含

一切，接納一切，使一切不平衡狀態，在你的平衡狀態的影響和同化之下，走向平衡。華藏對任何功法、任何功派、任何人，都是用這種方法來對待，絕對不排擠任何人，絕對不去攻擊任何人、欺壓任何人，而是平等對待任何人、任何事物。以寬容、接納、同化的心態與一切結成同盟關係、朋友關係。我們應該抱有這種態度去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華藏不是一個功派，不是一個教派，不必去樹立自己的山頭，突出自己，表現自己，華藏是合融一切。

當一個人在你面前有所失誤、做錯一件事的時候，往往因為他對客觀事物、對人生、對世界有錯誤的認識，才做錯事，犯錯誤。這時候如果你以自身的利益、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立場去批評他、攻擊他、排擠他，甚至報復他，與他斷絕來往，無非是讓他錯中加錯，把他推下深淵。這樣做，已經違背了自然規律，你眼中只有“自我”存在，便處處以他為敵了。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你必須去接納他、去理解他、去同化他、去感化他、去包融他，使他獲得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道德觀。這樣，你和對方就是同盟關係，而不是敵對關係。我們對人如此，對一事情、對宇宙都是一樣。以此為點，以點帶面，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與一切事物形成同盟關係，彼此的信息與能量就能達到高度統一，就可以去維護和創造一個祥和、禮讓、崇高、善良的人間世界。你自身也就能夠超越二極分化的制約，獲得自由自在。

認識了華藏，你也就認識了世界；只有認識了世界，你才能更深刻地認識華藏。只有你與一切同體，才能與華藏同體，因為華藏就是一切。華藏沒有實相，沒有個體，沒有自我。華藏遍佈於虛空三千大千世界，和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是同盟。只要你按華藏心法規範自己的人生，你就是華藏，華藏就是你。

爲生命科學和祖國的未來

——在徐州市生命科學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天正值徐州市生命科學學會成立之際，我代表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表示祝賀！

繼中國生命科學學會成立之後，徐州市生命科學學會的成立，是全國第一個率先成立的地區性生命科學學會，它對全國生命科學的研究和發展，具有超前和遠瞻的戰略意義。

生命科學在全球已經引起廣泛的重視，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三個層次，乃至從細胞到生物圈九個系統，皆以由分析到綜合的步驟，一一進行科學定義和研究。我們中國生命科學學會曲教授將現代科學四大分離，將生命科學的基礎歸結爲四大統一，即：精神與物質的統一，局部與整體的統一，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是我們從事生命科學研究開發的最佳和最新的思維模式。

從目前生命科學發展趨勢來講，我們國家起步晚，比西方先進國家晚了十幾年。美國、前蘇聯、日本在 80 年代、70 年代，就已將生命科學有關分支科學研究應用于國防、應用於工農業生產，取得了驚人的成果。這是意料中的事。我還發現，這些國家從事生命科學研究的中堅人才，主要的研究隊伍，幾乎全是從我們中國外流出去的。就這一點，我在吃驚之餘，稍有一點自卑，這使我自然想到，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卻被西方列強利用拿來侵略中國。在民族氣節的感召下，有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一大批科學家，上到中央政府，下到平民百姓，無數有識之士，爲我國科技人才、民族瑰寶外流而感到可惜。我們非常渴望注重我們自身的有利因素，來開拓我國的生命科學事業。1991 年，我們著手籌建中國生命科學學會。在籌建過程中，我們和國際有關學術團體，尤其和生

命科學學術團體接觸交流，從國際生命科學和未來世界戰略意義上來考慮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發展的總規劃。

我們中國是具有傳統綜合思維觀念的民族，有超常的科技人才。我相信到 21 世紀，以及 21 世紀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生命科學領域中，佔有重要位置的將是我們中國。

就人類科技發展和人類長期面臨的問題來講，唯有生命科學才能提供解決方案，這已是全球的共識。哪個國家在生命科學領域中佔有絕對的優勢，哪個國家將是未來國際社會的領先國家，將主導世界的科技潮流，以科技潮流促進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系統的發展。我們正是在這個戰略意義上，來考慮中國如何在生命科學領域中佔有優勢，因此，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成立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並爭取到把這個研究中心的總部設在香港。

在當時申請成立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的時候，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經過很大的努力，終於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論證，獲得了主席團的認可和批准。

按照國際慣例，屬於國際性科技團體，它的總部應該設在美國或巴黎。如果把總部設在其它國家，我又聯想到中國發明的火藥和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生命科學將會步歷史的後塵，我們還會在被動地位，受人支配。我國人民已飽受西方強國的侵略、掠奪和欺壓的痛苦。因此，我們想方設法，通過一切方法，最終爭取到把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總部設在香港。香港畢竟是中國的國土，若干年後，將回歸中國，理所當然，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總部也就是設在中國了。就這一點，我覺得欣慰，我們終於通過種種努力爭取到了我們所要爭取到的東西。

我主持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總幹事署的工作，在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主席團，中國藉成員只有我一人，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看看人類發展的狀況，想到世界的未來，想到中國的未來，想到我們民族的未來，在世界民族之林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想到這些，我們才有如此的決心，來做我們應該做的這件事——開創中國生命科學事業。

生命科學事業，是一個偉大的事業，沒有現成的路可走。路是人走出來的。我經常想，人們並不是沒有意識到人類面臨的問題，都意識到了。但畢竟要有一批人去做先驅者，去開路，去探索，就是說能否有一個先吃螃蟹的人，先去試一試。當人們在埋怨某些狀況的時候，同時也應該想一下自己，是否已經從自己做起，去帶動周圍一幫人，去改變現狀，去創造人類共同的事業了？我們正是這樣去做的。通過三年多非常艱苦的努力，走過非常曲折的道路，創建了中國生命科學學會。

在中國生命科學學會創建史上，人們會看到這條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從懷疑、反對、諷刺，到最後默認、支持；從社會各界的否定、觀望到理解和支持，這就是我們走過的一條路。這條路我們畢竟走出來了，並且越走越寬廣。這條路就是生命科學之路，是全人類必然要走的一條路。

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科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需要靠生命科學才可以解決。從國際發展策略來說，在 21 世紀，哪個國家在生命科學發展中占主導地位，它就會在科技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系統發展中處於領先位置。我們應該站在這個高度來認識生命科學。所以，我也要求徐州市生命科學學會的理事、常務理事會和領導班子，要有這個戰略眼光，要有這個民族氣節，要有這種責任感，以實幹的精神，去實現團結、開拓、為人民的宗旨，扎扎實實地為生命科學，為我們的民族，為人類的幸福，去做我們應該做的事，負起我們應該負的責任，作出我們應該作出的貢獻。

現在生命科學還是群眾的事業，也許不久，生命科學將是國家的事業。生命科學的定位和定向，將是什麼樣的姿態，這有賴於我們每個人，靠每個生命科學工作者和支持者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大家會走出一條寬廣大道；我也相信中華民族在生命科學事業中，將領導世界潮流；同時，我也相信，通過這兩、三年徐州市生命科學學會籌備組的無私奉獻和非常艱辛的努力，今後一定能和大家團結一致，貫徹落實生命科學研究的規範和有關方面的工作，尤其在教育和科研方面，做到兩者並重。

最後，我向大家表明一下我的態度：我作為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員，我會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國生命科學事業，也會全力以赴地

支持徐州市生命科學事業。

我非常感謝大家關心和理解生命科學事業，我一定不讓大家失望。

社會深層心理學

——在北京華藏心法培訓班上的講話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我們這節課，定名為社會深層心理學。我們學的是超常生命科學，也是超常心理學，不同於現在的社會心理學，我們以“深層”來突出它的超常。學習這一節課，對我們從事生命科學研究，認識我們的社會是有意義的。這節課，採用的是討論的形式，我講的內容只是一個導引。

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有本質的區別，但在層次上是一樣的。概括起來，我們把社會分成若干層次。第一，是個體系統。個體相當於一個人，一件事物，一個物體，包括所有的單一系統。其次，是由無數個體，眾多的人、眾多的物體形成的一個群體。從尋常社會學來說，這已經是社會系統了。從個體過渡到群體，由個體集中為群體，就形成一個社會系統。按自然科學來說，這是一個整體系統、協調系統；按社會科學來說，這是一個社會整體系統。

怎樣認識個體和群體系統，怎樣有效地合理地由個體組合成群體，形成一個社會系統，超常心理學與尋常心理學的回答是不同的。從超常生命科學、從華藏心法來說，這兩個系統，是由平衡系統進入非平衡系統。平衡系統，涉及到怎樣認識華藏心法，怎樣開發一個人的潛能，怎樣去管理好我們的社會。

我們為什麼要把個體和平衡系統相對立？這是心理分析的需要。當一個人單獨處在一個單一的、單純的環境當中時，不受群體的衝擊，自身處於當時的平衡狀態，不受其他生活的干擾，不受其他人為因素的影響，不受群體因素的制約，在這時候，在此時此地他處於一種平衡狀態，這個平衡只是他作為個體當時的平衡系統而已。我們還可以想一想，大家在修練，或在處理某一件事情的時候，當你認為本身作為一個個體而突出個體的存在，並且認為你一切都是對的時候，你是平衡系統。然而，這種平衡系統不是絕對平衡。因為這是出於你在當時的時間、地點和你

當時的認識水平，是站在你的立場上所認為的平衡。這種平衡系統，不同的個體，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我的所作所為，完全受我的潛意識的指導，產生我的所有行

為，所以我這時認為是對的。處在我的立場，我的角度，這種平衡態相對來說是正確的。但是這種平衡，是一個人在某一個時間、某一個地點，當時所產生的思想和行為，是當時定位的個體平衡態。

這種平衡態，目前在社會管理學、在社會系統，幾乎各居一方相對的角度，趨向於這種平衡態。這種平衡態是趨向於一個人的主觀意志對客觀環境的分析，得出理論，以至一個思想體系，然後由這種理論這個體系去形成他的行為，對某件事情作出反映。所以，從現實性來說，在尋常社會系統，當你處於一個個體平衡系統狀態的時候，是否每件事都是平衡的？顯然不是，只能是相對平衡。

社會系統不是單一的系統，是由無數個單一的系統組成的一個複雜的系統，一個龐大的系統。當無數個個體系統，也就是無數個個體平衡態組成一個社會的時候，這種社會平衡是怎樣一種平衡態？是遠離平衡，是失衡態，它無法平衡。各個個體各行其事，各走其道，尋找不到群體的平衡。而群體不平衡，實際上是遠離平衡。

個體系統的平衡態，局限於一個人、一事物，局限於個體的立場，出於自身的利益，這時候他的潛意識、他的指導思想，將指導他的行為，對社會作出反映，這種個體的平衡態，我們已經得出結論：是失衡的。

我們的社會系統幾乎全都是以這種平衡態，以矛盾、相對和對立組合成我們的社會系統。這種平衡系統，是以人的主導思想為主體，不是以社會的本來面目為主體，比如我今天在這裏講課，如果以我個體系統的平衡態來貫徹我的行為，並不代表大家的平衡態，我只是把我的平衡態強加於大家而已，因為我站在主導位置，大家站在被導位置，所以這種平衡態是不正常的，是失衡，不是平衡。

失衡態和非平衡態本質不同。我們要從深層次上認識，在深層次上追究，要從個體系統的平衡態，直接延伸到群體系統平衡態。而群體是

由無數個個體組成的，一個社會系統是由無數個個體系統所組成。現實的社會系統本身包括了精神與物質。社會系統也是自然系統，社會科學也是自然科學。從它的主觀和客觀，從它的本和末，形成這個社會系統。必須通過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認識，來開拓適應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路子。一個國家，一個組織，必須面對它所處的歷史和現實、人類進化的程度和人類的理性認識來制定社會發展系統的方針。物質世界是自然系統，必須以物質作“養料”才能演化出它的社會系統。所以，我們說社會科學與自然是統一的，無法分開，也不能分開。這樣，個體與群體，個體是一個小我的精神與物質的高度統一體；到了群體，是一個大我，形成一個整體的精神與物質的高度統一體。那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社會系統，不同於現在的社會系統。我們講的社會系統，囊括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從整個系統層次來說，它囊括了整個宇宙。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從個體系統和群體系統兩個方程中我們看出來，把個體系統平衡態，分化進入群體系統平衡態的時候，群體系統就沒有平衡態了，已經遠離平衡態，進入一種非平衡態了。

一件事情，在它已經形成一個整體，達到了一個共識的情況下，它不會停留在當時的平衡狀態，它還會不斷地向前運動，不斷地往前走，不斷地往前推進，這時候，等到兩個系統(個體系統和群體系統)高度結合的時候，就變成具有社會發展原動力的群體平衡態了，個體健康的平衡態，就是社會群體系統的原始推動力，也即原動力。它的所作所爲，包括它的思想體系、行爲，將是接近于完全正確，當然不是絕對正確，起碼大方向已經接近於正確，變成了社會原動力。這時，就不會由個體的平衡意識來主導群體的平衡意識了。

然而，當個體的平衡系統與群體平衡系統達到吻合，也即高度結合的時候，最終是一種非常平衡狀態。

爲什麼最終把它定爲一種非常平衡狀態？是說它不是靜止不動的狀態，而是在不斷地推動社會的發展。

在一個群體系統中，你和我，當你拋去個人的立場，我也拋去個人的立場，你和我找到一個中間狀態，彼此向中間狀態靠攏的時候，你和我都不會在這裏停留，於是就會爆發出我們生命的原動力。這就是說我

們已經找到共識，一種新的思想體系，並且不會停留在共識的平衡狀態，還將不斷地向前突破，你和我之間的這種理念的統一，變成了我們兩個生命共同體的原動力。無數個你我，形成了一個社會整體系統，形成了社會系統的共識，就構成了整個社會系統發展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是正確的平衡，不會失衡。這種平衡態，在時空上，不停留在一個截面。當接近這個層次的時候，就會立即演化出另外一種動力，社會發展的動力，也就是人類發展的動力。這種情況，我們稱它為非常平衡狀態，而不是失衡狀態。這種非常平衡態，上升到最高層次，就是合融態。無數個平衡狀態組合形成一種合融狀態，演化成社會發展原動力的本元。

講到這裏，我們討論消化一下，用這種平衡態去突破自我，當突破了自我，就會獲得一個全新的宇宙觀、人生觀，一個全新的生命，一個應該具有的整體思想境界。當你的思想境界提到這個高層次的時候，你本身具有的潛在能力才能開發到高層次。我們已講過，只有拋去習氣，個體平衡態才能夠提高到整體的平衡態；當你的思想境界提高到整體平衡態的時候，才能產生生命的原動力，你的生命原動力最終才能激發出你生命的合融狀態。這種合融狀態，就是你生命的本來面目，也就是你生命的本元。

用什麼方法突破自己？

就是從過去的生命平衡態走出去，走出去的時候，你的生命平衡態會完全不同。我們應思考如何應用、妙用整體的非常平衡態——也即啟動社會原動力、生命原動力，去完善我們本身的生命，進入人格的再造。然後再去完善整個社會，以無數個完整的人格，去組合一個完整的社會，或者說由無數個完整的個體系統，去組合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系統。

這就是我們要闡明的深層心理學。

這裏我要說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心理學與當前的二元心理學是不同的，它們的主要區別在於：我們講的深層心理學，是群體心理學，是共同體。群體心理學，不是個體心理學，和二元心理學有著完全不同的概念。二元心理學完全是突出個體，突出你和我，我怎樣應用我的智慧觀察你的言行、你的所作所為，掌握你的內在動機，想辦法戰勝你。只要

立足于這種個體心理，這種心理學就是犯罪心理學。如果你深透地學習運用這種心理學，你將成爲一個高明的罪犯，因爲你可洞察別人的心理，“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在法院，又可以洞察法官的心理狀態，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在談判桌上你可以洞察對方的心理，去獲得更多的利益。在我們的現實社會系統，在人與人之間，就是這種心理狀態，很少能找到一種共同的平衡態，包括我們學習班的前幾天，在同學之間，在同學和老師之間，都沒有整體系統平衡態。所以這種以我爲中心、以社會爲敵的二元心理學，我認爲是犯罪心理學。我們所講的社會深層心理學，是突出群體、整體系統的平衡，突出社會系統的平衡，這與突出個體系統的二元心理學是根本不同的。

如果大家認爲我講的有些道理，我們就以社會整體系統平衡的觀點去面對一切，糾正一切。

我講的這些觀點，在許多大學講過，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講過，在這些場合，我也強調了現在的心理學多是犯罪心理學，就是因爲這種二元心理學是以個體系統作主導，站在自身的角度，所作所行，產生的社會效益，是絕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失衡狀態。按照這種心理學洞察別人，其主動性越精確，殺傷力越強，破壞力越大，毫無整體系統平衡可言，導致的社會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在個體系統主導下，人們的思想和行爲，已經是不平衡的失衡狀態，最終也將導致自己的毀滅，摧毀自己的生命，也摧毀別人的生命，摧毀社會系統的平衡。單個的個體系統，是無數個個體系統的縮影，單個個體系統在摧毀其他個體系統平衡的時候，也在摧毀自己。因爲生命系統本身是一個共同體，假設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只有單一的個體系統的時候，能否生存下去？不能！因爲你已經破壞了自己純正思想和正確的理念，你已經破壞了自身的系統平衡了。

現在，再延伸到我們的觀念。現代人類理性非常發達，感性卻倒退了。而這種理性不見得是正確的。感性的倒退是必然的，因爲你在不斷地破壞自己的平衡態。你去馬路上走一趟，不坑人一下你會覺得吃虧，人家罵你一句，你不罵人家兩句你會覺得窩囊。人家打你一下，你打人三下，才覺得過癮。這就是說，你已經破壞了自己思想的平衡，你已經

把你非常純潔的思想體系、思想系統破壞了。這種破壞，在更深層次上，就是你的心理因素，也就是潛意識(我們又稱爲第七意識，即末那識)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直接影響你身體的任何機能。這種情況如不改變，對修練者來說，特異功能一輩子也練不出來。以出家人爲例，從小出家，咚、咚、咚敲木魚一輩子，最後病死了，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解決好。在我們現實社會，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個體系統的任何機能狀態，是受第七意識即末那識制約的。當你在破壞別人系統的時候，同時也在破壞自己的系統。比如你我之間爲了一件事在爭，我理虧，你理直氣壯，但我用手段和方法把你戰勝，你失敗了。這時，在你的潛意識裏會恨死我，你的潛意識信息能量，不良的信息和能量就已經在衝擊我的平衡系統，這是一；第二、當我戰勝了你，引以爲榮的時候，我也在破壞自己的平衡狀態，起碼信息平衡態破壞了。久而久之，我的生命，無論肉體器官，還是精神系統，都會逐漸出現失衡狀態，這樣，要保持健康的身體是不可能的，更沒有什麼超常功能可言，因爲自身已經失去平衡態，不可能獲得超常生物功能。

我們講的個體系統的平衡態，必須吻合于整體的平衡態，這種整體的平衡態是以群體生命共同體爲前提的。當你強調單個自我爲平衡態，以個體作爲平衡態的時候，就已經偏離了平衡，失去了平衡態，你就會不舒服，導致生病，超常功能便激發不出來。只有保持第七識的本來面目，也就是說，你的思想意識以群體系統的平衡態爲主導的時候，你的生命原動力，個體非平衡態超常生物功能才會自然而然呈現出來。這時你才是一個真正完整的人，才能獲得應當獲得的東西。個人是這樣，以個人的行爲去影響周圍的人，無數個個體就會形成一個整體。這就是我們的心理學——社會深層心理學。

深層心理是什麼？是思想而已，是隱藏在生命深處的靈知，也就是靈性，古代稱佛性。心理學就是你本身的感知，是你心靈深處的感知、靈性，我們也稱爲佛性。佛性即呈現出一種合融態。

現在心理學是魔性。當魔性狀態出現的時候，個體是什麼樣的個體，群體是什麼樣的群體？可想而知。本來你的生命就該更好，更完整；本來你周圍的事物應該更亮潔，但爲什麼你的人格和生命沒辦法完整完善呢？爲什麼你周圍的事物就那麼不美好，原因在什麼地方？個體和群體

的平衡態被破壞了。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原本存在的生命原動力要呈現出來，便很困難。

今天我們坐在一起，我要問，包括問我自己：我們能不能付出更多的努力，犧牲更多的自我，去換回未來人類與時空的平衡態？我們能不能這樣去做，敢不敢這樣去做，願不願這樣去做？實行起來確實很困難。因為社會大背景已經是這樣，我們已經處在這種大環境中，就象都在一個醬缸裏面，都是毛毛蟲，臭不可聞。要改變這種環境非常難。

然而，當你願意改變這種環境的時候，又是不難做到的，這就是要突破自我。關節點就在這裏。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當你不想改變自己的時候，你還在醬缸裏，你還是毛毛蟲，你處在這個環境裏，你隨著環境走，你只是埋怨，怎麼能改變？所以，首先要突破自我，突破自我，自然而然就會突破環境。所以，我們有一個宗旨：出世不離世，入塵不染塵。道理就在這裏。

我們已經被自己設置的框架——自我框住了，被綁在裏面。能不能、願不願掙脫自己設置的框架，自由自在地走出來？在這裏，重要的不是空談，而是能不能超越自我，有沒有勇氣超越自我？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包括我們這期學習班，如果這個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好，你學到的東西，只能是技巧，是術，不是法。不是真真正正的理和物的高度結合。如果沒有勇氣去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就只能隨波逐流，在醬缸裏來回遊蕩。

深層心理學，其實就是佛性，就是人生的本來面目。當你已經失去它的時候，應不應該把它找回來？如果不尋找回來，你的所作所為只能都是造作，都是假的，頂多是鸚鵡學舌。我們這期學習班，大家是從根本上突破自我、改造自我，然後再去突破這個社會，還是在這裏學一些理論、一些技巧、一些方法，然後去自欺欺人、胡說八道？這兩條路我們可以選擇。如果選擇第一條路，就必須接受更嚴格的挑戰。如果選擇第二條路，今天就可以結業，你可以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自欺欺人。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因為我不回避問題，不掩蓋任何問題。要做一件真真實實的事情，是我的風格。我們是生命科學學會，是超常生命科

學，是研究生命的。生命包括了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只有人才能創造萬物。用人的正確思想和行爲去變革社會。如果人的自身生命問題解決不好，社會問題就沒法解決。如果人不能達到一種合融態，社會就不能達到一種合融態。我們這個學習班是生命科學學會的師資班，是生命科學的教員，不是犯罪教員。如果我們沒有用深層心理學系統去突破它，就沒有意義了。工作方案方法會很多，但首先明心才是重要的。

在坐的有位同學，她接觸我只有幾天，三四天，就能看到幾千幾萬裏外的事物，對證無差錯。她能夠將幾天後、幾個月後要發生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一件東西找不到了，她想個辦法一個意念就會找回來。她爲什麼能這樣？有些人認識我幾年還什麼也沒有，根本在什麼地方？在於心，在於她的深層心理，在於她的佛性是合融態。一個人心理狀態邁到什麼層次，就自然獲得相應的功能。道理就這麼簡單。

關鍵是要突破自我。要突破自我，就要丟掉很多東西。你認爲很珍貴，其實不怎麼樣。我就丟掉很多東西，我現在很好，很自在，很充實。我把那些不該要的都扔掉了。好象一個家，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沒有用，又占地方，又拖累，要它幹什麼？扔掉！這些就是所謂的習性。如果你留戀於它，扔掉就會覺得是損失；如果你真正面對它，看穿它，你就會覺得扔掉的是包袱。因此，至關重要的是改變觀念。第一，必須突破個性，演化成整體，對應佛學說法，就是化小我爲大我；第二，要突破整體，演化成合融，對應佛學說法，就是化大我爲無我。突破自我，就是通過這兩個層次的自我改造實現的。

第一個突破，把個體，把自身的立場提高到整體的立場，對人對事，把個體利益提高到整體的利益。把個人的習性提升到整體的習性。這就是說，做一件事，不僅要考慮到自己是否高興，還要考慮到別人是否高興，自己幸福，是否讓別人痛苦。在兩個人、眾人相處的時候，我的個人利益是否會損害別人、眾人的利益。唯有把自我和眾人融爲一體，我的所作所爲與整體利益合融，這時才會突破自我。沒有自我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大公無私。

我們在修持中，有一個技巧。打坐時，把自己想像爲“我是宇宙，宇宙是我”，這同打坐時想像“我就是我”效果完全不同。不妨試試。

我們不能白天不打坐時非常自私，晚上打坐時“我與宇宙合融”，這是不可能的。虛與實是結合的。當思想層次提高到與宇宙合融這個高度的時候，你自身的信息能量就會釋放出來，自然就和宇宙的信息能量相統一。你瞭解了這個道理，就要做到。比如你想要去廣州，只有去才能到廣州，言行必須達到高度統一，才能達到自身的平衡。

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突破自我、突破個性，化小我為大我，對人對事對物一點一點去做。當你要發脾氣的時候，要想一想自己是否有錯；當你想要罵人的時候，要想一想如果我是他，會有什麼感受；當我用一種非常無理、非常野蠻的態度對待他人的時候，想一想他人要以同樣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時候，會有怎樣的感受。我們首先從一點一滴做起，由小到大，對自己要有約束，先從必然再到自然，再到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就自由，因為你還沒有通過這個自然的渠道，怎麼能一下子就獲得自由？那是狂禪。從前有的和尚欺師罵祖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還沒有通過自然的渠道，就要隨機說法，他本身還沒有法，怎能隨機說法，那是胡說八道。所以，首先要從自我來突破。

一個人的習性，被動地，一年可以形成習慣；主動地創造一個習性、一個行爲、一個想法，一個月就可以了。比如每天早晨七點鐘準時起床練跑步，堅持下來，一個月就變成習慣了，這時候，習慣就形成自然，這就是習性。養成一種良好的習性並不困難，關鍵是第一步願不願走，如果這第一步都不願走，如果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事，就會不可能，這樣就會無形中陷入一種習慣性思維方式。如，好動、好靜，內向、外向。但是當你主動地去改造一種習慣的時候，一個月就可以了。

對自我進行突破，融合到整體當中去。整體還有層次的分別，我這個集體，你那個集體；我這個國家，你那個國家；我這個民族，你那個民族。還有佛與魔，善與惡，善是善的整體，惡是惡的整體，佛是佛，魔是魔。我們修練是求善，求佛性，是求突破自我，是求合融，是對事不對人，這樣，你就不會去仇視其他，就不會為維護我這個整體而排斥另一個整體；就不會為維護自身的民族利益而去損害其它民族的利益；就不會為維護佛教，而排斥道教。這時，你已經從整體演化為合融，這就是各在其位，各司其職，萬物共融。這就是互相依存，共同生存，共同合融。

在世界上，不能只有人，還有其他動物，還有植物、微生物，還有空間時間，要萬物共融，各在其位，各司其職，人的改造，就是要不斷地突破，不斷地演化。突破自我，由小我到大我；再由整體演化到無限，由大我到無我。無我就是一種合融態，這時你就會以萬物共融、各在其位、各司其職的心念去面對一切。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呢？就是天人合一，人成佛成，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覺就是自度，突破自我，戰勝自我；覺他，就是化入整體，你已經度化別人了。你合融到整體當中，最終覺行圓滿，這時你的人格再造就完成了，你才是一個真正的人。這時候，你不只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且是人成佛成的境界。佛本來的意義就是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自度度人，功德圓滿，最終得大自在。

以上就是我要闡明的社會深層心理學。

社會管理學概說

——在北京華藏心法培訓班上的講話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今天這一課，是講社會管理學概說。在講社會管理學概說之前，我先問大家兩個問題：生命原動力是什麼？生命的定義是什麼？生命科學學會在探索這個問題。只要把生命的原動力搞清楚，生命的定義也就出來了。我們是研究生命科學的，必須弄清楚生命的原動力是什麼，生命的定義是什麼。這幾天我們在學習，包括激發自己的潛能，也就是超常生命。只有弄清楚生命的本來面目，才能揭示生命的奧秘。我們學習的目的無非是認識生命，完善人格。

生命的原動力，就是生命的本原，用古老的話來說，生命的原動力就是道心。即第八意識。

第八意識包括了陰陽合調，包括了人體不平衡，包括了群體的非平衡態，包括了整個生命方程的過去與未來。不僅包括了自身的個體生命，還包括了其他生命和生命群體。總之，自然、社會各界整個生命方程都包括在裏面。

第八意識是道心，又稱佛心、阿賴耶識。它是生命的原動力。現在我們清楚了生命的原動力是第八意識，或叫道心。生命的本原清楚了，生命的定義是什麼，也就容易明白了。

上一課，我們講了社會系統。社會系統包括政治系統和經濟系統。社會系統非常複雜，無數個個體組成群體系統，無數個群體系統才組成一個社會系統。我們要認識社會系統，必須認識生命系統。因為任何一個人為制訂的系統，不管多麼複雜，都是在人為的意識作用下制訂的，包括任何法規、方法、方案，都是人為制訂的。

今天我們所講的社會管理學，和我們大家以往學過的社會管理學有所偏重，有所不同。我們強調要想認識社會系統以及其他複雜系統，必須首先認識生命系統。不認識生命系統，就無法認識其他複雜系統。因

爲你連生命系統都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又怎麼能正確認識其他複雜系統？生命應具足自己的生存方式、所處的位置和角度，才能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生命。如果不認識生命，制訂出來的任何其它複雜系統都將是不完整的。在不認識自己的情況下，去認識別人，當然困難。當你不知道自己此時此地在想什麼，你要制訂一個系統，只能憑猜測和判斷，以你的人生經驗、社會閱歷深淺，在這種情況下，你的答案可能有一部分是對的，但大部分會是錯誤的，嚴格起來講都是錯的。認識生命是認識社會的關鍵。因此，我們提倡向生命學習，首先是認識生命，認識自我，然後才能認識其他系統，只有如此，才能創造一個本來的、合理的、多元的社會複雜系統，包括人工系統。當你尚未認識生命時，你所制訂出來的系統，不可能是正確的。

我們講的社會管理學，是立足于生命的本原，即從生命的原動力出發，去認識社會的本原，是在認識生命本來面目的前提下去認識社會的任何複雜系統，管理社會的任何複雜系統；是在認識人體生命的前提下，進一步認識社會、管理社會。所以我們講社會管理學概念，是超常的、非尋常的社會管理學概念。說超常，其實也平常，只是與現代社會管理學比較，是超常的。關於社會原動力問題。當我們明白生命的原動力，也就很容易明白社會原動力，也就很容易找到生命原動力與社會原動力的交接點。這就是說，一個正確的完整的人，必須自然而然地創造一個完整的社會環境，以及與此相應的生活方式。一個良好的社會存在方式，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無疑，必須符合這個社會生命的原動力，一群非常善良的人將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一群相當野蠻的人又將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如此說來，一個完整的生命必須擁有相當的社會環境，一個完整生命的原動力，也應有相當的社會原動力，生命原動力與社會原動力，兩者的交接點是一體兩面。我們講的社會心理學與社會管理學概說，不同于現代的社會心理學和社會管理學。

生命的原動力是道心，是本性。道心、本性都是真善美的。無數個生命系統形成一個群體系統，諸多群體系統組成社會系統。人類社會是生命整體，人類社會的生命系統，是由無數個個體生命共同組成、共同促進和共同創造，人類社會的原動力源於生命共同體的共振，生命的共同意識，就是社會的原動力。

記得有位大科學家、大哲學家講過：人類發展的動力，生命發展的動力是欲望。如果說生命的原動力是欲望，那麼欲望是從個人習性表現出來的。個人的習性是善的，欲望便是善的；個人的習性是惡的，欲望便是惡的。這種說法無從分清一個人的生命方程、生命理念的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的欲望和行為是善的，也要大打折扣，更何況可能還有很多錯誤的。所以即便是善的欲望和行為，也不一定變成生命的原動力。如果欲望是惡的，則會驅使一個人去搶去殺，去犯罪，去危害社會。所以我們不同意“欲望就是生命的原動力”這種說法，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我們已經意識到社會原動力是社會的本性，社會原動力是生命共同意識。在認識上我們不能停留在現代社會系統的概念上，要來一個 180 度的拐彎，不能停留在原來的尋常認識水平上。我們已經明白社會系統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系統，這個社會系統應由什麼樣的系統來組成？這就是說社會系統實際上是生命系統，一切都由生命共同的意識、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行為來形成。

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組織和管理一個社會系統呢？

首先必須給這個社會系統組織定位。要依據這個組織的性質，給這個組織定位。若是一個企業，一個商業團體，你就不能定為軍隊，按軍事化管理行事，如果按軍隊性質定位，這個企業，這個商業團體，就會非驢非馬。因此，面對一個什麼性質的社會，必須非常明確、非常清楚、非常準確地把這個組織系統的位置定好。家庭系統也一樣，一個家庭，也是一個社會系統。家庭應有什麼職責，什麼義務，包括倫理道德，都要有一個正確的定位。給一個組織定位也一樣，這個組織屬於什麼性質，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應該有什麼責任，有什麼義務，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擁有什么權力，第一步是定位。

第二步，組織定位以後，要規範共同意識。一個組織系統，無論是兩個人還是一萬個人，都必須讓這個組織系統的所有人形成共同意識，人人明白這個組織是什麼樣的定位，這個組織是什麼樣的整體，應該做什麼事，怎麼去做？讓所有的人明白，形成一個共同意識。一個組織是由許多人組成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辦事方法、辦事特點：有些人非常

能幹，有些人就不行；有些人是主管，有些人只能打掃衛生，這時候怎樣規範共同意識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不想讓一個組織四分五裂，一個家庭四分五裂，就必須首先規範好他們的共同意識。共同意識包括組織定位後每個成員所處的位置，要是主管，應該幹什麼，責任是什麼，權力是什麼，義務是什麼，職權分明。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一個共同意識。無論你是幹什麼的，無論你在哪個崗位，都要圍繞這個組織的定位，形成共同意識，共同利益，共同的生存環境，包括行為方式，都要不偏離這個組織的定位，無論你分擔什麼樣的任務，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職，達到生命共融。有一句話：“萬物共融，各在其位，各司其職”。

“各在其位，各司其職”，最後達成“生命共融”，整體共融。也就是做到系統定位，人員定位，各司其職，各盡其能，萬物共融。

第三步，要防止個人意志代替整體意志。於“各在其位，各司其職”的同時，又要防止個人獨行、霸權、武斷、瀆職等很多要命的習性，將個人的意志強加給整體。若不預防，就很容易以個人的意志代替組織定位，把個人意志或個人觀念凌駕於組織意志之上，本末顛倒，變成組織的意志和組織的觀念。如果把握不好，就容易出現這種毛病。現在的組織結構是民主集中制，不論如何民主，最後都是集中定案，真正決定問題的是集中，因此，無法做到真正民主，因為還有長官負責制。這個長官既可以虛心認真聽取每個人的意見，又可以東耳朵進去，西耳朵出來，但最後決定權卻掌握在長官手中，也就是掌握在職務高的人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如不強化共同意識，就很容易出現以個人意志代替組織意志，將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以致個人行為變為組織行為的不良現象。出現這種情況，社會系統就會失衡，本末倒置，無法形成社會系統的共同意識。走到這一步，就如同我們修持一樣，從一禪三天、二禪六天到三禪九天，三禪九天是個最危險的層次，因為已經達到九五之位，是一個組織系統中的主帥，是這個組織的最高長官。當他的行為代表組織行為的時候，他本身就成為了這個組織。他的意志就是這個組織的意志。古代就有一些帝王，荒淫無恥，昏庸專斷，導致整個王朝的滅亡。他自認為自己是一國之主，制訂愚民政策，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他的；“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想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個時候，只

有個人意識，沒有共同意識，自然遠離了大道。甚至認為你既然是“我”的，我想怎麼用你，就怎麼用你，要你生你就生，要你死你就死。其實只是各人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已。因為生命本來是平等的。我不屬於你，你也不屬於我。我是屬於我們的，你也是屬於我們的，你我之間是生命同盟，生命是一個共同體。任何一個生命，若是脫離了共同體就無法生存，無法存在。一個人的存在就象一滴水，匯入大海才能生存，脫離大海就沒法生存。我們應該明白，生命本是一個共同體。

我們已經瞭解社會深層心理學，實質是說本性問題。一個人應該明確自己所處的環境，生存方式，應該明確具有什麼樣的思想 and 行為才是一個人。我們已經明白了生命的概念，知道應將生命定在哪一點才是正確的完整的生命。就是說生命是一個共同體，是一種共同意識。過去歷史上一些王朝所以被推翻，就是因為沒有共同意識，沒有了君臣共融的關係。馬背上的皇帝能做到君臣共融，而一旦打下天下，在司德司權的時候就忘了，或者根本就沒接受過這種教育，沒有共同意識和共存共融的觀念，自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把別人當作是自己的財產，為所欲為，這時就是個人的意志凌駕於整體生命之上。以個人的意志分割集體的意志，這個社會系統就會失衡，最終由有序到無序；無序了就不可能再回到有序，由無序到死亡，只有再組成新的系統，達到新的平衡。歷史就是這樣循環發展。

以個人意志超越組織的意志，以個人的喜好來主宰組織的時候，這個組織就無序了。一個組織系統的無序，首先表現在思想無序；一個組織無序了，就人心惶惶，結果是被下屬推翻。以一個王朝來說，當君主集權出現這種無序狀態時，就會發生人民起義，或者宮廷政變，或者外敵入侵，把原有的無序平息掉，產生新的有序。新的有序形成新的平衡。這個時候就要特別強調第二點了，就是各在其位，各司其職，萬物共融，也就是新的共同意識。這種共同意識，在組織定位的前提下，表現為不突出個人，在整個組織系統中，你我都是主人，大家都是這個共同體的主人。你和我都是這個組織系統中的一分子。不論職位高低，只是分工不同，各自所處的位置不一而已。系統和分系統之間是平等的，平衡的。最高長官和看大門的，人格一律平等，沒有你高我低之分。當我行這個

職務的時候，我代表這個組織系統；當我履行這個責任的時候，我必須站在我的位置上，你必須站在你的位置上；或者是你配合我，或者是我配合你；或者我要聽你指揮，或者你要聽我指揮。比如頒佈政策，由這個組織系統形成集體規範政策，由行政長官來頒佈，這時我代表組織系統，你要聽我指揮；但是當我到我這個組織系統的理髮店去理髮的時候，我聽誰指揮？當然聽理髮師傅的指揮。即使你是國家元首、國家總理，包括我們的總書記，當你離開工作崗位，走到大街上隨地吐一口痰時，也得接受衛生員的指揮，該罰款就得罰款，因為這時你不代表政府，只代表自己，你只有上班履行職責的時候，才能代表國家。下班了，去辦自己事的時候，只有代表自己。一個組織系統，一個社會系統規範到這種組織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時候，共同意識就會最大限度地展現出來，達成萬物共融的整體局面。

組織系統，社會系統，本是一個共同體，你我他都是共同體的一分子，你我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共同體的事業，不是我為你做，你為我做。有一些學生愛說什麼“為老師的事業”，聽起來讓人發麻。怎麼是老師的事業？生命科學是吳澤恒的事業？這樣說好象我欠你一筆似的。我不欠誰的。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的。我們強化組織定位。是強調各在其位，各司其職，萬物共融。比如生命科學學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組織？生命科學是一種什麼樣的科學？你我都是其中的一分子，你我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生命科學學會可以由我來倡導，來組建。只要形成組織系統了，就由個人的意志轉化為集體的意志，由個人轉化為組織的行為、整體的行為。所以，當我在籌備生命科學學會的時候，最初是由吳澤恒在籌備，當籌備工作完成了，已經將個體系統形成為組織系統，由個體匯成整體的時候，我已經被包融在這個集體裏面了，你也包融在這個整體裏面了。你為了生命科學事業，我為了生命科學事業，我們大家都在為生命科學事業而奮鬥，是無數個個體支撐起生命科學這一偉大事業。這是我們的共同事業，要突出我們的共同意識，不能說這是老師的事業。在工作中，先要組織定位，在組織定位之後，就要我們各在其位，各司其職，以達到萬物共融。要避免以個人意志超越組織意志，以個人行為代替組織行為的弊病。

第四步，對各社會系統的組織與管理。要突出組織與管理，在組織

系統定位的前提下，制訂若干工作守則、法案法規、方針政策，來約束和規範組織系統中每個人的行爲，共同維護組織的共同利益。這種管理帶有指令性。爲了大我，必須犧牲小我；爲了組織的利益，你必須這樣做。這時候才能體現人權和共同利益。首先應是人權平等，你是生命，我也是生命。當你進入一個組織系統、在一個組織定位裏面成爲一分子的時候，已由小我匯入大我，你必須爲大我而犧牲小我。比如上班時間你想睡覺，我說不行，你不能睡覺，必須去上班。這就體現出管理帶有指令性。因爲共同的事業，必須要求組織系統制訂法規、法則來規範每個人的行爲，令其各司其職。在實施的過程中去不斷地檢查、糾正和完善，就是這麼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最關鍵的一環是第三個環節，在大家各在其位，各司其職的同時，要防止獨斷、霸權、武斷和瀆職。

我爲什麼要講社會管理、社會系統管理這個話題？因爲社會系統本身就是這個樣子。社會系統就象一個家庭，帶有先天性的有序化程序，是自相屬性。比如一個人生下來，你不能命令他馬上長到 50 歲，要一歲一歲慢慢來。如果我違背了共同利益，就不行，必須接受有序化的指令，但若違背了組織系統的定位，破壞了組織的共同利益，個人就會受到整體的制裁。比如你殺了兩個人，觸犯了國家的刑法，你不願死也得死。因爲你個人行爲已經破壞了整體利益，越過你的範圍，所以你必須受到整體系統的管理和制裁。管理就是指令性，就是約束力，其立足點是維護組織的共同利益。

對於任何組織或社會系統的每一個分系統，乃至於對每一個成員都要進行約束管理，令其維護共同利益、共同意識，才能形成一個真真正正的組織；要始終突出組織，以組織系統爲主導，而不是突出個人，以個人爲主導。這個組織系統才能做到各在其位，各司其職，萬物共融。

生命是開放的 認識是無限的

——在北京國際生命科學研討會上的講話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

請大家進入松靜開放之中，處於無限開放之中，打破自身已知的範疇，讓它處於開放性。讓我們的思維和感知系統處於開放性，這樣我們就可以客觀地去認識問題、認識世界了……

生命系統，它包含人類系統。其中有機生命系統包含動物、植物、微生物系統。在此基礎上，我認為任何一個系統，任何一個人工系統或其它複雜系統，都是由生命系統所演化出來的。我們任何一種方法、手段、行爲，都是由我們的思想、腦神經的感知和思維功能來決定的。或制定出某一個科學領域裏的定律、或規範出具體的行爲方式，總之，都是以人的主導思想，去指導具體的行爲。今天我們生命科學研究的重點，就是人，向生命學習即是以人作為重點目標。

在這方面我想問一問，人類是否已經自我認識了？人類認識和研究客觀事物，首先取決於自身的感知功能和思維功能。如果這種思維、感知功能低下，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就不可能完全正確，甚至會出現很大的偏誤。在這種情況下，你對任何事情、任何事物，包括今天我們所面臨、所從事的任何學科的定義和科技發展模式，乃至於對人類生活方式的認識，或對某一件事件的感知，是否已經能夠正確無誤了？站在今天，是否可以說，我們現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已經是完全正確了？人類歷史、萬事萬物始終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是否若干年後或到一定時間，我們回過頭來看，會發現以前的認識還不盡全面，乃至於走了很長的彎路。在這裏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人怎樣去認識自身，才能比較全面地去認識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專家、學者，每人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具體職業，都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我們某些人，就說我吧，從小就接受傳統思想和整體思想的教育，尤其是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例如：“天人合一”，“修身養性”，以及用現代話說的“超常系統”等等，讓我對於商業、農業等等學科沒有接觸的機會，以致我對這些學科的認識水平，遠不如在座的諸位。相對來說，大家也一

樣，大家各自立足於自身所從事的學科，而相對於其他事物的認識，就未必一定正確。這些，我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經做過很多的論證，一個人，他本身認識客觀事物的角度，取決於這個人本身對社會的認識和他感知功能層次的高低，同時也取決於他的社會閱歷、他所學習或接受的社會教育，取決於他自身的識別能力，以及他對一件事物認識的側重面。對一件事物認識的側重面不同，結論也就不同。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搞過若干個實證。這些實證是說，當一個人他對自身的生物功能或自身的生命規律，處在毫無瞭解的情況下，讓他去認識客觀事物，或者去認識客觀規律，可以說他的感知會相當貧窮。由於我們近代高科技設備的發達，多少代替了人的一些思維，在這個時候，以你的感知功能去認識事物的存在，適應於這個時代的認識水平，也許是正確的，或者你認為正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物的不斷發展，當你已經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事物的本質時，你可能會發現原來的認識，並不是那麼準確的。這就是說，若要一個人去正確地認識客觀事物，就必須強化他自身的思維功能和感知功能。所謂思維功能和感知功能的強化，就是腦功能的開發問題。以現實來說，一個人應處於什麼樣的生活環境，應該從事什麼樣的事業，這個人的生命應該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生命規律之中，才能獲得更好的生存、更好的發揮呢？反之，一個人應該遠離什麼樣的環境和事業，才能適應於自身的生命規律，起碼才能避免人生旅途之中可能走的很多很多的彎路呢？面對這些問題，讓我們共同來探討答案吧！

當一個人，他的思維系統，已經局限和封閉在其自身生活的領域裏的時候，他對於其他客觀事物，對於其他領域的認識或感知程度，容易出現偏誤。由於一個人往往是思想決定行為，他對這件事物的認識程度，自然決定他可能採取的行為或舉動。比如說，你認為自己對面是一個好人，你對他的態度，和你面對一個壞人所採取的態度就會完全不同。同樣，一種客觀事物呈現在你面前時，你是去迎合它，還是去拒絕它？或者以你自己的認識水平去取捨它，這時候你往往會覺得自己像是陷入了一種非常徘徊和無所適從的局面。這可能會使某些人在對客觀事物進行認識或接受的過程中，正確一時，但卻無法排除種種錯誤的傾向。因為每項事物表現在你面前的時候，就象我們今天所開的會，當你還沒有站到那個層次，就認為這件事有利於你的生命規律，有利於你的生存，有

利於你本身，對你有所幫助；反之，或者認為對你沒有任何幫助，而只對你有所排擠，甚至有損於你的生命規律。這時候，認識的正反完全取決於你本身的思維感知，或者對這件事情的見解。那麼這種見解是對還是錯？如果是對的話，你所接受的事物，你所形成的思維體系，當它用來決定你的行為或舉動的時候，以人生的全過程來看，你會少犯很多錯誤。進一步，你所從事的職業或者你在社會中的行為，或者你的生活規律，就不會給社會、給其他人帶來困頓和傷害。如果我們面對擺在自己面前的一堆問題，不能去分辨它的好與壞，便去接受它，或者已經陷入判斷錯誤，那麼若從人類歷史來看，人類總是往往因此而走了幾百年、幾十年的彎路。一種思想體系，一種客觀規律，一種事物，當被人們奉為真理的時候，人們就會推崇它，就會照著去做，到最後才發現所走的路是錯的，那麼最終結果必然是失敗的結果。最後將給我們人類，或這個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效應，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麼當這種行為從人的個體延伸到整體的時候，當你一個人對一種普遍存在的規律，認識上產生錯誤，或導致錯誤行為的時候，一個人遭受的損失並不是很大，這是從一個人的生命規律來說。當這種認識或當這種規律，由個體延伸到整體，當一個集體、一個部落、一個國家，乃至全人類，都已經對生命本身的認識出現偏差或失衡的時候，然後去從事一種對生命的生存規律有損的，或不適應于生命生存規律的行為，不管從事幾十年、幾年或幾天，必然導致方向錯誤，最終造成事物的慢性自殺或生命的慢性自殺。這種慢性自殺已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幫人，一族人，乃至全人類，其損失面已是相當大。從第一點來說，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客觀事物或怎樣認識身外的世界？從現在人類的認識水平和普遍規律來說，對這個問題我已在不斷地思考和深究，但現在還未得出準確的答案。我也希望我們在座的專家們能夠從這裏找出差距，讓歷史走出迷宮。

我有時感到世間某件事物本來就是如此，而正因為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對他進行不同的評價和認識，最後才導致人們被這種客觀事物所迷惑，以致變得無所適從。人本來作為萬物之主宰，作為生命的最高形式，現在卻變成了其他系統，其他人為系統的依附，或變成這些系統的奴隸。所以我們始終不能作為萬物的主人，也沒有辦法作為我們人自身的主人。這怎麼講呢？一個人怎樣作為自己的主人？就是說，首先面對自己所生存的環境。很多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處在這個環境，

就沒辦法去發揮自己的最大創造力，或根本沒辦法去發揮我的能力，我時時受這種社會環境的限制。”在這個時候，你是否應該考慮，這種社會環境是由誰造成的？首先還不是人造成的這種社會環境？你一個人對自身的生命節律、生物功能能把握多少，也就是你應該在一種什麼樣的環境之下，才能夠能動地去生活，這種環境的選擇，有時玄學和科學只是一線之隔。說實在的，從我個人來講，我明白每天 24 小時(其中包括六陰時和六陽時)，我的生物功能、生物鐘最旺盛的節段，應該在什麼時候？我自己能算出，我本身能預知我自己生物功能、生物鐘最旺盛的時候是在晚上 1 點到 6 點。我從事的很多重大的工作，都是在這段時間去做。我獲得的效益要比在其他時間去做高出很多。這是我舉的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以 1 個甲子 60 年這個週期來算。每個人的遺傳基因，和你出生的地方，這些取決於你本身的生命規律。剛才曲教授講了個體與整體的統一，人與自然的統一、和天地統一。我們可能會明白：我出生在什麼地方，而這個地方在銀河系當中處於什麼方位？我出生的這個地方，在地球處於什麼方位？我本人是在哪一個時間出生的？我本身屬於哪一個類型？這種生命規律偏在哪一方面？依此，我就可以選擇我所從事的事業和我居住的地方。說出來大家可能不大相信，我從小到現在從不知藥的味道是什麼樣，我也想去打打針，可從來就沒有這個機會。我是不是三頭六臂？是不是一個怪胎？我和大家一樣，同樣的人類，同樣的遺傳基因，同樣的生命，而我能夠這樣，為什麼？因為我已經把握到我自己的生命規律。我明自我自己應該選用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我應該生存在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之中，在這種自我調節、以我的人體生物功能和整個環境，乃至於整個自然、整個生物態生物功能進行和調共振的時候，從我的生命規律來說，我就不會產生疾病，或碰到許多意外的事情。人生不如意的情況我就很少出現。在這個基礎上我就會知道，當我面前出現一個人，或出現一件事情，出現一件物體的時候，我就能夠明白他和我是一種什麼關係？是互相排斥的關係，還是互相吸引的關係；是輔助的關係，還是對抗的關係，這就是說在對客觀事物的取捨當中，我完全掌握了我本身的生命規律，我本身的生命及生存需求。當一種規律或一種事物的存在對我的生命需求起到輔助推動作用時，當然我去接受他。當我發現這種規律或這種事物對我的生命生存需求出現

阻礙或扼殺的時候，我當然要堅決地去拒絕。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爲我走了很少很少的彎路，同時從我的生命從我的精力來說，現在我每個星期工作 7 天，每天只休息 3 個半小時，而我同樣精力充沛，因爲我對事物的取捨很精確。拿這點來說，我就想到人類或每個人，以生命的節律或生命的普遍規律來說，如果能從現在的、當下的、自身的生命規律開始，你自然就會明白一切。我們可以做一個專題討論。按理，你可能、你應該明白今天將發生什麼事情？那麼在這種必然規律中，就是說你從現在到明天，從明天到後天，或從今年到明年，在這種必然規律中，你將會出現什麼問題，你將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情，這是完全可以用數學公式把它計算出來的。從他的偶然規律來說，我今天到明天本來應該出現這樣的事情，但在偶然之中又有另外一種信息，人爲的信息來干擾我本身的儲存規律。有人可能會說，生命規律既然是必然的，怎麼會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擾？儘管這樣，由於我們一個人，一個生命，常常會受到許多限制，當你沒法認識自身生命的時候，你現在講了一句話，或者你的一個行爲、一個舉動，看似對周圍影響不大，如果你的生命規律與整體的生命規律能夠達到合融，你自然會與整體的生命規律同步。如果當你的行爲，已經違背了這種自然規律的時候，比如你拿刀把一個人捅了，本來按你的生命規律，你應該生活到 60 歲，而現在你把一個人捅死，由於你自身的個體生命系統，侵犯和破壞了整個社會系統，社會系統本身也是一種生命系統，這時候你當然要受到社會系統的制裁，甚至把你槍斃，這樣你就不能按照原來的生命規律活到 60 歲，而是現在就要結束你的生命。

我們在認識自身生命規律的時候，或認識整體生命的生物功能的時候，同時就會呈現一個人天合一狀態。而人天合一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一定就是玄學。以社會系統來說，就是人與人之間，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合融共處。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行爲，你的思想，應該符合於大眾的利益，應該符合於人類社會的發展，你必須這樣去做，你本人的小系統，才能融合到社會的大系統中。顯然，作爲人類來說，怎樣才能和其他生命體相處，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和他們相處，以及用什麼樣的方式在自然環境中獲得生存所需，明確這些，顯然是極爲重要的。而如果你把自己和整個自然環境、和天地、和人群之間分離開，你就無法生存。你的生命規律從微觀來說，可能是突出個體，突出個人的規律，但

從整體來說，你卻已經失衡。這種個人規律，在短暫的時間內可以活得很好，很輕鬆，獲得種種方便。但你所獲得的東西將會非常短暫，用不了多久，就會受到群體的制裁，受到自然環境的制裁。你的生命規律就會受到完整規律的裁決，就會與整體分離。我認爲當個體和群體分離的時候，個體系統也已經面臨分裂。人與自然分離的時候，人已經開始走向失衡。同樣，當你從分析走向綜合的時候，“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由分析走向綜合，由綜合回歸分析。“其小無內”是說對任何事物，可以直接追究它最始最終的本原態，就是“其小無內”。又從最始最終的本原態，回歸到最大最極的“其大無外”。當一個人他在發揮自身生命規律的時候，既要突出自身的生命價值，但同時又要融合到生命的整體潮流之中。當我們在從事某一種事業的時候，你可以突出自己在這種事業中的卓越建樹，或者你對自己的這種事業和思想，如果執著地、堅定不移地去走你會走出一番天地。但同時不要忘了和周圍所有的事物進行合融。因爲你單獨成相、單獨存在的時候，你已經沒有價值了，失去其價值了，這點我認爲也適合我們科技發展的模式。

一個整體的生命，作爲一個人來說，他是由思維系統和感知功能來體現他的生命活力。我們可以把思維系統分爲信息和能量兩部分。無論一個人或一件事都是精神與物質高度統一、虛與實高度統一。以一個人來說，我們可以把信息規範爲思維系統，也就是腦神經。即你本身的靈知、你的感知功能。然後，把能量定爲生命活力。這種生命活力包括五臟六腑、皮肉筋骨，你身體的任何一個系統。在信息和能量這兩方面的高度統一之下，形成一個生命的整體。生命活力的存在因素，並不是取決於他的“存在決定意識”。一個人健康與否，一個人的精神面貌好與壞，我認爲完全取決於這個人的心態。當他的思想狀況，指導思想，他的人生觀宇宙觀，不是很高尚，或是他把自己封閉起來，或者帶有某一種思想傾向的時候，這時候他的心理因素勢必導致他的生理因素失調。他的身體健康就會出現很多問題。當你的指導思想，你的人生觀、宇宙觀，以及你對社會的看法、對人生的態度，處於很開朗，而沒有鑽任何牛角尖的狀態時，你的生活規律和思想自然很平靜，在執著和追求中自然沒有更多的私心雜念，如果沒有其它因素的干擾，如車禍等等，這種人身體健康，五臟功能就會很正常。從我出生到現在，不，四歲以前我不清楚，是小孩子。應該說從四歲到現在，我沒有吃過藥。我能讓身體

保持這種狀態，具有這種生命活力，完全取決我的指導思想，我的人生觀、宇宙觀、以及我對社會人生的態度。在這些因素的決定之下，我的身體沒有出現任何不平衡狀態。

以生命科學本身系統來說，有時我們可能回避了很多問題。因為一種思想，他的存在，無論是生命系統，或任何一個其它系統，都無一例外地從屬於社會群體系統。我們要研究的是普遍規律，就應該在我們還沒有涉足的領域當中，在我們還沒有走過的路程當中，將自己置於一個開放體系，去接受它，去探討它，我們沒有必要回避它。只要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心念去對待這些學科，去看待我們周圍的客觀事物，我們便沒有必要爲了某些原因去回避一些本質問題，因爲我們都在提倡實事求是嘛。我們研究的是科學，是生命的普遍規律，而這種普遍規律，可能在我們今天的能力範圍，限制我們只能研究人，只能研究動物，只能研究植物，只能研究微生物。但我們卻可以多方位地涉足。一個社會的存在形式是什麼，是人！或者就是動物，從整個生物圈講，人也是動物。生命的最高形式是人。一個社會存在的形式，就是人類。當一個地方、一個家庭、一個國家沒有一個人的時候，它就不是一個社會。

想一想，任何一個社會的複雜系統，都是由生命系統起到主導作用，一個人對生命本身的認識，決定了他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對客觀事物認識的程度如何，他所制定出來的或由他規範的行爲、指導思想，或某件人工複雜系統，包括社會系統、經濟系統，都是由人對自身生命的認識、感知水平、道德水平所決定的。正是這些，決定了他將制定出什麼樣的系統。我們從普遍規律來說，也可以說我們在研究生命規律：在研究人、動物、植物、微生物。我們也是尋找人與科技發展的新模式。當我們已經能夠知道人應該、生命應該以什麼樣的形式存在的時候。那我們的社會系統，我們的其他人工複雜系統，也將會以人的生命系統作爲主導和表帥，演化出來一、二、三、四、五等等若干個系統。這樣生命科學也就是一個普遍規律。我們能不能回避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回避。我們這一輩子研究不了，下輩子還可以研究。可是我們現在人類，包括我，包括大家，對客觀事物，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並不是已經達到多麼正確的水平。當然我們還要讓下一代去研究。所以我認爲應以生命科學爲研究對象，包括生命科學學會它的研究導向。我們接觸了這麼多人，讓我們

去思考，讓我們明白大家現在已經走的路子，最終應該怎麼走，把我們的思路放開，不要把自己約束在自己現有的基礎上。今天是這個環境，明天也許不是這個環境。你今天是這個能力，也許明天又會有更多的發揮。我們可以從現實去做，但我們不能夠把自己局限在現實之中。研究生命規律，分析要研究，綜合也不能忽視。尋常要研究，超常也不能忽視。尋常與超常之分，有什麼本質區別？實際上沒有。就相當於我不會開車，你會。因為你去學了，我沒去學。我不學就不會，你學了就會。同樣的道理，你在學葡萄牙語，我就沒有學，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之下，你學了葡萄牙語，你就有說葡萄牙語的生物功能，而我就沒有。當我沒有的時候，是不是就意味著，這不存在？不可能！如果你說中國人沒有講這個話的，講這個話就不對、違背了我們的規律，顯然錯誤！

所謂的超常，只是普遍規律當中比較少見的一種現象。因為在普遍規律中，並不是人人都具有這種現象，具有這種功能，或者說具有這種生命規律的，只有少數人，或在特定環境之中他才擁有這些現象。無妨把它說成是超常現象。實際上超常已在尋常之中。當我在特殊環境之中，獲得這種生物功能時，不能說你就沒有，我就有，因為條件環境使我具足。在生命科學研究之中我們不要回避這些問題。同時我們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在國際研究中心，到過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臺灣、日本、美國、法國，我跟很多國家元首一起談預測，我有時即興而發：“喂，你明天會有什麼事情呀！”你想想這樣做結果會怎樣？很多人說我是在搞迷信。我不客氣地回答：“屁話！你不懂”。你怎麼知道是迷信？我說他明天有什麼事，他跑不了的，絕對明天就會有什麼事。到時自可看出我是胡說八道，還是真有那回事。我說這個事物發展的結果會怎麼樣，為什麼偏偏就會怎麼樣？你不迷信，你說給我看看？這叫什麼迷信！因為你不懂。我為什麼能夠這麼說，這麼幹？我能夠知道，因為我有這樣特定的環境；讓我去訓練，我就獲得這種功能，很簡單。我不會騎單車，你去學騎單車，我不會騎，你會騎。就這麼簡單。看你願不願意去接受而已。如果你把不會騎單車，看成是一個鐵的規律，不會騎單車就是規律，會騎單車便成了怪事。如果你想我不會騎單車，是沒學，我要騎單車就去學，學會便也能騎，就這麼回事。

曲教授提出尋常生命科學和超常生命科學的概念，一些專家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看法。各有各的體會，我認爲這很正常。所謂不同，一件事物如果沒有引起更大爭論的時候，它究竟有沒有存在價值，就要打個問號了。而我們對一件事物進行爭論的時候，要抱什麼態度，才有利於分辨這件事情的真偽，我們應該去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現在以後都會秉持這樣一種科學態度去學。而生命科學學會決不會回避現在人們所不能接受的“玄學”理論。它起碼敢把問題亮出來，讓人們去思考它，認識它，然後再去共同研究它，破譯它，最後達到去運用它。基於這一點，我們今天才能在這個會場中展開交流，若就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而言，人是有感情、有追求、有人性的。當你本身人性昇華的時候，你才會有無限的創造力。這種人性的昇華，首先取決於你的思想層次，你本身的生命活力，簡單說就是工作能力，當你這兩方面已經昇華的時候，你就能夠具有更高層次的創造力。當你只是一個智能低下、殘缺不全、病魔纏身的生命體的時候，你已處在生死徘徊關頭，還談什麼創造，根本不具備去創造的條件。

在生命科學系統我們所強調的，現在從國際研究中心，或者我自身來說，當初我倡導成立這個學會的時候，這種觀念並不等於我在異想天開。首先我能想到這些問題，我想這些問題或許現在人們能夠認識，或許還不能認識，那都不妨礙我們去探討，這就是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的研究態度、研究方法和研究導向。

我講這些，無非是一個人與一個社會的關係。很簡單。從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到生命系統，首先取決於人們對宇宙、對自然、對生命的認識，並通過這些認識來決定這三個系統的定位和定向。社會系統也好，經濟系統也好，生命系統也好，都是以人們的認識水平所達到的層次，依照人們本身的認識能力和對事物的認識水平，來制定這些系統，以及諸多條條框框、法律法令的。可以這麼講，人類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完全取決於他本身的思維系統和感知功能，也就是取決於腦神經的思維體制。當你的思想層次，進入一種完整的、高級的層次的時候，由人們制定出來的任何人工複雜系統會接近於完整；當人們的思維系統和感知功能低下，或者存在偏誤的時候，他所制定出來的人工複雜系統，顯然也是失誤的，或者不能完全正確。以我們現在最簡單的話來說，當一個人，

在一個單位他是領導，他是主管，他對這個單位所制定出來的條條框框，一切都是爲他自身利益服務的時候，他也是一個小社會系統，請想一想，這個小社會系統，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系統？

任何人工複雜系統，都取決於它本身的生命系統，而生命系統的最高形式是人。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生命科學，怎樣去面對社會。我提倡並認爲應該向生命本身學習。我剛才所舉的這麼多例子，主題就是向生命本身學習。你只要接觸他，你就完全能夠找出自己的最佳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你就可以面對擺在自己面前的客觀事物，自如地去取捨，去認識。當你對自己一無所知的時候，讓你去認識客觀事物，不客氣地說，很多地方是你在自欺欺人，你本身就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人說怎麼樣，我也說怎麼樣。在研究生命普遍規律的過程中，我認爲任何人工複雜系統的研究，首先取決於他對自身生命系統的認識。人工複雜系統，包括社會系統和經濟系統，能否符合于人類的生存需要，符合於歷史的發展潮流。對於科學發展模式來說，這種模式是否符合科學發展的潮流和科技發展的模式，這種環境是否符合于人類的生存或生活方式。我們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認識我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如果現在你自身的層次不提高，那麼你的認識水平就會流於膚淺。一個人不應滿足於他現狀的已知，並以已知去否定未知。

到這裏我還要重複講幾句，我們人的生命是開放型的。我們人是能夠接受新生事物的，大到能夠與宇宙進行信息、能量的傳遞與交換。生命科學的研究也處於開放型，它是遠離平衡態的非平衡態，它不限制在一種平衡態之中。人的生命系統也是遠離平衡態的非平衡態，它也不限制在一個局限性的生命機體和生命系統之中。當我們能夠認識自身生命規律的時候，同時才能夠去認識生命之外的種種規律和其他系統。這時候，你就能走出現在所面臨的誤區。這個誤區可能是一個生命的整體誤區，也可能是你的工作誤區，也可能是你的行爲誤區。等我們已經達到這個層次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也已開始邁向整體的生命，我們才能夠作爲一個完整的人，來認識一個完整的社會。

我講的這些，不能算是什麼報告，只是我的一己之見。我想到什麼地方就說到什麼地方。我們都是人，人與人之間是一種同盟關係。我們都是朋友，我們都是生命，我們都要生存。希望在座的諸位專家，認同

我的觀點也好，不認同我的觀點也好，我希望從現在到以後，能和大家不斷地來探討這些問題，以便得出我們共同覺得滿意的答案，來尋找到我們共同的生活方式，同樣也在為生命科學找出適應於現在人類、現在人們所能接受的適應於科學科技發展潮流的一種嶄新的科研模式。我歡迎在座的每一位同志和我進行交流，無論是哪一方面的問題，我們都可以無所不談，我們沒有必要回避任何問題。好！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超常生命科學概論

——在北京中國生命科學學會成立大會上的報告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講三個問題：

“人—一天”宇宙觀；

超常生命科學的定義、內容和方法；

超常生命科學的應用意義。

一、“人—一天”宇宙觀

現代科學的理論框架的基礎是“四個分離”：

——局部與整體的分離，限制了人類對事物的綜合和統一認識。

——客體與主體的分離，將生命系統與其它複雜系統相分離，系統與系統之間內在聯繫被隔開。

——物質與精神的分離，機械性地將事物的現象與理象分離。

——人與自然的分離，人類生命與生物圈的同盟關係被分離，生命系統與宇宙的信息能量被分離。

這四種分離很大程度地限制了現代科學的進一步發展，使人類不能深入認識自我，不能全面認識自然，不能全面認識事物的發展規律。

若不將上述的四種分離重新規範為統一，人類未來科學發展就會越發受到限制，而規範這四種統一指導思想正是我國的傳統文化“天人合一”整體觀。“天人合一”整體觀簡稱為“人—一天”宇宙觀。

在“人—一天”宇宙觀指導下所總結出的規律，實際上就是人與宇宙之間信息能量相溝通、相統一、相作用的規律，也是人與其它生命系

統、人與自然和人與宇宙相統一的規律。

以“人—一天”宇宙觀為指導的科學簡稱為“人天科學”，以“人天科學”為指導的生命科學稱為超越尋常生命科學的“超常生命科學”。

“人—一天”宇宙觀是指導未來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也是指導超常生命科學發展的基礎。

從“人—一天”宇宙觀來看，生命似乎有著更深的內涵，有著更廣義的外延，生命的定義似乎不單是蛋白質存在的方式；生命的存在方式似乎正是宇宙的存在方式，生命的範疇似乎已包括靈體、宇宙中的一切質體。從“人—一天”宇宙觀來看，生命科學似乎不只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發展及其演化規律的科學，不只是綜合現代生物科學，亦是人類重新認識自我，優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科學。

二、超常生命科學的定義，內容和方法

從“人—一天”宇宙整體觀來看，超常生命科學是研究生命系統遠離尋常平衡態，研究人與宇宙之間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的生命宇宙化原理，亦即遠離尋常平衡態而進入超常的非平衡穩態的科學。通過“人—一天”宇宙整體觀的指導，使人類生命超越束縛，使人格宇宙化、生命整體化。

人類能否超越自我？優化自我？首先讓我們先看一些低等動物超常功能的實例。

信鴿傳書。古時候一種準確性和保密性較高的通訊方法是利用信鴿傳書。信鴿傳書時能以每小時幾百公里的速度，將書信飛送到幾千里甚至更遠的預定地點，無論白天晚上、晴天雨天，均能準確無誤地將書信送往目的地。這不是其視覺功能或記憶功能單一發揮作用，而是在鴿子的大腦中存在著對地磁敏感的羅盤結構，再加以人工訓練，這種羅盤結構便能與視覺功能和記憶功能等各系統相互作用，相互協調，從而把握與地磁間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的超常條件。因而具有導航的超常功能。

又如巴西沿海綠色海龜，在每年三月份產卵期就成群結隊地從巴西沿海經 2200 公里遠航到阿森匈島。這個島很小，可真正是“滄海一粟”，但這些海龜均能準確無誤地爬上這個小島。同樣，因為在他們的體內存在天文羅盤結構，靠宇宙星座的引導，靠自身與宇宙間的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才具有這種航海導向的超常功能。

蝙蝠是著名的活雷達，其耳朵中存在著超聲發射和接受的結構，把握了與空間目標之間的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的超常條件，從而具有雷達的超常功能。

警犬的嗅覺功能比人靈敏 100 萬倍，經過訓練可聞到幾個分子水平的氣味，這也是警犬與目標物的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所表現出來的超常嗅覺功能。

再如地震暴發前、風雨來臨前，各種飛禽走獸都各自表現出預測先兆，從而在災害來臨時，採取有效的避難措施，這說明一些低等動物具有與宇宙間的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的超常功能。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人處於超常態所表現出的生命功能。

首先讓我們回憶一下自身所經歷的一些有趣事例。當我們在大街上低頭走路時，忽然迎面一輛汽車飛奔而來，這時我們就會本能地在那一瞬間駐足停步。這看來似乎是偶然之事。試想在那一時刻，我們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為何能有如此敏捷的應激反應？若以尋常生命功能而論，首先必須由我們的視覺功能看到這輛車飛奔而來，此時視覺功能與思維系統同步工作，將這一情況立刻呈報給司令部——中樞神經，再由中樞神經下達命令，使全身定位。而此例與尋常生命功能之程序恰恰不同，是先定位駐足，再看到汽車，最後感知功能才意識到剛才是那麼一回事，由此看來，人體生命功能是處於遠離平衡態的，在某一特定環境及事物面前，能全面整體地將各種生命功能相互調整到適應這一環境的非平衡穩態，也就是說，可隨著不同的環境因素而全面協調各種生命功能，達到與人、事、物、自然、宇宙各個層次的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的超常態。

由於我們日常忽視這種功能的發揮，加上我們的學識受到四個分離的限制，習慣以已知否定未知，人為地自我限制自身的超常功能，一直生活在自己所設定的環境中，當然無法超越自我了。

如果我們在特定的條件下，將人體尋常生命功能加以加工、放大、組合，人類生命便自然具有超常態的生命功能。看來，超常態亦即平常態，是人體潛在所固有的。超常寓於尋常之中，問題是如何把握這些特定的條件。

(一)定義

綜上所述，我們試圖將超常態、超常功能，以及超常生命科學作出如下定義：

——超常態定義：生命體某功能結構同宇宙間處於各種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於的狀態叫超常態。

——超常生命功能定義：生命體處於超常態下所表現出來的潛在功能叫超常生命功能，簡稱超常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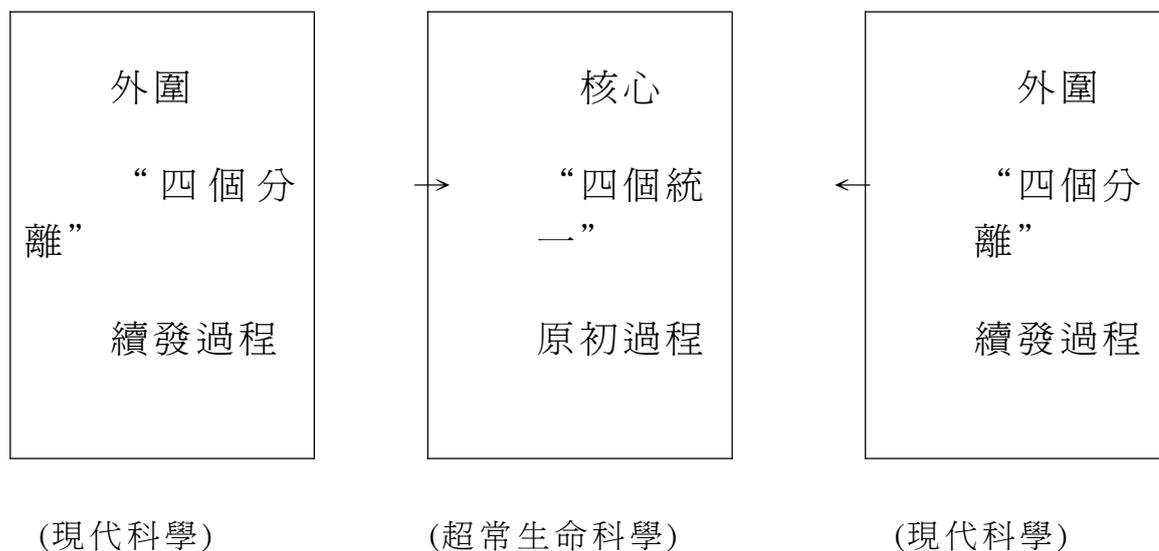
定義中的“潛在功能”是指生命體處於超常態下所表現出來的生命本源的生命功能。

——超常生命科學定義：運用生命體同宇宙之間的各種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生命體的超常功能、調控機理和演化規律的科學叫超常生命科學。定義中的“信息能量”指負載信息的能量。“生命體”指的是包括有感知的生命系統(動物、植物等)和社會複雜系統等。

超常生命科學是前科學，其理論尚未形成，作為探索，其定義只能提到這種程度。不過，可以籠統地認為，超常生命科學應該是“四個統一”的科學，是局部與整體相統一的科學；是客體與主體相統一的科學；是物質與精神相統一的科學；是人與自然、宇宙相統一的科學。系統生命科學是將局部與整體統一起來，而超常生命科學是將“四個分離”都統一起來，是大統一、大綜合。超常生命科學的含義，不只是現代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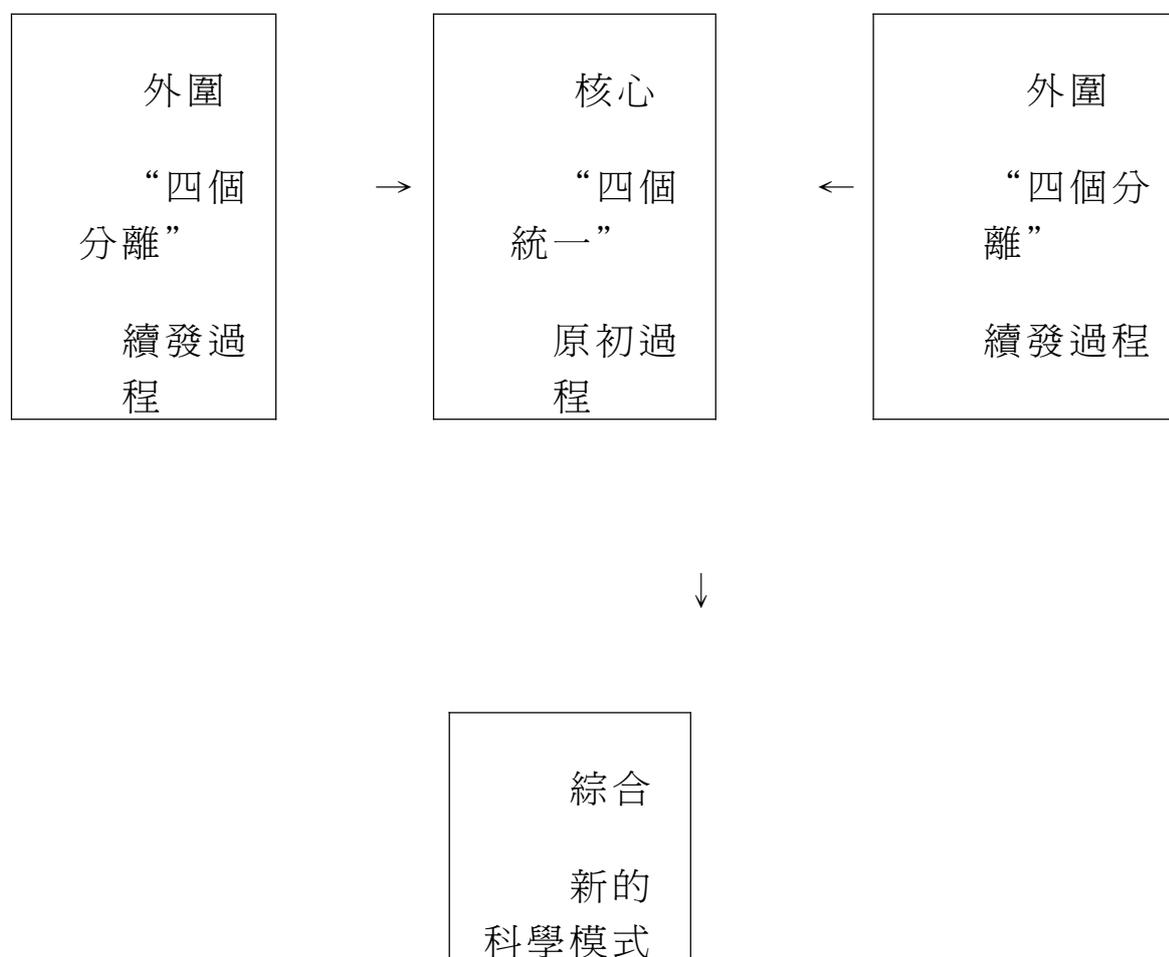
科學，而是人類認識自我、優化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的科學，是促使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科學，是探索科技發展新模式的科學。因此，解決人類進入 21 世紀的諸多難題，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失調、人與自然宇宙的失調、人自身的失調，必須重視發展超常生命科學。

超常生命功能包含著原初和續發兩個過程，原初過程是“四個統一”的過程，這一過程是超常生命科學理論框架的核心部分，以現代科學技術的儀器是無法觀測到的。續發過程是“四個分離”的過程，是現代科學理論框架所能容納的超常生命科學理論框架的外圍部分，這續發過程以現代科學技術儀器是可以觀測到的。超常生命科學與現代科學關係的模式，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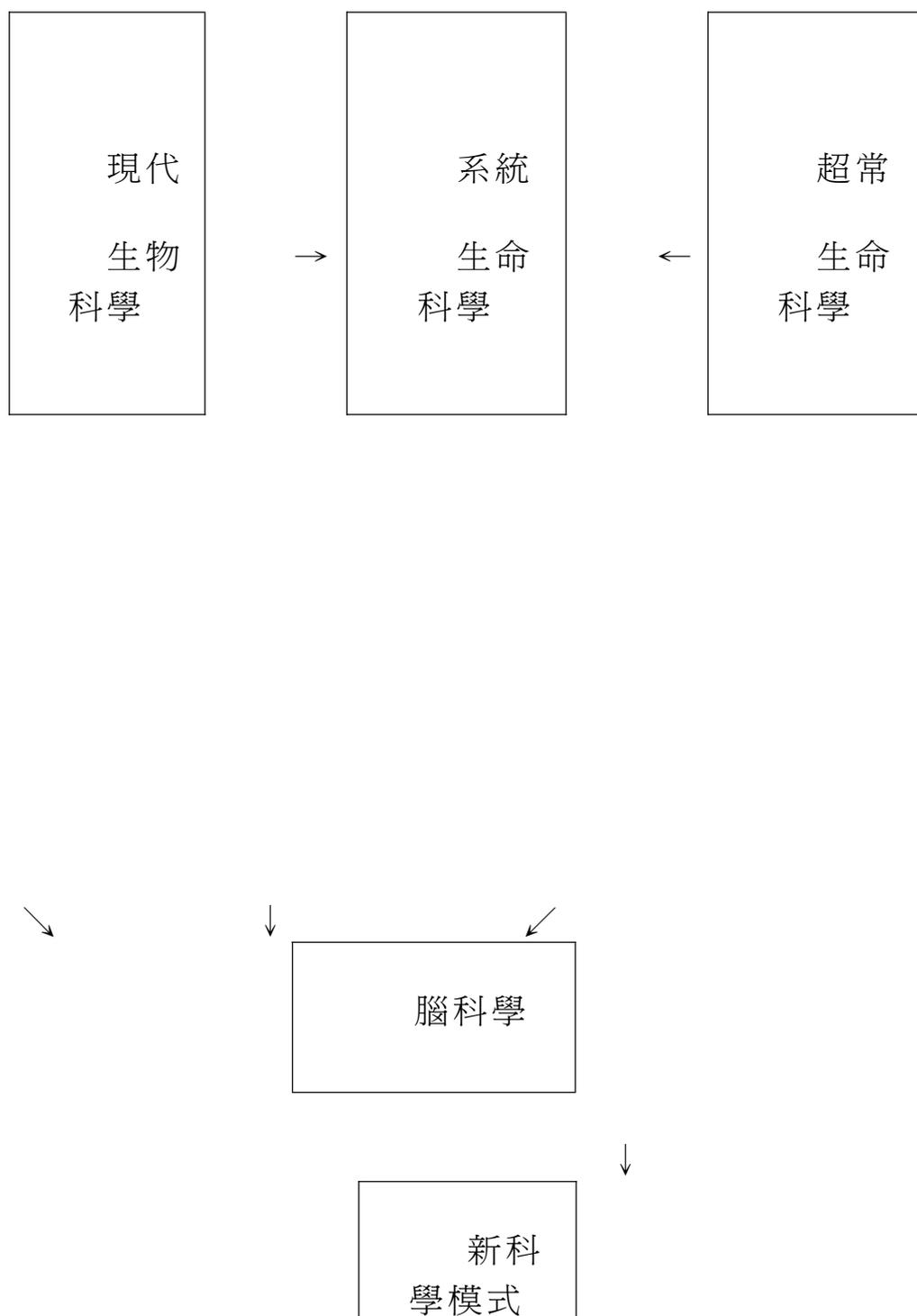
根據超常生命科學與現代科學關係的這個模式，可以看出，從事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要依靠現代科學、要依靠現代科學開展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對處圍問題一層又一層的扒開，一個性質又一個性質的觀測，才能逐步地暴露出“四個統一”原初過程的核心問題所在。但解決原初過程的核心問題不能迷信于現代科學，必須開展生命科學的方法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提出新構想、新概念和新原理。這是超常生命科學研究的偉大而艱巨的任務，這一任務一旦有了初步突破，到那時，籠罩在人們頭腦的神秘迷霧將會有所廓清，人類文明將會進入新的科學紀

元，系統與超常的結合，將可能產生出既不同于古代東方文明，又不同于現代西方科學，而是將古代東方文明與現代西方科學高度結合的新的科學模式，至此人類文明將會實現新的飛躍，我們試圖將東、西兩種科學模式結合，如下圖所示：



(二)內容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統計調查，先後通報概括說，當代科學的發展趨勢是簡單系統向複雜系統發展，分析性科學向綜合性科學發展，現代生物科學向生命科學發展，生命科學向腦科學發展，如圖示：



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內容：

·有關探討解決人自身、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間“三個不協調”的實驗、理論和應用研究；

·探討集體意識活動對社會系統超輻射作用的機理，有關安定社會的秩序，提高社會生活質量的效應實驗和基礎理論研究；

·有關完善人的性格、情操、行為和心態等，淨化身心、淨化社會的實驗研究；

·有關生命科學成果工程技術化、促進人（生物）與自然協調發展科技新模式的建立，淨化自然的應用基礎研究；

·開發大腦智慧潛能，超常生命功能，發展腦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的研究；

·探討超常生命功能的科學機理，促進局部與整體、客觀與主體、物質與精神、人（生物）與宇宙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即“四個統一”的實證研究；

·有關超常功能促進工業、農業、水產業等的增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國民經濟服務的實驗和機理的研究；

·利用現代科學儀器設備，設計超越現代生物科學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規範的實驗研究；

·有關探討現代複雜系統非線性科學原理與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模式相結合，提出新概念、新構想、新原理，對促進具有中國理論特色和獨特方法的生命科學有超前意義的理論研究；

（三）方法

超常生命功能結構人人具有，只是在超常生命條件下，把握人與宇宙之間的信息能量相溝通、相作用、相統一，使自己處於超常態，便能開發出潛在的超常功能。超常功能說穿了，其實就是將人自身的八種意識加以放大、協調、統一而表現出來的超常意識的信息能量的昇華。八

識系統包括眼識(視覺功能)、耳識(聽辯功能)、鼻識(嗅覺功能)、舌識(味辯功能)、身識(體感功能)五個感官識和意識(即第六識，思維識)、末那識(MANES)(即第七識，我識或障識)、阿賴耶識(ARAGAS)(即第八識，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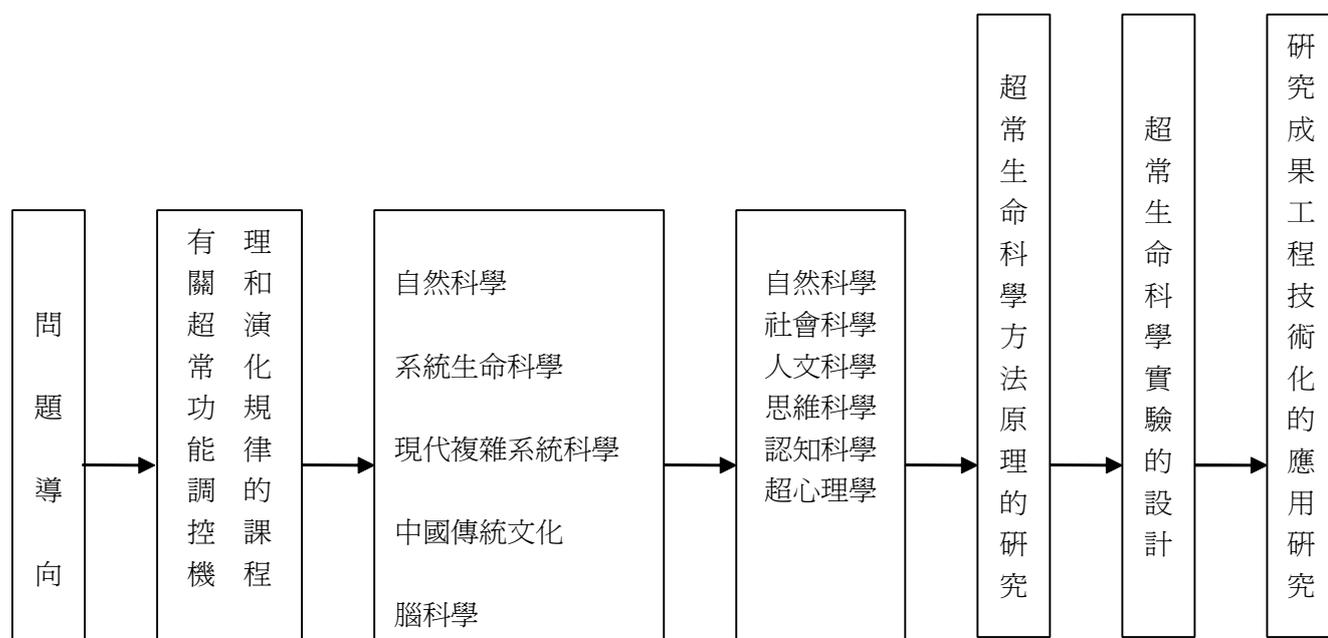
現代心理學和哲學研究大體上不出前六識，第七識(障識)和第八識(藏識)卻很少涉及，前六識的作用是與外境接觸，對外境進行識別。前五識的五種感覺獲取外界信息，相當於“採訪員”、“傳感器”，第六意識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加工，相當於“編輯”、“處理器”。第六意識不單有自己的境界，同時也能承受前五識的境界，所以第六意識是人的八個意識中活動力最強的，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都是受第六識支配的。

第七末那識的主要功能是“思量”，“思”謂思慮，“量”謂量度，這思慮與量度兩個方面，一方面向外對第六意識進行把握，為第六意識的根源，能生六識並為六識所依，是外境一切認識活動的樞紐；另一方面向內把第八阿賴耶識執著為內自我，思量內心深處有一恒常不變的真我，產生深層的自我意識。第七識在第六識層下對內自我的慎審思量就產生了我執，執著於自己的身體、器官、感官，或外境認為的實有實象。種種以“我”——為中心的種種觀念，都深深地植根於第七末那識之中。因此，第七識可稱為“執識”或“我識”。

第八阿賴耶識其主要功能是能藏、所藏、執藏，故也稱藏識。能藏即是能儲藏人已往和現在的一切言語及行為、思想才學、人品道德、韌性氣質、自心本性、靈性智慧以及超常潛能等。所藏即是指前六識所產生的種種信息被藏在第八識中，而同時又被第七識所覆蓋、所屏蔽，被潛伏在最深層，不易顯露出來。執藏即執持所藏的信息，不消失也不錯亂，尤如一台心靈電腦，依密碼編成程序，按自然法則儲信息、處理信息，故人們常稱第八識為人的“自心”、“本性”。

從八識的系統關係來看，人們只要依八識的各種職能的相互配合，來規範自己的人生觀、宇宙觀及世界觀，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上有意識地給各個意識層次以良性刺激和誘導，加上特定的環境和方法，以此來規範身心，自然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八種意識的功能，從而開發、獲得和應用潛在的超常功能。

由此可見，超常生命科學與尋常生物科學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主要表現有三點：①多學科綜合研究；②現代複雜系統非線性科學理論和方法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模式相結合；③研究成果工程技術化。框架如下：



從事超常生命科學研究須有跨學科的科學家和超常功能實踐家兩支隊伍共同參加，這兩支隊伍先就本身的學科進行交叉、滲透，使尋常與超常相統一，以此方能對超常生命科學進行系統地研究。

三、超常生命科學的應用意義是多方面的，現僅就以下三個方面闡述。

① 為開發人類智慧潛能服務。

當今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相互挑戰，經濟實力相互競爭。各種競爭實質是人才的挑戰，是智力的競爭。一些發達國家都實實在在地把教育擺

在戰略的位置上，十分重視人才的培訓和智力的開發。人才的培訓和智力的開發最根本是人體生命功能的培訓和開發。究竟人能不能訓練自己的大腦，開發自己的智慧，使自己變得更聰明，更智慧呢？這是個非常誘人的課題，強烈地吸引著國內外許多學者。許多專家和有識之士從事這一課題的實踐和理論研究，都認為不開發人腦的超常功能是人類最大的浪費。在中國從事這項研究得天獨厚，也是其它國家所無與倫比的。因為我們有豐富的傳統文化的寶貴史料，有生命整體觀的傳統思維方式，有大批超常功能的實踐家，只要我們團結現代生物科學、自然科學、系統科學、認知科學、思維科學、腦科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與哲學等專家學者，通力合作，勢必會將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向前推進一步，為發展我國超常腦科學做出貢獻。

②為緩解人類社會進步的“三個不協調”服務。

當今人類社會的發展所遇到的幾大難題和精神文明方面的諸多困擾，概括為“三個不協調”，即人自身的不協調、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的不協調，而超常生命科學是客體與主體統一的科學，是物質與精神統一的科學，是天地人、人與宇宙、人與自然相統一的科學，因此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促進緩解三個不協調將發揮特殊的其它學科無法替代的作用。

在人自身內部的不協調方面，超常生命科學對此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有一點值得強調的是，推廣普及超常生命知識，使人們身心得到全方位的自調節自控制，將此方法結合教育系統進行全面普及是非常必要的。

在對於人與人(群體)之間不協調方面，超常生命科學技術可以通過集體意識活動的超輻射技術，對淨化人的身心、淨化社會風氣、提高社會生活質量等方面，將起到其它學科無法替代的作用。

在人與自然不協調方面，超常生命科學將把它放在中心任務上，將研究成果工程技術化以尋求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的科技新模式，使人類社會與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得到協調發展。

③ 爲社會、經濟和管理系統服務。

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生命系統，也是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和管理系統，它們都是複雜系統，與生命系統息息相關，而且生命系統是最精巧、最高效、最典型的複雜系統。複雜系統之間有兩條最基本原理，即自相似性原理和統一性或普適性原理。其意思是說，複雜系統之間的結構與功能是自相似的。生命系統的規律與其它複雜系統間是有統一性，對其它複雜系統是有普適性。

綜上所述，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和發展事關人類未來的生存發展，事關現代科學的發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轉變，事關國家民族的未來，如果我們不重視對超常生命科學的研究，在 21 世紀生命科學世紀的年代，我們就會被其它國家拋在後頭，處於被動地位，這將對不起民族，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祖宗和後代。

一場新的科學技術變革即將來臨，讓我們以求實、奮搏、團結、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學術作風，迎接 21 世紀生命科學時代的到來！

隨談篇

悟道與破我執

——在金湖與華藏學員的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凡人突出個性，也就是“我執”。開悟就是破我執。

該發脾氣的時候就發，發過了就忘掉。我罵你的時候，是那個時候應該罵你。罵過以後我就忘了，還是對你好。隨眾生的轉變，轉換自己的角色，才是大乘菩薩。

我出一道題，讓你有所準備。讓你想半天。你可以用世間最美好的語言寫出來，但那是假的。當你潛在的直感，你的佛性出現的時候，當你沒有帶著人爲的意識，沒有善惡的時候，這時你說的問題，才代表你的本性。你認爲是什麼，就說什麼，不要患得患失。

關於理和悟的關係。你知道這是戒指，你知道了，但它不是你的，而是我的，既知道又擁有，才算是你真正知道，真正擁有了。光會講、會聽、會想是怎麼樣，沒有實證，那是頑空。世尊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所有的經卷，你看了，你知道了，能算已經到達了那個境界？不是。按照世尊說的，不過是照搬硬套，鸚鵡學舌，不是你的親證。不是發自自己所擁有的理念講出來的，都不算數。不思善不思惡，在沒有思考餘地時，從你回答一個問題，即可看出你的優點和缺點。你知道它，你明白這是什麼，並不等於你擁有它。等你擁有的時候，等你把這個戒指帶在自己手上了，儘管不知道它是戒指，人家也會說你擁有戒指。六祖大字不識一個，爲什麼人家知道他具有真如本性，具有佛性？他不會假。我沒帶戒指，但我知道這是戒指；你帶了戒指，但你不知道這是戒指；你已經有了神通，但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有神通，但我自己沒有。如果把這兩點圓通同化，那就是菩薩。

比如你手上已經帶了戒指，但你不知道它是戒指，有可能嗎？你如果不

知道是戒指，不知道它的用途，就不會把它帶在手上。人家硬塞給你，你也會把它摔掉。剛才說的神通，無論“老師給的”還是“老師不給”，都是沒有的事。道理一樣，我給你了，你還會把它扔掉。我已經給你好多次，你都把它扔掉了。因為你有患得患失的毛病，這種心態如不去掉和斷絕，我給你，你還會否定。你會想，是不是幻覺啦？比如夢中法，你會認為是夢幻；而聲聞法，讓你直接用天眼，你有沒有看到過圖像？至於法眼，就看你怎樣去引化這麼多人到彼岸，用什麼方法？你那時都認為是做夢，是偶然。真正的神通在你面前不去爭取，而老是在去求那些你自身無法感知到的，自認為非要怎麼樣、怎麼樣的，這是何等的錯誤啊。所以不要有患得患失的情緒。你有時給人家看病，明明判斷准了，又想我講出來會不會錯。要堅決扭轉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這樣才能使真如本性顯現出來。

人會隨著他的因緣轉換而改變。今天是佛，明天也可能是魔；今天是魔，明天也可能就是佛，因為因緣轉換，本質自然轉換。而認識也要跟著轉換，任何事情沒有一成不變的。起步走時，終點是 100 步，不走完 99 步，就無法達到這個境界。等達到這個境界，一切無礙時，並不代表當時是個白癡。一切無礙，這個一切是空，並不代表以前一切是空，也不代表以前一無所有，因為兩者本質已經不同了。

出世，得果位，而你依然生活在塵世，但在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染塵汙了。以前在這個世界染塵汙沒有明心見性的你，和明心見性以後的你，同樣生活在娑婆世界，同樣生活在家庭裏，同樣有父母妻子兒女，但在本質上已根本不同了，已經起了質的變化。相可以一樣，質已經不同。

明心見性和神通是什麼關係？明心見性，即是絕對具足，需要時就有，不需要時就沒必要有。以假修真，把一切都當成是假的，不是真的。沒有九十九步，就到不了 100 步，這是同樣的道理。等悟道了，才會知道這 99 步是多麼珍貴。當初的你只能自己走路，悟道後的你就可以遁。所以不要罵自己當初是笨蛋。當你擁有 100 塊錢的時候，你會想到當初真渾，為什麼爲了兩塊錢去跟人家吵？因為那時你沒有 100 塊錢，所以就只能那麼做。

在威海我跟大家講大乘法門，講得氣氛緊張的時候，我突然搞了一個動作，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必須破相，不破這個相不行。

當你認為這種東西是一件真的東西的時候，當你認為你的觀點和想法是正確的時候，就不必為旁邊的閒雜聲響所左右。當你認為這個人是真正的好人的時候，就不要聽別人說他是壞人而跟著人云亦云。那些人可能別有用心或認識不足，你跟著走就上當了，你起碼應該保持自己做人的原則。你認為他是對的，證實他是對的，就堅持他是對的；等你從其他方面證實他錯了，那時再說他是錯的不遲。你絕對不要聽信閒雜聲響而隨波逐流。

華藏人的追求與風格

——在金湖與華藏學員的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做爲華藏骨幹，你們是否知道華藏的宗旨和任務是什麼？當時爲什麼以華藏兩個字命名？是因爲佛經講“四生九有同登華藏玄門，八難三塗共入毗盧性海”。四生包括胎生、卵生，濕生、化生。胎生是指一切哺乳動物，包括人類；卵生是指一切先下蛋，後孵化成形的動物；濕生是在水當中的生物；化生是在空氣中，陰陽二氣結合形成的生命，這就是四生。九有是從菩薩開始，還有聲聞、緣覺、天人、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等九種生命形態。四生九有都是依華藏法恩法露同登華藏玄門匯入華藏世界海的。

大家大概都清楚我的經歷，我是佛門弟子。我在山裏差不多呆了整整十年。你們想一想，一個在山裏與世隔絕生活了近十年的人，他又走下山來，就象你們在世間生活了十幾年又讓你們到山中去，你們會有什麼樣的感慨？動機無非有兩種：一種是有遠大的、崇高的、神聖的責任在他身上，要他去完成。還有一種就是與世無爭，逃避現實。我是屬於前者。

當修持到一定層次，達到全方位開發的時候，我們稱爲明心見性，也叫開悟，或是悟道。那時你就會明白自己的使命，也就是知天命，明白你的過去、未來，明白你生活的整個旅程應該怎麼走。我未下山之前，通過修持，證得了明心見性，瞭解到人間社會發展狀況，過去、現在與未來，同時也明白自己在人世間所負的責任和使命。在這種情況下，促使我下山。

在我修持和悟道的時候，我便明白應該讓華藏玄門呈現人間。也就是說：以前我的使命是什麼，我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到了這一代，也就是末法時期，應該由我來重轉法輪，回到正法時期。正法時期就不分什麼小乘、大乘，曹洞、曹溪，南宗、北宗之類。在轉正法輪的時候，八

萬四千法門匯于一宗。這時候以華藏法門重現佛法最鼎盛時期，也即初轉法輪的時期。同時明白是要由我來做這種事情。佛教到了末法時代，裏面有若干記載。通過修持到一定程度，我們會看到這個社會從正面發展會怎麼樣，任其反面發展又會怎麼樣？這時候佛法應在人間。華藏法門和一切方便法門共同來讓眾多的人，乃至四生九有，都能夠朝著真正人生應該走的路子去走，以期扭轉人類社會不好的風氣，讓社會從正面、沿正確方向前進。

大家已經知道華藏包含著什麼，華藏是在什麼原因、什麼背景之下產生的，這樣大家就容易理解華藏事業是在做什麼事情。用現代話，以生命科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創造人與現代科技發展的新模式，改變當今社會面臨的“三個不協調”。怎樣創造人與科技發展的新模式呢？科技發展模式包括社會系統和自然系統兩大系統。我們融合現代科技發展的模式，融合社會、自然兩大系統，去尋找和創造出一種符合於當今人類、當今社會發展的最佳模式，也就是最佳方法。華藏事業即是這樣一種事業。用於華藏的內涵和它的真諦來說，就是融五教成一家，而不僅是佛教。這一點從《論心》中可能看得很清楚。為什麼華藏一面世，一步一步走過來，到目前為止，無論在社會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個層次，乃至不同國度、不同民族，都能夠廣為人們接受和擁戴？因為它是人類的事業。一個國家，是國民的事業；整個世界，則是人類的事業。只有化為人類的事業和人類的行為，你的事業、你的行為才能無堅不摧、戰無不勝。所以，三年來從我一個人到現在遍佈全球，下至普通老百姓，上至國家總理、總統，都能夠認同和接受華藏，並且大力推廣和普及華藏。因為華藏已經發現人類發展目前面臨的一些危機，並在積極嘗試尋找如何扭轉和避免這些危機（包括自然災害與人為戰爭）。這就是華藏事業。華藏事業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業，它始終會如日中天，會必然地受到人民的擁戴和接受。

今天大家坐在一起，如果沒有體會到華藏事業的深遠和博大，便不會任勞任怨，盡心盡力，毫無報酬地去付出。我們每一個華藏人都是這種胸懷。以後還會看到更多的華藏同道，不同層次，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文化，乃至不同國度，他們在華藏大家庭中都會這樣做。因為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有一顆無私奉獻的心，都有一種正義感、一種對

人格再造、人格昇華的追求，爲了我們身邊所有的人，乃至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乃至整個人類，處於一片安祥和發展狀態，都能把華藏作爲自己的使命，所以我們才會百折不回地走。華藏經歷了三年風風雨雨，的確是百折不回，一步一個腳印。用我們真真正正的一顆心去感召周圍所有的人。用我們的行爲規範，用我們的思想，去同化周圍所有的人。三年前的華藏已與三年後的華藏絕然不同。大家再想想今天的華藏和三年以後的華藏，一定更加不同。爲什麼會這樣？因爲華藏是人類的事業，也正因爲所有的華藏人能無私去奉獻，能忘我地百折不回地爲華藏事業、爲身邊所有的人去奮鬥，這種事業才會一日千里。我們今天在華藏的大家庭裏，聚會一堂，就應該清楚，不能把華藏當成一個功派、一個團體、一個宗教，而要把華藏看成是整個人類的事業，是和每一個人休戚相關的事業，這就是一個華藏人起碼應有的認識和對自身的要求。

當我和大家坐在一起時，彼此的身份是同道，是同志；當我站在講臺上的時候，我們是師生關係；當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時候，我們又是戰友關係；在平時座談中，彼此則是朋友關係，沒有上下，不分高低。

無爲，完整的說法是無爲無不爲。怎樣才能無爲而無不爲呢？實際上就是無我之作。等你達到無我的時候，你就能夠無爲而無不爲。你在做任何事情，都能把小我化爲大我，把大我化爲無我。我們做事，層次稍爲提高一些，首先不是爲了我個人的名與利，爲了自己的什麼私心和目的。再高一些層次就是無我，把我融解到千千萬萬個我中去了，那麼這個時候便無處不是我，我即是一切，一切都是我。

佛經雖然講佛我平等，但同時又把入分爲三個層次。第一，不知不覺者。根本不知道人的概念是什麼，究竟怎樣才稱得上是一個人。這種人講好聽一點是高級動物，講不好聽點就是動物。他對身邊的事情，過去未來的事情不知道，善惡，美醜，真假，沒辦法分辨，也無從分辨，這種人稱爲不知不覺。再一種，是半知半覺。這種人通過吸取知識，提高自身，改造人生觀、社會觀、道德觀，對身邊所發生的一切，都能用主觀意志，融合客觀規律去評判，這樣爲半知半覺，這種人稱爲賢人。再高就是聖人，是先知先覺。所謂先知先覺，就是要做一件事，事先就會知道它的結局。今天就能知道明天會有什麼事情，這種人能夠舉一反三。通過一切客觀因素，直接以一點去透徹整個宇宙。能對宇宙對一切

事物的未來先知先覺。這就是聖人，先知先覺者。

我是從不知不覺到半知半覺這個層次來講我的一般處事方法。我曾經對某些人說過：作為一個人，做一件事情，有三個角度，一是站在自身的立場去做。站在自身的立場上，一切從自己的意志出發，而你的意志並不能代表別人的意志，你的立場也不能代表別人的立場，加上你的所作所為並不能代表這件事物的本來面目，所以往往會好心辦壞事，或者你安的心不是很好，你辦的事也不是很好。辦任何事情，對人對事始終以自我為中心，站在自身的立場和角度去處理，那你絕對是不正確的，絕對不可能正確。第二種是站在對方的立場去處理。你我之間共同來做一件事情，如果我站在個人的立場，就不會考慮到你，肯定整天要吵架，因為立場不同。一個單位，一個家庭都是這樣子，都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處理每件事情。當我們做每一件事情時，都能站到對方的立場去看，這樣做了對對方會有什麼影響？會造成什麼損害？在對方心理上會產生什麼樣的感受？這時候就能夠接近於圓融了。因為我們顧及到了對方的利益和對方的立場，兩者就能夠統一起來，就能夠很合融，這也就是達到大我了。最高層次就是站在整體的角度來處理每一件事，那麼這個人將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因為他處理的每一件事情，包括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站在整體的角度，他所做的事情，肯定是為整體為大眾，他所講的每一句話也都是為大眾為整體，他將因此永立不敗之地。並且你能站在大眾的立場，你就是大眾，你就永遠沒有對立面了，這是最高的一個層次，因為步步是道場。修持路上，非真非假，不實不虛，若能在日常生活中和為人處世時去悟道，才算真修持。整天關在家裏打坐，對人間事一竅不通，或者搞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又怎麼能開悟？所以，我們華藏修持是先做人，後成佛。先找回我們真正的人格。

對一個人來說，應該具有人的功能，即是必須洞察宇宙一切，因為人本身包含宇宙。人的機制，整個生物功能是自相調節和自相從屬的。宇宙具有的一切，人都具有，做一個完整的人，就應該洞察宇宙，對宇宙萬事萬物，瞭如指掌，然後才會明瞭自身的一切，就是生命的整個歷程，包括生老病死，今天明天後天，過去與未來，然後才能算是一個人。我們華藏人就應該這樣，華藏人就是一個完整的人。我們首先完善自己的人格，然後人成即佛成。

什麼叫佛？佛就是智慧智覺。大智大慧的人就是佛。等完善了自我的人格，具有了人的一切功能以後，你就是佛。怎樣做一個真正的人呢？在人類社會的生活里程中，在社會現實當中，若每一個舉動，每走一步，每做一件事情，都能夠嚴格規範自己，都能夠使自己去悟正道，去完善人格，這時候人成即佛成。

華藏門內還有這樣兩句話：“出世不離世，入塵不染塵”。華藏人正是這樣做的。出世不離世，即他的行爲，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功能，已經達到超離這個三維時空，站到超三維以上的世界，來洞察和對待現在的整個社會、整個宇宙，連同地球這個物質世界。他的思維、他的心態、他的生物功能和他的行爲，已經不是停留在三維空間，而是站在比三維更高、超四維以上的空間，來看待世界，這就是出世。但他還是用他自己這種行爲、這種思想，以及所具有的功能，來爲眾生服務，這就是不離世。

在理論方面，希望你們多看《論心》。《論心》得悟，即證菩提。《論心》已經彙集了八萬四千法門的精華在裏面。修持主要是修心，是以心轉物，以一念去轉化一切。所以，只要把《論心》吃透，一通百通。華藏在八萬四千法門裏面稱正總持門。《論心》在佛學，在深山叢林裏，被稱爲萬法之母。修證心境若能達到透悟《論心》，你的層次就跟《論心》一樣了。若我們一起來關心整個社會，若我們一起去開關未來，我們的事業定然非常美好。

以心印心是首要的。只要你的心已把華藏作爲第一位了，自然而然就能水到渠成，于自然之中自會達到你的願望。在這一點上不必考慮過多，只管按照心願去做。

事業發展需要人才。華藏要在全國各省市縣成立生命科學學會。我們確實需要象你們在座的這些擁戴和熱心華藏的人，投入到這個事業中去。

有這麼一句話：“天下亂系乎人心，人心系乎學術。學術正，風氣淳；學術不正，天下始亂”。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首先要看人們接受什麼樣的教育。接受正確的教育，心術便是正確的，這個國家的民

情便是富於正氣的，整個民族就是一個很正義的，充滿正氣的民族。如果接受的教育是歪曲的，便心術不正，人們出來就會自私自利、欺詐、兇暴，什麼問題都會發生，所以學術不正，就會天下大亂。

心術在什麼？在學術；學術在什麼？在教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昌盛，首先取決於它的教育。如果教育路線正確，國家就興旺，它在全球的位置，就會如日中天，因為整個民族的氣質和素質都是高等的。如果教育路線錯了，對人們灌輸的思想都是歪曲的，那麼其所作所為必然會亂七八糟。所以，教育始終是最關鍵的，教育是一個人的靈魂，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就會有什麼樣的行爲。

所以我們始終把教育和科研作為兩大塊雙舉並重。中國生命科學學會一成立，便立即抓教育，同時抓科研。要普及生命科學知識，讓人們接受萬物合融的觀念。不用幾十年，也就是十幾、二十幾年，我們的民族就會發生根本的素質改變。我們接受的教育，在智慧上是高水準的，從能力上，包括潛在功能，都將會得到全方位的開發，需要做什麼，我們都能做。若干年後，再出去的中國人，人家就不會低著頭看你，而是仰著頭看你。

一個人應該到自己該去的地方。你認為自己在這一點，是屬於什麼點，應該落在什麼地方，你就落在那個地方，這就叫萬物共融，各在其位，各司其職。雖然僅僅落在一點，但面是由無數個點組成的，必須有無數個點，落在無數個角落，才能形成一個自己的位置，必須明白，應該處於什麼位置，才能發揮你的職能。倘能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就會非常和諧。如是一來，你可想想，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你有什麼樣的特徵？你應該作什麼樣的事情？你應該站在什麼樣的位置去做？找到你的位置，然後落到你該落到的那個地方去。至於條件，可以用你的思想，行爲，願心去創造。世上沒有不可爲的事。“事難爲，爲則無所不成；路難行，行則無所不至。”世上沒有做不成的事，就怕半途而廢。一年不行，就用兩年來做，兩年不行，就用三年來做，總會成功的。所謂不成，那是你半途而廢。當然，你做的事還要符合大眾，是正面的，不是反面的。如你的願望要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非常偉大，非常正義，你就一步一步去做，肯定會成功的。

你們知道中國生命科學學會是怎麼成立的嗎？在中生會成立以前，必須走完九十九步，最後一步才是中生會。記得最初我到北京時是兩手空空，一人而已。我宣佈中生會籌備組成立時，才四、五個人。生命科學作為一門新興科學的誕生，首先要面臨正統科學的挑戰，經過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委、中國科協，還有主管部門。一關一關地過；生命科學的理論依據必須經過論證。由起初許多人反對，到最後得到全科學界的支持，並且一下子彙集了五百多位科學家。接下來還要協調社會關係。如果沒有百折不回的精神，無疑很難辦成。我講這些的意思，是說不管幹什麼事情，只要認准這件事值得去做，就應該百折不回；不要半途而廢，要堅信一定會成功。

不著一處、不落一相

——在徐州與華藏學員的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四)

有人問，在金湖帶的“三花聚頂”爲什麼和原來的不一樣？這和口渴要喝水，肚子餓了要吃飯，道理是一樣的。大家習練華藏這麼久，是否感到，華藏的特點是以心轉物，不求相。因爲本來無相。在以心轉物的過程中，於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機緣，施以不同的教化，這叫隨機說法。剛好那個時間就應該這麼教，我就這麼教了，如是，才能獲得更好的效果。

很多時候，你去洞察一件事情的結局，就象一場比賽，過程並不重要，重要在結果。這跟練功一樣，練了很久，好象沒出現什麼功能，既未看到什麼，也未聽到什麼，但你到了那個時刻，就會突然擁有。這說明過程並不重要，重要在結果。要重視結果，結果一定要好。

蚌埠沒有獲得教練員證的只有兩人，一定要迎頭趕上，爭取再補考。這是情和法的關係。法是方的，情是圓的。這個法是說要具備什麼才能獲得這個證，這是絕對的，沒有捷徑和後門可走。依法來說，你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就不會發給你教練員證；但以情來說，證你應該有。那麼，情和法兩者應該選擇哪一個？當然是法。情和法並存時，要以法爲重。

怎樣理解“心法”？功是術，功和法就是術和法。法是物相和理相的高度結合。我們稱它爲法，不僅是爲區別於一般氣功。因它本身就是法，不是功。不同於用一種訓練方法達到某種目的。它是讓你直接明白一種理相，然後去悟。法本身就是物相和理相的結合。物相是一切有形物體；理相是來定義和闡明一切物相的學說。物相和理相應統一。物相離開理相不能顯出其實用價值。一個東西存在，別人不知道它有什麼用，怎麼用，那和不存在一樣；是個多餘的東西。理相離開物相沒辦法顯示，正如光有理想不去做，就是空談。法本身即是物相和理相的高度結合。從一事物來說，它是這樣。功是針對某個方面去達到某種目的，是一種手段。法的層次，是把一切概括到法的角度，物相和理相結合，然後

再看你的心，叫心法。它不叫方法，也不叫法理法相。方法就是手段，法理法相局限在理相物相之中。心法是叫你明心悟法。就是說理悟和心悟程度不同。理悟，比如說，你知道這是保溫杯，但你不一定就擁有這個保溫杯，不一定能夠創造這個保溫杯。這個保溫杯與你不相干，你只是知道它的存在而已。心悟就直接能創造它，當你說到一個保溫杯的時候，就能把它創造出來。你說明白了，它就屬於你的了，與你剛才明白了，但它不屬於你的有本質的不同。這就是理悟和心悟的不同。我們在“法”的前面放上“心”字，說明它不是道法，不是佛法，不是禪法，而是心法。華藏本身不叫功，可是人家硬給你貼標籤叫它氣功，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你也沒辦法。

華藏是以假修真。所謂以假修真，比如我們三密相應，修禪打坐，包括我們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任何方法和手段，這些都是假的。真正的在於以心轉物，不能以物套心。把握住這一點，在華藏修持中就能夠清楚何為心法。

心，不落一處，不落一相，隨處不顯，隨處都在。不落一處，是說不把心放在某一點上；不落一相，是說不把心放在某一個相上；隨處不顯，你到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又隨處都在，任何地方它都存在。如果你把心定在主客角度，那它就變成有形和有質、有質和有量，它就能夠定位了。其實你無法把心定位！

定心和明心，《論心》講得很清楚。何為心相，何為物相？什麼叫因，什麼叫果？因為你坐在這裏，講著話，在我意識裏面知道你存在，這是一。第二，等會兒散會，我再來想一想這個境界，我也能把你留在我的心念中。這兩者本質有何不同？由於你在這裏講話，迫使我回答你，我的心無法回避；待你走後，再想你的存在，我可以想你在哭、在笑、在唱、在舞。第一種情形帶有被動性，第二種情形卻含主動性。兩者的區別很重要，第一種是以物套心，第二種是以心轉物，兩者差異非常大。當你不在這裏，我的心不去想你，肯定在我腦海中沒有你的信息存在；當你在這裏，你的一舉一動，則迫使我不得不去回答你的問題，不得不正視你的存在。拿這一點來說，就是剛才講的以物相去顯理相，也即以物套心。譬如：當你去做一件事情，談判、會見客人、考試等等，如能把它放在有和無之間，就是你發揮得最好的時候；當你把它視為有，思

想上很緊張，就是發揮最糟糕的時候；當你把它視為無，那就不用去了睡覺好了，你便啥事辦不成。所以，必須放在有無之間，要把握好這個尺度。

《論心》我是下很大決心才寫出來的。本來，心的特點無法用任何語言文字來表達。每個人的領悟不同，每個人的心境又不同，實際上每個人把握的訣竅也不同，所以，從文字上體現出，就定位定在這裏了，很難把握好尺度。所以我在行文《論心》時完全採取一種婉轉的辦法，也就是比喻，不把它定位。雖然採取這個方式，根本沒辦法代替正心正性，以至用自己的領悟和自認為可以表達出來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同樣可能造成挂一漏萬。你們在《論心》裏面，照樣可以悟出自己的心念，根本無法把它定位。路告訴大家了，核心要由大家自己去找。我是採取這個方法，物相和理相從多個角度去圍繞，從外圍入手來劃框。每個人的心念著落點不盡相同，如悟的方法不一樣，悟的角度就不一樣。最後落到“不過如此”時，就應該一樣了。以有相去襯托無相，本身就無法準確，你說的不完全正確，我說的也不完全正確。

你們知道我是用什麼方法開悟的嗎？禪！我的老師在教導我的時候，也是不重言教。他留給我更多的時間去想像，去參悟。而絕不用他的觀念把我圈住，讓我按照他的框框走，那樣就永遠被他套在框框裏，游來遊去。

禪是非常自然、毫不造作的一種心靈與心靈的撞擊，這是禪的體現。如果開示，就要進入一個法堂，台下一本正經，大氣不敢出，臺上滔滔不絕，老氣橫秋地講。聽了根本沒用，那是形式；學了以後，只能依樣畫葫蘆。我歷來要求大家每次坐到一起，沒有任何造作，不加任何區分，大家非常融洽，非常自然，彼此都能自然流露出來的東西，那才是禪，才是本質。如果請老師開示，就不是禪，而是法，是理，它已被一種形式定在這裏了，定在台下只有你聽的份，臺上只有我講的份。

什麼是禪？當你需要時就是禪，當你不需要時就不是禪，對你沒用。當你非常需要，剛好有這個機緣，機會非常巧合的時候，我所講，你所吸收的，就是禪，你就開悟了；當你不需要時我還講，就是無病呻吟。華藏心法無相，第一不落於文字表達，第二不落于思維邏輯。利用慣有

的方法，慣有的語言，乃至於慣有的手段去領略它，就有許多不可理喻的地方。如果今天我們之間來論禪，你提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條，問我對不對？我說對。等不等於你已經開悟了？禪是不是這樣那樣？華藏心法是不是這樣那樣？我說好好好，是是是，是否等於你已經開悟證果啦？

有人認為，說出來就不是禪。說出來怎麼不是？不說出來又怎麼是？這是小乘聖者和大乘菩薩的區別。小乘聖者自圓佛果。修羅漢道時，閉關期間不能講一句話。他無以利他，只能一入超聖。那就是“說出來就不是禪”。大菩薩是，禪無處不是，處處是禪，一舉一動是禪，吃喝拉撒也是禪，這就是大菩薩。禪是一種自修自悟自證的東西，他不帶任何造作，非常通俗，非常方便，非常真實，也許上廁所就開悟了。

習練華藏正如爬山，目標在山頂。如果很多人只沿一條路，大家擁成團，怎能爬上去？正確態度應是各有各的路，奮發向上爬，用你認為最省力、最快捷的方法。路子自己去找。根據體力，各自身手和各自意志力來決定方法，這是一。另外，你已經爬到半山了，我能不能說，你們走的不是我當年走過的路，必須下來重爬？不能。站在我的角度，只能說，終點在上面，要朝上不要朝下，上山時千萬不能停下來。我只能鞭策大家爬，禪的不可理喻性就在這裏，心法之不可理喻就在這裏。你的方法和我的方法可以不同，但心境，最終目標是一樣的，可以殊途同歸。

我們在參禪說法、悟心修道的時候，別忘了先要做好一個人。我在全球很多國家講課都有人問我，華藏法門好象是在度人成佛？我說：不是。又有人問，吳老師你是不是在度人成佛？我說：不是。華藏法門是度化人家做人。連一個人都做不好，就沒法做佛。何為做人？就是你的人生觀，世界觀，人生價值，生命意義一應放在整體、忘我和無相的角度上。

我希望大家努力完善自己，不斷提高自己的層次，然後將人生價值充分地體現出來。在修持過程中，我們是在逐漸地使自己成熟。從事一種崇高偉大的事業，需要我們這些先驅者具有崇高偉大的思想。不論做什麼事情，當你具有大無畏精神的時候，你本身具有的強大潛在能量才

能釋放出來。

你們知道生命科學的口號嗎？所有國際、國內、中國徐州的生命科學系統，都用這兩句口號：“促進世界和平，開闢人間淨土。”我們大家都在做這件事情，都在為之奮鬥！

好心辦好事是最好的。好心辦壞事的也有，因為你沒有把握好這個尺度。當你能夠把握好這個尺度的時候，你就能夠好心辦好事了。任何事情都要恰到好處，如其不然就是拔苗助長。有時，我到一個地方，老遠就有人跪著等我。但到另一個地方，我講話人家不聽就走了，再講便要挨罵。後來我能把握到我在任何地方出現都沒人敢罵我，我到任何地方辦事都絕對成功，不會失敗。寧可做 50 件事成 50 件事，不做 100 件事成功一半，失敗一半。我們要求質不求量。

在成與敗上，你們看看人類歷史，為什麼有時當局者願望非常好，口號非常偉大，卻辦了一些烏七八糟的事情。或者一個人，不是他的意識不好(誰都希望自己臉上有光)，而是他的客觀環境不行。

當你具有良好的意識時，還要善於去創造良好的環境。保證你做一件成功一件，不要做兩件，成功一件，失敗一件，沒有必要浪費這個時間。我們以後處事，都要用這種方法，以求高效率。辦一件事，務必攻克下來，不要徒勞無功。你們在不斷修證的時候，正念和悟性已經達到這個層次，洞察一件事情，心中非常明白，可為還是不可為。沖勁依然要有，還得非常積極，同時又要非常慎重。我希望每個華藏人出去都能領導昆侖，放在任何一個層次，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佼佼者。我不希望出一個在談經說道方面他似乎很厲害，讓他入世處理一件事情卻又很笨的人。希望大家在修持當中是佼佼者，在入世時也是佼佼者，用佛家的話說，我希望大家都是大菩薩，而不是小羅漢。大菩薩普渡眾生，小羅漢無以利他。

正心破相與超常意識

——在威海與華藏學員的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正心即是平等心、清淨心、慈悲心。

平等心是為：佛我同體。也就是人人具有佛性，眾生皆可成佛。平等即是用平等心去面對一切，以平等心去處理任何事情，都能夠獲得圓融無礙。這樣就去除了分別心、攀比心，就超越了現時、因果與矛盾的制約。

清淨心，是出世而不離世，入塵而不染塵，即是一個人的思想境界、內在功能、整體智慧，已經超越了現實世界、三維空間，已經能夠站在超四維以上的角度，具有超四維以上的生物功能，這是出世。出世而不離世，是說還要回歸到茫茫人海之中，還要回到整個人類社會裏，去為他人服務，去為周圍的人排憂解難，去讓他們很好地、正確地面對人世生活，正確認識人生的意義。這就是出世不離世。至於入塵不染塵，是說我們可以在一個非常骯髒的場合，一個充滿虛偽的世界裏，與它們融為一體，打成一片，而不會受到任何環境的污染，並能以心、信、言、行去讓各種環境得到淨化、亮潔。也就是說無論處於一個多麼虛偽與醜惡的角落和世界，我們均不會被種種污濁所同化。我們是以自己的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大五畏精神，以無堅不摧的大智大慧去同化和包融一切。這就是入塵不染塵。入到微塵之中、塵緣之中、污濁之中，出污泥而不染，此為清淨心。

慈悲心是在平等、清淨的高度統一之下，也即在你具有平等清淨二心，並使二者高度統一之後，自然獲得和具有同體大悲的精神，以此精神即可化作心願、行為使你抵達通法立身、自利利他的大道。何為同體大悲？同體即是將眾生苦視為自身苦，眾生所受苦難都如同身受，徹心徹骨。如同身受，即是同體。大悲即是你以大無畏精神，以無堅不摧的智慧去使眾生獲得解脫。

華藏的人生觀就是以平等心、清淨心和慈悲心立身濟世。這是華藏人的行為規範準則，也是作為真正華藏人必須具備的圓滿覺行。以平等、

清淨、慈悲作為人生觀。以平等、清淨、慈悲來面對整個世界，面對整個社會，面對整個人生。以出世不離世，入塵不染塵的行為規範，去容納一切，同化一切；並將自身化作無形，去圓融一切，回歸一切，這就是華藏精神和華藏人的宗旨，

禪宗所謂不著一相，不落一相是什麼？就是我在火山，我即火山；我在冰山，我即冰山。在過水火二遁的時候，我就是這麼做的。教“一指陽”，大家喊熱時，該怎麼導引？讓他想像自己就是一輪火紅的太陽。為什麼會有分別，為什麼會有聖凡之說？問題就在於我們現時世界有一種對物質世界進行評判的因果尺度。因為……，所以……，因為你過去知道什麼是熱，所以現在才會有熱的感覺。你現在覺得快樂，可有時又覺得很痛苦。為什麼？因為你有這種相對矛盾的兩極思維習慣。因為你過去有過熱，你才感到現在冷。你有過暖和比較舒服的感覺，一遇變化，由於你心裏有暖和舒服，冷不舒服，美是好的，醜是不好的這種對峙概念，就產生了對立的、趨於兩個極端的人的思維方式。人有兩個極端對峙的思維方式，生理上就會產生兩個極端的變化。遇到冷的時候，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思熱，將自己融化，去迎合它。當你產生冷的感覺的時候，一是不思熱，再就是想像自己在冰天雪地之中。禪宗修心，不著一相，不落一相。就是這個道理。

在修持過程中，如近火山，我身即火；如遇冰山，我身即冰山。只有融合到大自然中，你才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一滴水的最好生存方式是歸入大海；一粒種子的最好生存方式是歸入土地。每到冷的時候，就跟它一樣，不要去對抗，因為這是自然規律；每遇熱的時候，你也跟它一樣，不要去對抗。只有把自身同化於大自然，你才能獲得永生。當你超越了三維物質世界這種因果、好壞、東西南北、美醜、善惡之分，當你超越了這些思想概念和思維方式，那麼你本身整個的人體信息能量就可直接超越三維空間。所謂的人體超常生物功能在這個時候就可以出現。說穿了，就是不要對峙。一對峙便落入分別，一有分別心，就沒辦法證果。對夏天，佛家有一句話：“心空自然涼”。有些人誤解了，遇熱，他想涼，想冰，那就會熱死。熱的時候，你讓自身不要思冷，在意識上把你和熱同化成一體，你怎會感到熱？我們古時候的人生出來，沒有衣服穿，無論生在南極、北極，零下三十幾度或零上十幾度，他們不穿衣服

照樣過。因為那時候在思想上沒有這是冷，那是熱的概念。只要意識、思想上沒有這個概念，肉體也就沒有冷熱的反應。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幾十年的生活經歷。順著人類的思維模式，就會感到這個世界充滿分別。何為分別？就是人的攀比心、計較心。攀比什麼？人本來是沒有苦樂之分的，因為愛拿自己和別人比就產生了苦樂尺度。跟一個叫化子比，你會很自豪，躊躇滿志；跟一個大富豪比，你就會很慚愧，自歎不如。但只要這種攀比心不存在，就沒有什麼苦和樂！穿一身名牌衣服的你和披麻戴孝的你是兩個人嗎？晚上脫光了衣服洗澡時的你和平時衣冠整齊的你是兩個人嗎？很簡單，還是一個人。只要沒有分別心，就不會有苦樂，那麼這個時候，逐漸地，你的神形就超越了三維世界各種物質理念的約束，於是你的功能就出來了。

只要你在原則上存有分別，只要你於心態上稍有分別，就不可能獲得超常功能，不可能自身超越時空，不可能證得正果。我們要求的是根本，這種根本，實際上就是讓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這才是正道。

我們為什麼說，要因人而異，法無定法？我在香港出門自然坐地鐵，因為當時當地具有這個因緣，而在北京騎單車就可以。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用自己的觀點去強求人家。他有條件拜三千下，你何不成全他？有一個老太婆念了一輩子“唵嘛呢叭彌牛”，屋內充滿霞光。一天一個大和尚對她說：“錯了，不讀牛，是吽(hong)”。老太婆哭了一場，改念“唵嘛呢叭彌吽”，反而沒有霞光了。什麼原因？所謂心法是不落一相，不執一相，不能用你的相去和別人的相比較，去要求別人。就象我在香港，如果打電話罵你：“笨蛋！為啥不坐地鐵？”你就會說：“為啥要坐地鐵，騎單車就行了。”我的環境和你的環境不同，因此我的方法和你的方法也不同。但是，你必須抓住何為心和性？為什麼釋迦牟尼要廣開八萬四千法門，而不是只開一個法門，並不要求所有佛教徒跟他一樣。儘管每個人修持過程跟他不一樣，但每個人都能成佛，要記住這一點。何為心法？何為禪宗？就是不要頑空，不要執相。只要心是一樣的，相可以萬千。我寫過一首詩：

心如不系之舟，任由流行坎止。

（心定一處，只是到定，還沒有到慧。以一相帶萬相，以一法帶萬

法，最後破法界，法無定法，方顯慧用。）

身似既灰之木，何妨刀割香塗。

（把自身看成燒成灰的木頭，榮辱全不關心。）

這樣就身心超越了，自由自在。說白了就是做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不是大師，大師就要受大師的約束。

自由自在不是說，你可以脫光衣服在大街上跑，那是瘋子。真正的開悟，不是胡說八道，那是狂禪。說自己開悟，未證言證，就是狂禪。

精神是第八意識。思維是質，肉體是物，“物質”二字就可以概括世界的陰性和陽性。物為載體，質是功效、功能和能量。

這第八識，它不是虛，不是實；它不是物質，也不是精神；它是精神與物質的統一體。它的存在以你的心願而存在，它不在人體之中。它沒有大和小，如果你以大小來區分的話，它和你身體不一樣。一樣就有高低、長短、男女、胖瘦、甚至偏癱、截肢、斷手斷腳之別，如是，第八意識就不全了，受傷了。如果說它高於你的肉體而存在，在虛空之中，它就沒有辦法立足。第八識究竟何在？不妨從生存心理學角度先作一些粗淺的認識。以心而論，它就在你清淨無垢的心界。你的心念無限大，它就無限大。你的心念無限小，它就無限小。這種心念是遠離於精神與物質基礎概念之外的一種本能的反映，我們稱之為第八識。它是一種本能的感知，本能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本能的意識形態，不以客觀環境、物質基礎為前提，也不以主觀意志為前提。它來自於一種非主觀意識和不受客觀物質世界所左右的本性和靈性。這種本性和靈性，有時會在睡眠當中自然展現，有時會在碰到一件非常緊急的事情而完全沒有通過思維判斷和客觀物質影射的情況下做出一種本能的反映。這個時候呈現的就是本身的自性，就是本來深層潛在的意識。這種深層潛在意識，是不以主觀意志和客觀物質形態為基礎的，這就是第八識。

第六識屬於大腦組織（皮層），第七、第八識不屬於大腦組織（皮層）。

第六識是通過主觀思維進行客觀分析而形成的一種概念。這個第六識，是大腦神經系統活動的體現，在人的大腦皮層。因為它必須通過人的大腦。

第七識和第八識，屬於已經遠離人的主觀分析意識，並在遠離客觀物質世界的條件下呈現出來的一種本能反映。它是不通過人的大腦思維神經系統所作出的反映，它已遠離人的主觀意識判斷。這時侯第七、第八識已經是超四維以上的一種思維波。這種超四維以上的思維波，作為人的潛在意識直接與宇宙信息相融了、互相傳遞了。這時人的靈感，已不是由大腦來左右。理相要以物相才能顯現出來，等你處在這種狀態，人本身潛在的第七識和第八識，本能地和宇宙信息能量達到傳遞和溝通的時候，便會得出一個結論或一個指令，這時再來通過人的思維大腦用第六識表現出來。我們所說的開發大腦是名為開發大腦，實為開發第七第八識。

第七識，它本身的存在，從人體方面來說，是我們人體生物場的生命規律與宇宙生物場的生命規律，具有物質能量的交替、轉換和互相作用的關係。第七、第八識，我們暫且說它存在於宇宙之中，對人體物質功能具有一種調節功能。我們把第七識比作宇宙大電腦，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時，已把一切信息輸進這個電腦。作為第七識，人和宇宙進行信息能量交換就在這個地方。即是說，這個第七識，已把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富貴榮辱、一切經歷統統輸進所謂宇宙大電腦，就是第七識，也就是所謂的定數。比如你正在走路，唰地一部車開過來，宇宙信息能量和人體信息能量產生和諧共鳴的時候，從你的第七識也就是宇宙大電腦的指令裏面，直接切斷你的電源，讓你站住，你就站住。這時不是你的大腦在做主，而是第七識。第七識的信息直接給你指令，自動調控你這個人，這就是第七意識。

第八識是什麼呢？就是你的原本，你無始以來，所有的信息、功能、神通全部積蓄在裏面，也就是宇宙之中的所有信息能量你本身都具足，都有了，這時候第八識會直接下指令讓你站住。還有很多人明明看見一部車過來。他不走了，結果被撞死。有時你想走也邁不動步，你不上去會個有力量推你上去。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第七識記載著你這個時候該被車撞死的信息。

所謂的第七識，它的存在，不在我們的大腦系統裏面。它在宇宙、在虛空。這個宇宙虛空裏面無疑包容著個人的信息密碼和宇宙信息密碼。

（以下是對話）

問：開發大腦，就是開發第八識，爲了實現人天合一？

答：是的，我們的主導課題，就必須落到這裏。要追求大智慧，大智慧就是第八識。

問：溝通第八識的道路，是不是只有放下，放下？

答：對，只有放下，放下……只有這條路。

問：如果已經放下了，和原來的融合了，反過來該怎麼做？

答：到那個時候，你已經獲得了信息能量和神通，就可以以你本身的物質基礎作爲表現的渠道。

問：就是替天行道？說明原來那些密碼已經沒用了，要重新再來了？

答：已經廢掉了，重新組合。

問：所謂跳出三界外，就是已經達到第八識？

答：一個人出生，所謂生老病死，就是命數在天，這是宿命的話，它把人的一生，有多少錢、多少苦難，以過去所做的事情爲依據定下來，類似一種電腦上的程序，輸入到虛空之中，對你這個人的生物鐘的調控，相當於你這個人已經被這種生物鐘所控制，必須按照它的每一步記載的程序去走。我們現在讓你修持，讓你直接穿越這種精神與物質，你就可以破譯自己果與命的密碼。比如說密碼講你今天必須到某處去死掉，你不去就是了。你原來好象在一個迷宮裏面，你只有破譯這個迷宮，才能了卻生死，不生不滅。你必須破譯生命程序的密碼。在我們修持當中，當你具有這種成就的時候，那就我命在我而不在天了。這時你已經對自

己的生死瞭如指掌：這個迷宮原來是這樣，想把我圍在這裏，現在我不讓你圍，我知道哪條路可以走出去。

問：這就是說修持達到高境界，就可以直接把它破譯，原來那些就失控了，就可以跳出三界？

答：是的。現在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衷，我們有很多的人，所謂的大科學家，他就是要鑽這個迷宮。從人類發展歷史來看，說一句狂話，包括佛教發展史，到今天有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人類發展並沒有解決。釋迦牟尼他自己解決了，但人類並不明白他的解決之道。學佛學什麼？不解決根本問題等於瞎學。

什麼是明心？所謂明心，就是你的心念不為一切外境所惑。

觀音菩薩為什麼以觀音命名？因為他是以聽海潮而開悟。為什麼他聽海潮能開悟呢？因為他聽海潮時已經萬念集於一點，最後再把這一點打破達到無念，自然第八識就出現了。也可以拿這一包煙，什麼都不管，什麼都不想，你就看著它，什麼都忘記，整個宇宙就是這一包煙，最後把這包煙也消失掉，你的第八意識就出來了。我平時常講這樣一句話，步步是道場，一花一草皆是禪。只要把它看透了，你就明心見性，你就獲得第八識。觀音菩薩是聽海潮而開悟，他是不是只有聽海潮才能開悟？不是。首先是主觀意志不受其它物質觀念的干擾，他將主觀意志全心集中在海潮這一點上。所謂步步是道場，就是要不著一相。不落一相。無論在任何一個場合，做了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夠無意識存在。我現在抽煙，手上帶戒指，為什麼不去想：人家會說，吳澤恆是個大師，為什麼還抽煙，帶個戒指？如果老想這些，那我將會是什麼境界！等你不著一相，不著一相的時候，就完成了一顆心從受物質概念和主觀意志的束縛到解放出來的全新飛躍，就離佛道不遠了，大自在已經快了。現在面對一些胡說八道，你氣不氣？人類歷史沒有解決根本問題，我們如果能夠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一切事情自然不攻而破。人類能不能永恆，能永恆！地球能不能永恆？可以永恆！釋迦牟尼圓寂了，他是不是永恆？是精神上的永恆。但精神上永恆不能算整體永恆。只有整體的永恆，才能讓人類永恆。

我們的心願是讓地球上無數眾生，都能接受天人合一整體觀的教育，都能實現天人合一。

破我相 破法相

——在徐州與華藏學員的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就是平平常常在我身邊的人，我和他講話，也是隨機說法。我是站在另外一個層次上隨機說法，只有達到這個層次才能這樣做，如若不然，就無法隨機了。我已經開悟了，就可以來教你，同時也必須依照這個法來教你，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我必須針對你們這種層次隨機說法，在法無定法的原則下進行，包括原來計劃定好，現在計劃改變。沒有這個機，自然也就沒有這個果。我是根據你們的層次來講這句話，層次不同，說的話也不同。站在你這個層次上，說這個法是對的；站在我的層次上，就不能違反你的立場去闡述問題。當你要把對方引上來的時候，決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你必須站在低層次的下面，只有比他還要低，才能把他推上來，否則對方還會掉下去。當你願意降低自己的層次去度人時，你的心念就設置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了。

當你仔細在想自己的時候，還能認識自己的錯誤；當有一個人對著你的時候，就會存忌諱，如果三個人在場，打死你也不認錯。不把心塵打開，就什麼都沒有。修持中，只要患得患失，便沒有能量了。當你道心顯現，化掉自我的時候，能量才能體現出來。你們現在正是關鍵時刻。挺過去就能開悟。一開始猶疑，我執一呈現，就什麼都沒有了。在沒有我執的時候，在沒有從自我的角度考慮這樣做會對自己造成什麼後果的時候，你絕對戰無不勝。有困難，也逼著你，毫無回旋之地，這時候只要把我化作無我，就能無堅不摧。

現在你們心還不到位，心態忽明忽暗，如果沒有盞引路燈，那是最危險的時刻。神通具備了，接著開悟，這是關鍵之關鍵，就象十月懷胎，一朝分娩，或者生，或者死。在快要新生時，你沒有獲得新生，那就只好夭折了。

在人前，沒有勇氣檢討，我相不破，就沒法破法相，這是連貫性的。要先破我相，再破法相，然後才能達到法無定法。

以塑我相，塑法相，塑佛相為次第，是初揮，也即讓你依我，依法，

依佛去修持，可入初禪地；進一步，破法相，破我相，破佛相，即是二禪；然後直接通過三禪，就可進入三摩地了。如是即已奠定你永不退轉，你只有往上走，走快走慢，就看你自覺覺他的功果大小，但決不會退了。

如果這一步跨不好，一退就什麼都沒有了，就無法再修，只能隨順生死的洪流，落入輪回了。現在我們還沒有辦法，還不能用自己的願力去改造和淨化這個世界。但這是使命，我們肩負著這個使命，因為我們和世界皆不圓滿，不圓滿才要這麼做，完成使命了自然功德圓滿。

如果是正常修持，你們一兩年能達到這個層次嗎？不可能！為什麼那麼奇妙？我一下子就能給你們這麼多？那不是我給的，是你們自身本來就有基礎。目前你們還半知半覺。每一個機緣都是一個關，不是大坎就是小坎，在出現一個坎的時候，都有人在幫你們。比如有個人夢到我給他治病，他的病就好了。問我，我不知道。實際上是他把自身的磁場靠到我這個大磁場，受到我的輻射，作用機制在他也在我，這時候產生共鳴便可達到覺行圓滿。從你自覺覺他當中，自然就能達到覺行圓滿。比如你和一個人在閒談，不覺中，你已經輻射出去了，你只要看他一眼，你只要念到他，同時你也會受到他的輻射。他沒有必要想你，只要你想到他。

說到不增不減，那是在明心見性之後。開了悟的人，增減都是不動心的；不動心，自然也就無增減。在這種不增不減、有意無意的時候，要注意把好度，我也同樣要把好。如果我不回向給你們，我早就跑了，但我必須回向給你們。就是說，你們在度我，我同時在度你們…

至於《行武禪路》中所謂的“半日佛祖半日鬼”，那是針對不同層次的人而言，對菩薩、羅漢就現佛祖像，促其精進；是鬼就只能跟他講鬼話，他才聽得懂。

當你具足一切的時候，在你身上就沒有錯，一切都是對的，也許別人認為是錯，可你是對的。這一點就不能用現在的規律去講了，因為已經超越平常規律。我們做的不是現有規律內的事，有限是無法衡量無限的。

必然 自然 無我之作

——在北京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什麼叫自然？什麼叫必然？自然是說任何一件事情必須經過成、住、壞、空，最後才能達到自始至終的結果。比如，種瓜得瓜，如果沒有地水火風四大因緣的組合，你把瓜種在什麼地方？種在太空中？種在水裏？或者火裏？根本就沒有辦法萌芽，沒有辦法長出瓜來。必須有地水火風。用佛教的術語來講，必須有四大因緣來組合，才能產生果，才能種瓜得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種瓜便不得瓜。從這一點來講，我們主要想糾正我們固有的因果關係及觀念，也就是說：在佛教界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中，尤其是南北朝以後，大家把這種規律相對來說扭曲了，導致了現在人們普遍地把因果規律簡單地概括為“因為和所以”。因為怎麼樣，所以才怎麼樣。你做惡了，所以才有惡報；你做善了，就有善報；你有錢了，就快樂；你沒有錢了，就不快樂。如果以這種觀點來衡量宇宙的運行規律和社會的發展規律，乃至衡量一個人的行為規範，就墮入了迷茫。這個錯不能歸咎於現代人，因為佛教經典裏面，從南北朝到現在都出現過這偏差和誤導。

我們為什麼否定這種錯誤的因果關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人們的思想中，因果關係就是矛盾關係。比如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我現在教一個學生，在治學上我必須嚴格，甚至會打他。我的行為可能惡，但我會不會得到惡報？不一定。如果你看到一個惡魔正在濫殺無辜，你把他鎮壓下去，甚至把他殺掉，你會不會得到惡報？不會。這是第一個例子，留給我們去反思。

第二個例子，一個人，他的物質生活過得非常豐富，但不見得就能夠快樂，物質上是富翁，精神上是乞丐的，大有人在。相反，一個人物質生活非常貧乏，但精神非常充實，他便會覺得快樂，不會受到心理上的諸多折磨和障礙。這兩個例子告訴我們，在社會發展規律和人們的生活規律中，上述因果關係是不能成立的，是不存在的。也即“因為——所以”是一種錯誤的定律。

我把“有爲和無爲”與因果關係聯繫起來講，爲什麼要這樣講呢？因爲從事物的發展規律、自然規律來說，須有各種因素造成這麼個結果。如果離開地水火風這四大因緣，一切都不存在。這就是我們要表明因果的關係。如果離開導致這個因的緣，離開導致這個果的緣，那麼因果關係不存在。我們華藏“有爲和無爲”的觀點來認識因果關係，就得出一個定律，一切事情的發展規律，是無爲和無不爲。無爲並不是四大皆空。一個人有生必有死，這是必然規律，但是他的自然規律是生、老、病、死，要走幾十年的人生旅程。如果拋開自然規律而擇其必然規律，那麼，一個人生下來，不給他吃，不給他穿，兩三天就會死掉，也可以說是遵循了人生的必然規律，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但這不是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他必須經過生、老、病、死、成、住、壞、空四個過程。我們辦事也同樣，並不是以無爲去處事，而是以無我去處世。無我者，就是說有因果，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這是必然規律，但不是自然規律。要分清什麼是自然，什麼是必然。比如我們在籌建中國生命科學學會，從必然規律來說，它早晚有一天要成立，可以今年成立，也可以明年、後年、十年以後再成立。因爲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社會發展的必然，必然會有生命科學這一門學科在人間面世，這是必然規律。那麼它的自然規律就必須通過籌備，付出各方面的勞動，最後達到成立，這是自然規律。如果單純有因，我今天宣佈籌備，是有因了，但有因，不一定有果。要遵循自然規律，以無爲處之，生命科學必然會有，這是必然規律。而自然規律就是說要遵循它的成、住、壞、空各種因素組成，有了因，才有果。

無爲，按以前佛教經典和現在儒家、道家的解釋就是說：一切隨緣，心無增減。什麼叫一切隨緣，就是該有就有。命裏有時終歸有，命裏無時莫強求。該生就生，該死就死，一切由天註定。如果這樣，你就是廢人一個。你只是遵循必然規律，而不去遵循自然規律。這種無爲是機械性的，是錯誤地理解無爲。只知道事情的起和終，事情的因和果，卻忽略了由因導致果的這個過程的諸多因素，這種做法，這種思想，就是機械性的，是錯誤地理解無爲的思想。

無爲是不是消極呢？不是。把無爲理解爲消極，是多少年來，人們對佛教的誤解，認爲佛教是一種非常消極的出世的宗教，與世無爭，整

天吃齋念佛，眾僧供養，吃飽了，最後就圓寂西歸。人們，包括佛教界，由於這種思想，由於歷史發展的原因，導致了對無為和因果的歪曲理解，導致了人們對佛教，包括對人生的一種消極的態度。比如，一個人生下來就有病，如果他忽略了自然規律，認為該死就死，怎麼樣都是無救了，他就不想奮鬥，他也不想去爭取，他就不去珍惜生命。再如：一個人辦事情，碰到一個挫折，以無為為籍口，以因果為籍口，就會產生一種消極的態度，最後是半途而廢。所以，這種思想如果不在整個社會扭轉和糾正，這種人生的消極態度就會延續下去。

怎樣才是正確地理解無為呢？我們知道，“無為而無不為”，在無為這個名詞下面還有無不為，無為不是任何事情都等因果，等一切因緣具足，便是無我之作，即是無為。比如說釋迦佛，他廣開八萬四千法門普渡眾生，但沒有要求人們給他什麼回報，人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回報他，因為他自身已證到了至高無上的果位。你回報他什麼，他都不需要。他就是無所不為，他包容了一切，就象日月星辰一樣，給你陽光雨露，但是它沒有讓你去回報他，而這種無為就叫無我之作。

無為是拋開自我去做一切事情，依人來說，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依事情來說，沒有不成功的。

為什麼這樣講？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做一件事情，有我之作稱為有為，有為就是為了我個人的利益，不擇手段去謀取。也許你一時得逞，但是這個事物的結局你是不會如意的。終有一天，這種個人的私欲或不正當的手法會被人們發現。辦一件事情也一樣。如果你帶著個人的情緒，個人的欲望，個人的野心去做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完全放開，完全無我。還會再現勾心鬥角。我們籌備這個學會，如果你作為這裏面的一個成員，拋開了自身的立場，完全是為了事業而投入進去，是為公，不是為己，符合社會的需要，符合大眾利益，你的奮鬥，最後得到了成果，你所做的，你所付出的，是無我之作。這種無我之作就是無為，就是我們華藏對無為的定義，無我之作稱為無為。我們作為華藏來說，作為社會，作為一個人，首先要體會什麼叫無不為，什麼是自然規律，什麼是必然規律，什麼是因和果。把這幾種關係理解好，吃透它，貫穿到日常生活，行走坐臥當中去，那麼你就是一個真正的人。你把這些方法，這些思想用於一人可以正身，用於一家可以齊家，用於一國可以治國，行之於天

則天下平。

必然規律就是因果規律，就是我們所講的因為一所以。而自然規律就是必須由“四大”眾多的條件組合，以無我之作去創造。按照這種目標，有了因，以自己的無我之作去創造各種條件，去達到這個結果，這是自然規律。無為和有為，實際上很簡單。社會上任何紛爭、掠奪、勾心鬥角，國家之間的戰爭，社會風氣的腐敗，人性的倒退，原因都出在哪里？就是有我之作。這種有我之作導致了整個社會的失調，人際關係的失調，人與自然發展規律的失調。無我之法，本身就是無我之作，他不是什麼都沒有。因為有了因，貫穿到這個果，這個果所呈現出來的是無我之作，呈現出萬物的自然發展規律，同時又是共融的。無我之作是讓你創造一切機會，這種機會是讓你以最快速度達到這個果，達到你的目的。但是這個目的，不是以突出自我為目的，是無我的目的。如果人們都抱著這種觀念，我想這個社會將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社會。

作為一個人，如果突出自我，就會與別人產生諸多的矛盾和衝突，如果一個組織、一個團體，它突出自我，它將會和其他的單位和團體產生紛爭和矛盾。如果一個國家，它走的是霸權的政策，那將導致鄰國對它的不滿。這樣的話，這種信息就導致你的事業沒辦法向前發展，因為萬物不能獨存。一個人如果使你周圍的人對你不滿的話，你沒辦法生存，因為你缺乏了諸多讓你生存的因素。一個團體，讓很多兄弟單位不滿的話，人家不跟你合作，你也就沒辦法發展。一個國家也一樣，如果讓你的鄰國不滿，不和你建立邦交關係，切斷各方面和你的交流，那麼這個國家起碼來說是固步自封。再激化一點，個人、單位或團體，突出自我的做法會危害一方，會被群起而攻之，你一下子就沒了。這就是人、社會、歷史的悲劇。就是一報還一報，人就是那麼糊塗。

中國的歷史也是如此。每當一個統治政權讓臣民們看到它腐敗時，人們就會把它推翻掉。在推翻它的政權時，人們的初衷是認為它腐敗，不能擁護這個政權。但推翻了以後，建立了新的政權，又開始重複第一政權的毛病，又突出自我。最後到了一定的時候，無藥可救的時候，再把第二個政權推翻，第四個又把第三個推翻，人類歷史就是這個樣子。

一個人的事業也是一樣。比如：一個人是從下往上走，他的生活環

境，他的出身地位，非常貧窮，非常艱苦，然而，他的獨立生活能力非常強，他能夠自身去奮鬥，如果是很多人看不起他，這個人成功了，他將掃平身邊的一幫人，也將掃平以前看不起他的那些人，最後也就導致自己終究要失敗。如果是眾多的人拉他一把，去促進他那種積極向上的精神，他成功之後，反而會跟眾多的人去協調。這就看他接受什麼樣的思想教育。這個觀點可概括成幾句話，天下大亂，系乎於人心，人心系乎於學術。學術正，則風氣淳；學術不正，則天下始亂。如果你接受的教育體系、教育觀點不正確，加上扭曲的不正確的社會風氣、社會教育對你的影響，那麼你的思想就是扭曲的。現在人們的觀念好象不黑人家，不騙人家，就覺得自己很笨；沒有去投機倒把，沒有去欺詐，讓自己發達，就覺得自己很吃虧。這是一種什麼樣的風氣？什麼樣的思想？這種風氣最後結果是物極必反。

我昨天講了修持與正身這兩者的關係。什麼叫修行？什麼叫正身？爲什麼說修道者成千上萬，得道者鳳毛麟角。如果你是固守某種形式上的修持，單純從正身上去修持的話，可以說輪回再輪回，你都沒有辦法證得果位，這點又和無我之作連在一起了。首先要修行。修行，就是修正自身的行爲。

什麼叫修正行爲呢，就是剛才所講的，你的行爲，你的人生觀，你的社會觀，包括你自己的生活目的，生活目標，爲人處事，能不能符合我們所講的自然規律，如果符合自然規律，你能夠安心，這種安心不是你平時打坐的那種安心。如果你平時打坐，外表看來很靜，但裏面雜念紛飛，什麼念頭都有，這個時候你的心還是不安，所以心不定，難修成。

戒、定、慧三字是關鍵所在。你如果心不能定在一處，你的慧就絕對沒辦法出來，這是必然的。當然，它能夠讓你強身健體，祛除一些雜病。但最關鍵的是在平常重視修心正身，有正確的思想，你在打坐的時候，才能求得安心，必定主慧。並且這種生慧是一下子，一剎那就開悟。

你們都知道在打坐的時候是求定力。在修禪打坐中的定不能稱作是定，這是有爲的定，強制你自己的定。你如果在任何環境之下，在一個花紅酒綠的地方，在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都能保持心如止水，這個時候不用去打坐，本身你已具足所有的神通，你自然具足。

所以不要讓你的心隨物轉，不要見境情生，不要由外界牽動你的七情六欲，你這時候本身就具足這種智慧。而修持打坐是借用這種方法，借用這種手段去達到心如止水，達到心不隨事境所轉。心定於一處，無分別心，那你本身已具足這種神通，這不是靠打坐得來的。

得大智慧者，事情起因的時候他就馬上能夠洞察到果是什麼，乃至洞察到整個過程。如果這個因是惡因，就在這泡沫還沒有形成之前馬上把它打破，不讓它延續。如果這個因是善因，最後可達到一個善果，那麼大智慧者就會從旁從側去創造更多的條件，去促成這個果，使之能夠結得更好。因為事情的發展規律是這樣的，只不過是讓它發展的更好一點。就象你們的修持一樣，比如說我知道你將來在哪一年哪一天能得到什麼果位，能出什麼東西，那是必然的，為什麼我還經常跟你講這些？就是讓你在突破這個過程當中，推你一把，讓你能夠儘快具足圓滿。

修持的時候為什麼提倡無我之作呢？因為修持時念頭會很多，這個方法是最簡單的。比如說，你現在在修禪，在打坐，一個念頭出現的時候，首先要無我。你要把這個念頭當成事不關己，把你當成局外人，然後去把這個念頭撿回來，你作為一個局外人去撿這個念頭，這個念頭起來了，最後這個念頭會怎樣？比如你突然閃了一個念頭：我明天要去殺一個人。那麼這個念頭一出來，你就把這個念頭撿回來。把你自身置於這個念頭以外來分析這個結果會怎樣，殺人的結果就是償命嘛。這個果是惡果，你馬上杜絕，這個念頭自然一閃就過去，不會停留。這是一個修持的關鍵，關鍵法門。

平常處事也一樣。比如我們正在協商辦某件事情，我可能會產生一種念頭，這種念頭可能是關於我們正在協商的這件事情當中的某一個想法。那麼這個念頭出來以後，我怎麼處理，必須讓我自身作為第三者對這個念頭進行論證。如果我站在自己的立場，已經有我的存在，我當然把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二位，這樣的話，我們兩個到最後就一場糊塗了。如果作為第三者，把自身放在第三者位置來看這個念頭，這個事情的發展于你於我是怎麼樣的結果。如果對於你、對於我都是很好的果，那麼讓它延續。如果對於你不利，對於我也不利，這個念頭是惡果，就應杜絕。這樣的話，你在辦事情的時候，就不會犯錯誤，也不會走彎路，不會導致其它什麼惡果。這就是修持正身的關鍵。

你如果點點滴滴來規範你的潛意識，那你自然就會朝這方面走，到最後你就能把心定在一處。把心定在一處的時候，你就能無處不剝身，洞察宇宙萬物。

在修持中。你自己有病，你必然會生一個念頭，一個你給自己治病的念頭。那爲什麼你想了那麼久，你的病還沒有好呢？就是你沒有抓住這個訣竅。當這個念頭出來時，你把你放在甲方，把這個念頭放在中間，然後另外再造一個你，由另外一個你來指揮念頭，治療你的病，這樣可能會好一點。如果說我要治好自己的病，這個念頭一出來，用直接的辦法，當然也會有效果。可以說是一種有我之作，因爲你身在迷中，你不能洞察自己是什麼病；就相當於你辦一件事情，你不能以局外人來看辦這件事情的對與錯，你不知道自身的利益和別人的利益該怎麼擺。

我們學他心通時也一樣。一個念頭一閃的時候，你跟自己對話，就是用你的元神和另外一個你對話，對你現在的所作所爲，包括你現在的身體狀況，包括整個修持過程，進行洞察，那麼就能分辨哪個是對哪個是錯，這個病應該怎麼治，應該從哪個方面去走，這個效果可能比你直接作用的效果更好。但這都不是正確的方法，正確的是無我。你修練，必然會起到作用，如果你太過於人爲的去想治你的病，它會阻礙你的身體健康，會阻礙你的康復過程。

修持中，什麼叫明心見性，道理也是這樣。明心見性就是說，在我的修持過程中，再設置一個我出來，然後參話題，也就是參話頭。設置另外一個我以後，我就讓設置出來的我，對現在的我進行提問，進行反思，返觀你自己的一舉一動。這就是修持中明心見性的唯一渠道，並不需要什麼奇妙的方法，象畫符念咒之類。如果方法不得當，你再怎麼修持都不行。

我治病時的那些動作都是標，不是本，本在我的心念。標的作用，第一是要讓病人知道，第二是他起中介、媒介作用，而起決定作用的是我的心念。我現在在治療一個病人，我用手一摸他就會好轉甚至會痊癒，那讓別人學我這個動作，摸一輩子也摸不好，因爲你的心念和我的心念相差很遠。心念不同，所以我能摸好，你就摸不好，關鍵在於心念。

訓練心的定力，就是把心定在一處，定在一點。這是很簡單的方法，隨便找一個點就可以。但每個法門有每個法門的特點，我們華藏法門也有華藏法門的特點。比如身、口、意三密就規定了方法，實際是讓你更有效、更快地達到最後的目的。在修持當中將心定在一點，在生活當中也同樣將心定在一處。注意在心和物兩者中間，把心定在這個地方。

心爲本，物力相，就是把心定在本和相中間，就是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死，就是定在這個中間。比如丹田，身內無處不丹田。如果你把丹田固定在一個地方，那你就已經有誤差了，把本忘了，去求有形物體這個表。正確的是定在有無之間，似有非有，似守非守，又想又沒有想。這不是執相，也不是頑空，不是把它忘記掉，也不是死死地去守住它。你說它沒有，它有一絲一毫的念頭，你說它有，又沒完全地想它。這就是把心定在中間，定在本、相的中間。

混濁狀態就是似有非有，非實相、非虛相，而其中有物，在這種狀態下本原才能得到。你們修持這麼久了，有沒有體會到這一點。如果你死守某一點，整個晚上打坐你會覺得沒有什麼收穫。如果你似有似無，你馬上就會感覺到你的整個思想、整個狀態，包括天、地、人三者的感應，就會很快進入混濁狀態。這就是真空，真空以後就可以生化萬物。

修煉是這樣，爲人處事也是這樣，就是修行和正身。任何事情如果要做得最好的時候，就是不給任何事物定框框的時候。比如講課，我是在講課，又是不把它當成太大的一件事情，我有所準備，同時我又不去準備它，這時你讓靈感臨場發揮將是講的最美好的時候。如果你定下一、二、三、四點，等你講完以後你自己都會不滿意。心定在一點時，有時也會有波動，但波動是表的波動，心還是定在那裏。比如，現在如果你突然把我罵一頓，你在罵我的時候，你會看到我的臉色在變，這是自然的，因爲我不是死人。我的心甚至會波動一下。但是很快又把它拉回來，立在中正的位置，所以你怎麼樣都可以，我還是我，我不能因爲你而變，也就是心不能隨物轉動，不能因外界的因緣來改變自身正確的立場。

開始是物不動心，當你能達到見性的時候，就能以心轉物。物不動心，就是花開花落，與你何干、你做好你現在的事情。你看到一個人死

了，因為你看到了才知道他死，如果你沒看到，現在美國死了一個人你哪里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花開和花謝也是自然規律，與你無關，你的心不能受外界的轉移，你要明白這是規律，你達到這種層次以後，你的心就能轉物，花要謝的時候，你可以讓它不謝，明明是一，你可以把它轉成是二，因為這個時候時空對你來說沒有任何作用。你的念力，你自身的念力和作用已經超越了三維這個物質世界，因為你不受物質所轉了嘛，物質對你沒有作用，你所產生的思維波將超出三維，超出這個物質世界，這個時候你的心就能夠轉物。

法門與法門之間不能說它全對或者全錯，但是我們有我們特點。比如說你從我平時的為人處世，從我整個形象看，也有一點大師的風度，但你再一看，就是一個平常的人。在做事的時候，好象在認真地做，但同時又丟三落四的，好象根本不在乎。我似乎是一個很正統的佛教徒。但又似乎是一個很玩世不恭的人。你能否理解為什麼會這樣，不執一相，你的心不能隨境而轉動。有一些很正統的人，他說你這樣不行，為了去迎合這種“不行”，你能不能改變你現在的最佳狀態呢？當然不能。你的最佳狀態就是最佳狀態，如果他不執相，就不會說你，由於他執相，他才會犯這個錯誤。

剛開始你必須把心定在一處，再上一層就是心無定處。這個心無定處就是說你讓它有時它有，你讓它無時它無，你讓它生的時候可以生，你讓他死的時候它可以死，讓它小可以小，讓它大可以大，這才能說以心轉物，這樣才能洞察一切，轉化萬物，才能不把心定在一處。不要機械的理解這個問題，一顆石頭扔進大海，它必然會引起波瀾，扔向平地它必然會有回升，會有反彈，這是必然的。我心如止水，象止水一樣，你扔進石頭我照樣也要起波瀾，但是波過無痕，不是心死而是心止。心止就是每當你罵我的時候，我覺得你在做一件很不好的事情時，這是本能的反應，我對你的不滿意不是有我的不滿意，而是無我的狀態下對你的不滿意，不是建立在我自身的名利、地位的立場上來對你不滿意，是在無我的前提下，對你的所作所為產生不滿。但這種不滿不是用抵制的方法對待。如石投入水中會起波瀾，波瀾過後還回到平靜，不會永遠的起起伏伏，也就象時空，它不會重複。

如果說心隨物轉，一個人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一輩子記住他，

想要報復，這就不是心定在一處，所以我們說的心如止水，是止而不是死。如果心死，你就不可能具足神通，因為你的心不能轉物，這就是說執相。你在琢磨的時候，慢慢去摸它的規律。

佛法本身是世間法，世間法本身就是佛法，因為你要知道佛這個含義是智慧，大智大慧就是佛、覺者，那麼大智大慧就是說，如果你是符合自然發展規律的一種教化，一種思想體系，一種教育行爲，都可以把它稱爲佛，也都可以把它稱做世間法，這就叫無有定法，法無定法。

佛法是讓人們針對不同地區不同的人，不同的素質，不同的文化、修養、風俗習慣，不同的語言，分別有不同的方法。就是我們所講的八萬四千法門，用不同的方法度化不同的人，度化不同的眾生，讓他回到真善美的境界，符合於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也就是完善他的人格，作一個真正的人，讓他知道怎樣才是一個人，一個人應當怎麼做。所以，這些法就是世間法，法不出離世間，所以叫不定法。

我今天講的佛法是一種，如果說佛法是單一的話，那麼中國的佛法和美國的佛法會不會一樣？因為國情不同，風俗不同，制度不同，它所呈現的面目就會不同，包括它的語言，所以，這就是世間法。佛是智慧的代稱，不要以一種宗教色彩去看待它。

佛就是覺者，大智大慧。那爲什麼有出世和入世，小乘和大乘。其實沒有出世也沒有入世，沒有小乘也沒有大乘，他只是因人施教而已。什麼叫出世和入世？什麼叫大乘和小乘？如果你人爲地把佛教分成小乘教、大乘教、出世法、入世法，你本身就墮入了執相，你沒辦法解脫。人們應從原來這種固有的思想體系中解放出來。佛法沒有出世、沒有入世，只不過是方法不同；沒有小乘、大乘，只是因人施教；沒有高級，也沒有低級。

佛法本來是一體，以菩薩大道來說，它以七十二應身來度化不同的眾生。比如你是一個學者，我就以學者的身份來度化你，剛剛開始時。我必須以你能接受的方法，最後你也能成正果。就是殊途同歸，因人施教，不周的對象施以不同的方法去度化。而不是說，你就是小乘，那個就是大乘，在深山老林你就是出世，在俗間你就是入世，在深山老林你

用不用吃飯，你是不是人啊。你的肉體還在世間，你所走的是世間法，那麼你就是入世，你就沒有出世。當你涅槃的時候，你才可以說出世，所以我們說佛法在人間，沒有出世入世之分，是人間法。要把以前這種觀念糾正過來，不糾正過來是不行的。

五祖是直接不二法門的衣鉢，他是真正的衣鉢。到了六祖，就出現了北宗神秀的漸修，南宗慧能的頓悟。這兩者就象把你的頭和腳分開。頓悟離不開漸修，漸修才能頓悟。如果你光修不悟就是骷髏打坐，為什麼要打坐，你不知道。你光悟不修就是頑空，口頭禪，會說不會做。有的人知道什麼是神道，什麼是佛，自己卻病在哪里，這種人很多。北宗那些大和尚，大多是什麼中風了，歪嘴了。在南宗，各個講法頭頭是道，問他具體表現，他罵你不恭敬。他可以教眾生不可殺生，等人走了，他從抽屜裏拿出豬腳來，當然是個別而已。為什麼會導致這樣，一個出家人如果修持得當的話，你最少最少證得羅漢果位吧。你再證不到羅漢果位，總能夠貫通吧，你怎麼會中風，怎麼會什麼病都有。你本身不能自度，你何能度人。如果我現在叫你去普度眾生，你邊走邊咳嗽，手和腳邊走邊拐，怎麼給人治病，先把你自己治好吧。

所以千萬不要偏離這種不二法門，把它分成南宗、北宗；漸修、頓悟；出世、入世；小乘、大乘，這樣一來，你同樣也是不孝子孫。有時你會覺得很滑稽，那些盛大的法會上，那些大和尚講出家修持怎麼怎麼好，在家修持有什麼缺陷。等他講完，讓他的幾個徒弟把他抬下來，邊講佛法的神通，邊咳嗽，上氣不接下氣。這樣讓俗人怎麼去看你，又讓俗人怎麼去理解你。然後，還人為地分南北宗。最可惡的是，自家是天臺宗，就毀謗臨濟宗，是淨土宗就毀謗曹溪、曹洞，讓世人怎麼理解佛法是眾生平等。你佛教本身分支與分支都不平等，都排擠，你怎麼讓眾生平等。

拋離我執，對與錯是在不同的角度，站在你的角度說是對的，站在我的角度就是錯。因為你有你的自我，我有我的自我，因為有“我”的存在了，那麼立場不同，是真是假我們就吵吧。如果拋開你，拋開我，那本原就出來了。

任何一件事物的發展，它的客觀規律都是有為，都是有為的規律。

那麼等這個事情發展成爲它的定律的時候，也就是已經有結果的時候，它就進入一種無爲的非平衡狀態。我現在製造這個盤子，它的過程就是有爲規律，我必須設計、製造，付之於一切可以製造出來的條件，這是有爲的。等我以這個無我有爲的手段，促成這件事物的結果，促成這件事物已經到達終點或已經形成的時候，那麼他就是無爲的。你說它是什麼？你能把它說成一件什麼東西？你能說它有怎麼用？你一說，馬上就是錯的，你說它是圓的，等一下我把它打爛了，它就不圓了。你讓它裝沙、裝水都可以。以無我的狀態，以有爲的手段去處事、去追求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的本體是無爲的，這點你就對了。如果這件事情的本體是有我的，是突出自我，是有爲的事物，那你就錯了，規定下來你就錯。就象這個瓷器一樣，結果是無標準的，過程是有標準的，以有爲之作實現無爲之果。

過程必須是有標準的，過程是有爲，但它絕對不能偏離規律。比如我讓你從這個地方出去，你只要達到目的就行了。你站著出去就正常，爬著出去就不正常。當然你也可以到達目的地，但違背了自然規律你就不正常，就是突出自我。大家都是走出去，這符合自然規律，但你偏偏要爬，就違背了自然規律。

什麼是一步到位？什麼叫位？誰都是你，誰都不是你。我現在在講話，我的信息就作用於你，在你的思維裏就有我的存在，有我的作用存在，因爲你接受了我。所以你不能說我坐在這裏，在你那裏沒有我存在。我存在，大家都在看看我，聽我說話。每個人的記憶裏面，每個人思維系統裏都有我存在，每一個人都是我，每一個人又都不是我。所以不能定位。在修持上一定要這樣，不要把一步到位想成很快，不走彎路，一下就頓悟，錯了，這就違背了自然規律。你一定要一步一步地走，只是有可能走得順利和快一點，但這個過程你必須經過。

以北京做爲起點，以廣州做爲修持的終點。這段過程你可以快，可以走路去，可以坐車去，可以坐飛機去，這個過程你可以選擇最佳方式，但是不能說，你不通過這個過程就能達到目的地，所以你不能一步到位。過程的自然規律，你必須遵循。在你到達不住不空的狀態的時候，你首先一定會想到要住要空，這就已經是把心定在一處了，如果你現在想，我不把心定在某一處，那麼你已經把心定在“不想定在某一處”這個點

上了，這個過程你已經走了。

治病時如果你把心定在對方有病與沒病之間，這就對了，定在你給他治病與沒給他治病之間。你在修練的時候，你的心在修練和不在修練，就是似有非有，似守非守，讓你意念丹田，讓你默念口訣，也就是在似念非念當中，在非陰非陽當中。

你們可以去做一個實驗，給一個人治頭痛，如果你想他頭在哪里疼，疼在什麼地方，然後讓它慢慢消失，那麼，在你沒想到讓痛慢慢消失之前，他的頭痛比你治療以前還要疼。因為你強加意識讓它疼起來的，他本來就已經疼了，疼在什麼地方，那你就給了他一個催加劑，因為你給他輸進去的一個信息就是頭疼的信息，不是他不疼的信息，那他頭疼就比以前還厲害。

如果你們能達到心定在一處，和最後達到心無定處的時候，那你們就可以達到象我給人家治病的效果。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沒有病，他也沒有病。

對於人，我們只能抽象地說他是一個人，而不能具體講他具有什麼，你不能說吳澤恒就是怎麼怎麼樣，你一講就錯，因為這個時候隨著我的一念轉移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已經可以超越固定的框框，所以本身既是無我的狀態，又是有我的狀態，既是無為的狀態，同時又可以達到無不為的狀態，我已經可以具有各種狀態。我當時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想了四天。坐禪的時候，一直想這個問題才悟出來。所以你們不必想在今天就能悟出來。把心定在一處，怎麼定？怎麼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你在使勁悟的時候，你就已經不對，你就偏了，你就不是把心定在不生不滅的狀態了。平時，你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做某個動作時，吃飯、睡覺、拿東西，一剎那的某種感覺，對，那就是不增不減的感覺。反反復復當中，我心裏絲毫沒有注意它，但我還是在做。在日常生活中。步步是道場，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老想著我要睡覺，保證等到明天你還沒睡著，你把眼睛閉上不管它，保證睡著。

你們經常會犯這麼一個毛病，當你練到一個恍恍惚惚的狀態時，非常微妙的狀態時，突然醒過來，再拼命地找剛才的感覺在什麼地方，這

是最大的一個障礙。你剛剛才無執無我的，現在又有我了，又要找回來，以你的有我來找回一個無我，這是最大的障礙。所以我爲什麼讓你們有時在修煉的時候給自己另外一種假像，有一個真我一個假我，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不是直接的辦法，讓你逐漸逐漸地把這個打坐的看成與你無關，他是他，你是你，沒有任何關係，一發熱一發漲就高興得要命，打坐腿酸，腰疼，老是皺眉頭，咬牙切齒。所以，什麼叫忘我、無我？非有、非無？這種感覺你們要慢慢去找。

色空無別 有求無執

——在北京的談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們討論一個話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果把色和空的概念搞清楚，你們就知道怎樣把心定在一點了，把這個概念一搞清楚，在修持的時候，就可以時時保持屬於你自己的一種最佳修持狀態，那就是開悟的狀態。

色和空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色、空本身就是有和無，這已經概括了所有事物的存在狀態，問題就是怎樣體會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因為色和空已經代表了萬事萬物。

比如說在《心經》裏面，你們如果認為《心經》是論心，那就是以心論心。如果以心論心，心在什麼地方？心的色空怎麼擺平？這是第一。第二，《心經》是萬經之母，是無相大法，如果在文字上去嚼這個《心經》，那你可能會落於執相。

《心經》第一句，“觀自在菩薩”，怎麼理解？“觀自在菩薩”這句話是一個修心的過程。大家都知道我們為什麼說求大自在？如果你已經證得自在果，或者你的色空都已經拋棄；得到自在，那麼本身即證菩提。而自在從何而來？是不是說我現在求自在即得自在？你一求自在，就已經不自在了；如果你不求自在，你也不會自在。

非想非非想，非色非空，這種狀態就是大智大慧，那麼不穿衣服不知害羞滿街跑的人是大智慧嗎？不是。那是昏而不是智。所以要分辨色和空的概念是昏還是智。以法來說，法本身就無定法，你只要說出來就是錯，但是也只能說出來讓你受到啓蒙，然後你找到自己的這種境界去達到你所追求的自在。頑空者說“你在說什麼？我就是佛”；或“我不用聽”；或者“你已經說無我無他，那你還說什麼法，我們還要學什麼法？”這種對色和空的理解是昏而不是智。

我們回到《心經》第一句“觀自在菩薩”，“觀”怎麼樣達到“自在”呢？你如果求自在你本身就己不自在，你不求自在，你更不自在。這個“觀”就是說的修證、修行和正身。通過修證去達到自在，你能達到自

在就是菩薩。菩薩即是大自在，證得菩提果位，所以這第一句“觀自在菩薩”是教你怎麼去修持。《心經》悟通，即證菩提，這是必然的。

如果你把空和色置身于某一個定義或某個框框當中，會產生什麼？你就是空，空就是虛無縹渺，你說這種理喻對不對？你說空是無，對不對？你說空是質量，對不對？色是實相，是物體，是物質，對不對？本來就不對。

在修持的時候要記住這句話，非佛相，非壽者相，非法相，非我相，非眾生相。如果你們現在閉著眼睛打坐，能尋回這種感覺的時候，這種境界就是佛陀的境界。

一句話說出來就是色，這個空就扔掉了。就沒有空了，你不說的話，又不能去襯托出色和空。剛才我所講的理喻、比喻都不能代表色與空。色與空是讓你們找出你們自己的色與空之間的境界，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就是非一切眾生相。一切無相，稱為非色非空，也就是似色似空。所以“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四句，我們用一種最直接，最明瞭的方式表達，就是無一切相，沒有空相，也沒有色相，無一切相。

你們現在可以體會一下，無一切相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

事物的發展規律，一切規律都沒辦法用語言把它說到最後的終點，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但你又不能不用語言和假設來襯托出它的不可思議之處。比如說佛法，以佛的真諦來說，是“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住成佛”，這就是大乘佛法。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是說你不信佛教，我就不傳。是在你沒有這種基礎，沒有這種因緣，在你沒有體會和認識到這種境界的情況下，我沒辦法去教你，不可思議。“直指人心”，這個“直指人心”和剛才我剛才所講的“不立文字”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如果你在修持的時候，或者在看待一切有為之物的時候，能夠定在一切無相的這種境界，那麼你只有體會而說不出來，因為你沒有辦法用語言把這種體會表達清楚。

你們回去按照我這個方法去打坐，一切無相，你不是你，你也不在練功，你沒有任何念頭，同時又有念頭，但不帶任何主觀意識，你自己沒有任何的主觀意識，一切都是自然而來，自然而去，看你能不能講出這種境界，你沒辦法講出來。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是一種非常自在的境界，你自己沒有任何思想上的障礙，沒有任何條條框框把自己框住，這件事情是什麼，來了一個什麼念頭，看見一種什麼樣的景色，沒要你去窮盡它究竟是一種什麼實相。因為如果你追究它，就永遠追究不到空。這個“空”就相當於大覺圓滿。什麼叫大覺圓滿，就象一面籠罩整個宇宙之間的鏡子，它本身是清淨的、透明的，一切事物都在這個鏡子裏面呈現出來，一切事物又隨四大聚合而改變，鏡子中的影像也不斷改變。

不知你們記不記得這樣一首詩：“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水流任急境長靜，花落雖頻意自閑。”這就是空的境界。

空是不是有？是有的，但對你來說是沒有的，任何東西它是存在的，但它不是永恆的。它隨四大的分離而轉變。認識事物本體，也同樣，歸結起來說：一切無相。我剛才所講出來的是不是空？不是。因為我真正體會的空我沒辦法講出來。我必須借用我能講的來啓蒙，讓你們按照這個境界去走。比如你們在修持當中依照無一切相去尋找你這片自在的境界，我如果不這麼講，你們不知道，我只有這麼講，借用這個方法讓你們去求證。你從修持開始到最後就能返回到處事當中，一切事物在你的意識裏面，一過你的意識，你就知道是什麼，但它又不存在，一切是無法永住的，世間一切法相，無法永住。

比如說佛法，它有沒有滅度的時候？佛法它也有滅度的時候。所以這種妙有的境界只能是依照這種方法自己去尋找，把心定在一點，就是把心定在非一切相的境界當中，這種境界你自己明白，你沒辦法用任何語言文字把自己的體會完全表達出來，這是我們三維空間的觀念。你沒辦法表達。如果說你超三維空間以外，你以心傳心，那可以。

什麼叫以心傳心，是說我的體會就是你的體會。所以說，我在練功或什麼時候把你們調到面對面，就是這樣，這時候以心傳心就是說讓我自己自身的體會直接貫輸給你，讓你它身的體會就象我的體會一樣，這個時候你才能意識到、體會到這種“妙有”的境界。“妙有”不是無，它使

你能夠洞察宇宙萬物一切，但宇宙萬物又不在你那邊形成，宇宙萬物不是你，但你能夠洞察它，一切都是有的，但一切又都不是實的，都不是永住的，追到最後就是空。到空的時候就是有的時候，因為本身就沒有空的存在。任何事物，你沒有辦法窮追到最後一個究竟，所以究竟法門，究竟法就是空，但是空又不是空。

比如你的名字，我只要在前面加一個為什麼。然後問到你死和我死，都沒辦法問清楚，因為你本身就不是一個抽象的xx，我叫你xx，你知道我在叫你，我叫你另外一個別名你知不知道？我說“喂”，你知不知道？或者我用一個手勢一個方法，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非要把你定成xx呢，為什麼這件東西非要說成我的，哪有你我之分，世間一切由各種因素（在佛法上說是各種因緣）組成，四大組合才能形成一個實相，而這種實相又隨因緣的轉換而轉換，它不是永住的東西，如果能永住，那秦始皇還在，對不對？

還有苦樂，什麼叫苦，什麼叫樂，如果沒有攀比心，b，哪會有苦和樂，人與人之間的高低貴賤，是人們內心的相互攀比而已。如果眾生一體，哪有什麼你苦我樂，你高我低？是你自己的心在作祟，你還要拿自己和人家比，你怎麼比？眾生本來就是一切相，本身又不是永住的，而是四大因素組成的。

我們又回到生命科學的主題——各處其位，所謂今天你比他高是你具足了某些因緣，形成了你比他高這麼一個結果。如果這些因緣不具足的話，你比他低，打個比喻，我現在是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的總幹事，是因為我具足了這麼多的因緣，首先，我是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的發起人，又是倡導人，我從事了大量工作，加上我自己又到某些地方去，通過某些方法成立這個會，我理所當然具足了這麼多因緣，那麼你能說我永遠是這個總幹事？當這種因緣轉換的時候，我又變成了另外一種身份，說不定哪個時候，你來當這個總幹事。

色和空，是不讓眾生迷戀於某些相，才能夠自在，不然的話，永遠不能自在。以練功來說，在坐的大多數犯了這個毛病，什麼樣的功要怎麼練，從大綱來說沒辦法直接告訴你，因為我的體會和你的體會不同。只要你執著於某些神通的時候，你這個神通就出不來。絕對的！因為你已

經把自身思維的某一種頻率設置在某種框框當中。

你們都知道，如五眼六通，它本身已超越現在的思維意識，他不是以眼、耳、鼻、舌、身、意的感觸來產生這種功能的，它超越你現在的一切後天的認識水平，思維信息的範圍。透視功能，你不能用眼睛看他，搬運功能，也不是用手拿。你只要設置一個方法，那你就是錯。爲什麼要你們依照我的方法練？因爲我已經證得這種方法，已經知道通過這個方法，讓你在這條路上，不按照你固有的三維科學、凡人意識去推斷什麼功能。依我超常的思維方法，設置你的路子，應該這樣走，等你到這個層次的時候，就是一層窗戶紙捅破的時候，什麼時候捅破呢？就是當你的思維和整個狀態達到無一切相的時候，在一剎那就具備了神足，那不是什麼透視功能、遙視功能、搬運功能的問題了。你們現在已經不是靠某些方法，如：加緊時間來打坐，打坐時間越長越好，用特咒三密來助功能的時候了，而是到了窗戶紙一捅就破的時候，你們如果能保持在我剛才談的狀態下，你一切都不用問我，你什麼都清楚。

從各種因緣來說已經具足，你說你有定數，其實它超越定數；你說沒定數，它本身有一定的定數，這定數就象我們講的九九歸真定數。因爲你已在阿賴耶識第八識。在你本身沒有得大自在的時候，你的一切和以前的一切一定要兩相抵銷的。就象你從北京到廣州，這個過程一定要走的，不能不走。你們現在這個過程已經經過了，已經到了這個目的地，現在是讓你知道這裏就是。如果不清楚，還要走回頭路，你們在坐的已經有三人走回頭了，到了目的地，又不認識，繞三個彎又原地踏步，這相當於一個圓，老是在邊緣來來回回走。如果不從中心點破就沒辦法進去。

一個圓的中心點，他已經是整個圓的輻射。佛經裏面說的，一粒泥沙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這麼回事。如果明白一粒泥沙，它的形成規律，它的成、住、壞、空的規律，整個宇宙無非如此。同樣，你如果知道一個人怎樣去規範自己的行爲，怎樣生長，怎樣協調五臟六腑，那麼和治理一個國家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分別。所以圓圈的中心是大圓的輻射，這時候你就可大可小了。

今天，我們爲什麼要討論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如果你們現在在修

持上能把握這種境界，這種境界就是無一切相，你本身已經具足了，各種因緣都已經具足了。這種境界在有求無求之中，如果是在求一切無相，那你本身就有相，你如果不求，就是不把心、不把念定在一種形象當中，所以又是有求的，又是無求的。

非一切相，既然有相，就是有。“非”，不是一切相，他本身就是相，你還要找相，本身就是有，在有的過程中，有是不住的，這就是空了，相就是有。有，不住，就是空。這種相，非相。空是有，但非永恆性。現在是讓你們記住這個道理，然後自己尋找這種境界。

對於這種境界，你沒有辦法表達出來。隨著這種狀態不斷穩定，在處事當中，在一件件事情還沒有成形，只是剛萌芽的時候，就能夠洞察整個過程。這種感覺就是真空的感覺，這時要是碰到一大群我執的人，你也無奈。本來這件事情的發展規律，你很清楚，你必須是這樣走。但在走的過程中，不遵循它的規律走，人爲地橫插一杠子，就往往事與願違。要以一種無爲的狀態去對待任何一件事情，這樣就對了。不要想他怎麼樣啦，這件事你該不該做啦，某某人又罵了我一句等等。只要有一個我，那你永遠在不停地鬥。比如，有一隻狗在追你，咬你，這時你不能想是跑還是不跑，這時你不會分別真假，你唯有一念，就是跑。這個跑是沒有意識的，在無意識狀態下指揮你，這種狀態就是真空，真如的感覺。同樣，一部車從身邊唰地過去的時候，這時你可能停下來或走過去，這一剎那是非常本能的，非有非無的感覺，這就是空。用我們華藏的語言：無住，一切相無住，本身是空。達到一切無住的時候，本身已是妙有，已經直接飛躍到真空生妙有。“有”加“無住”，一切是有，但有是非永恆的。一切非恆性之物相，等於空，“有”加“無住”等於“妙有”。

有求無執，對境無心，就象平時口頭禪所說的有心練功，無心成功一樣。有求無執，不能說一切有求就是非相。一切有求有執，你本身又偏離了法相，所以不能不求。但是不能有執。一切要有求，但不能執著。這樣的話，就直接達到真如境界。

我曾經有一段經歷。在山裏面修持的時候，有一個菩提法會，到了很多曹洞宗的弟子。我的兩個師傅派我去參加。主法者都是大德高僧。

每個人都在跏趺坐合十，眼睛盯著使勁的聽。我當時不是這種狀態。我當時閉著眼睛。兩手有時翻來倒去的，那個巡法下來就打。他說你聽到沒有，我說聽到了。問你聽到了什麼，我就把聽到的重複一遍。這時，主法大師下堂來，請我上去坐。你們想想為什麼？我這種狀態不是糊塗，不是不知道，而是非常清醒。我必須用這種狀態才能完全明白他要講什麼，甚至他沒講的由我來講。因為對事物非常清楚，比別人那種形式上的專心還明瞭。所以要保持這種境界。

求之，但不執之，有求無執是為空。如果你求不到空的話，無妨先從色去求。要記住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與空並沒有什麼分別，本身就是有，妙有而已。這沒有矛盾，兩邊都是一樣的。色空、空色本身是一種真如體，就是物質非永恆性，它有相，但不是永恆的。你若能從有相當中看到它的非永恆性，那你本身就已達到空境。色非永恆，即是空，而空是有。怎麼樣達到空的境界呢？有求無執。

你們知道時空是什麼？它存在嗎？它存在，但它不住。時間若有開始，開始前是什麼？時間若有終了，終了後又如何？以前有一個禪師，他帶徒弟出去的時候，看到死人出殯，拿著黃幡，招魂幡，在風吹之下嘩嘩作響。禪師問徒弟：你們看什麼在動？一人說：幡在動，一人說風在動。禪師說：不對，你們的心在動。這個時候如果稍微開悟的話。心能轉物。

現在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生命？什麼是人的生命？生命只在呼吸之間，呼吸只在有無之間，有無就是空（靈魂也在有無之間）。實際上佛陀講的，一切只是歸於空幻，非永恆性。在佛陀對生命的論述的基礎上，我們企圖用一種語言來講，生命是只在於有無之間，空也是只在於有無之間，只是一切無住。我相信唯有這一句話——生命只在於有無之間，空也在有無之間。你不可能再增加一句話進去，也不可能減一句。不能說有，也不能說無。如果能從這方面去體會這個空有觀，就能體會出來。生命的定義在於有無之間。對於一件事物明瞭的時候，就是抓住這種意境。如果再追下去，就像在一個圓圈裏不停地轉，生命的輪回就是這個樣子。

有些人機械地理解佛家的四大皆空。認為修佛就不能有感情，象冷

血動物一樣。無爲就是個人不努力，什麼事都不去做。我在 17 歲時寫過兩句話，批駁上述錯誤觀點。“無情未必真佛子，有爲方顯無爲心”，如果佛陀無情，他怎麼會有大悲心救苦救難？他絕對有情，但卻不受情識所困；也絕對有爲，只不過無我而已。無爲就是無我、無執、無相。

萬法無住相無常，色空原是非我相，

若求真假與佛俗，生命只在有無間。

大家如能貫徹到行、住、坐、臥當中，那麼你們都是佛，我就是人。我現在是以煩惱爲菩提的時候，就是所謂的見性。但這時一定不要執相，拋開我執。這個時候就是法輪常轉。

一個人處在任何狀態下都有他的“因”。菩薩能明這個“因”，而凡人只能去受“果”，就是這個差異而已。如果碰到一件什麼事情，你能洞察出爲什麼，就是身處迷中心不迷。能達到明心見性，關鍵是要破我執，把自己設立的框框打破。打個比方：我們兩個人共同擁有兩個蘋果，一個蘋果大而香，一個蘋果小而腐爛。我先拿好的蘋果吃，你有什麼看法？產生什麼念頭？有一次我在臺灣，一個 85 歲的大法師請我吃素齋，有一道海菜，一盤大，一盤小，端上來以後，我拿起大盤子，二話不說就吃掉了。這位大法師咬著牙瞪著眼看著我。他說：你真沒道理。我說：爲什麼？他說：你爲什麼二話不說就把那個大盤的吃掉了。我說：要換你，你是拿大的，還是拿小的？他說：換成我的話我就拿小的。我說：是啊，小的在那裏呀，你拿去。我把小的留給你嘛。如果說換成我，我也是拿大的，那也一樣啊。我這麼一點，他眼淚流下來了。你們想想是什麼原因？因爲他有分別心。都是一樣的，大和小並沒有什麼。在你沒有分別的時候，哪里有大和小？我用這種方法激了他一下，他還是很有慧根的。

辦事情，如果站在自己的立場，是最低級的，肯定私心非常重，並且是我執，要犯錯誤。這是低級的處事方法。站在對方的立場，稍微高一點，能夠大公無私。再高一層，是站在整體的利益上。如果能把這個我執棄掉，你就不會想到都是我好，都是他不好，這件事情某某人怎麼樣怎麼樣，這樣會陷入一種境地：做一件錯事，用十個錯來補這個錯，

再找一百個錯來補那十個錯。到最後，老是錯下去。自身的立場執意很重，就是很明顯的你我之分。有我執我相的時候，你就會為自己開脫。在為自己開脫的時候，潛在的心態就已經不公正了，就會出現差錯。你的錯會越來越大，一直錯下去。

這幾年大家和我一起共事，一分錢不拿，有的把家當都貼進去了，可以說是超脫了。能不能在超脫的基礎上再提高一步，把自己融匯到整體中去？如果你脫離整體，只是單一的存在，你的生命就會很短暫；如果能把自己拋開，把自己融合到一個偉大的事業中去，那麼生命力就是無窮的。因為凝聚起來就是一個整體，不只是個人。我們都在修持，本身就有這種能量。我們發出去的念頭，如能萬眾一心，這種念力會是一種什麼作用！有一定果位的人，修持到這種境界，如果把心定在一點上，我們的事業將會以什麼樣的面貌出現在社會呢。

是否能夠以我們的事業為現代人類做一個規範，做一個先行者，讓後人隨著我們的路子去走，創造出人與科技發展的新模式！

不論在哪個時代，也不論是什麼人，其所做所為都是為了生活能更好一點。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作為一個智者，貴在協調精神和物質，使兩者高度統一，遠離非平衡狀態，達到和諧狀態。

在末法時代，華藏是一個扭轉乾坤的法門。如果因為一個人沾汙了華藏，這個人本身就是無端造業。

師徒之間最關鍵、最重要的是以心印心。起碼這樣你才能得到我的真傳。以心印心，首先是你能理解我，我也能理解你。

我們這個不二法門是要你明心。要理解任何人，包括理解你們的老師。然後，再剖析自己，有求無執。我們的求是正義的求，無執之求。我下山時是有所求的，求什麼？就是宏揚華藏事業，開創人間淨土。在求當中，沒有執著個人的名利。宇宙是非常公平的，每個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最後都將由自己來負責。

我和大家的關係，說法時是師徒，辦事時是戰友，平時是朋友。以人為鏡，是我的座右銘。將自己和別人比，發現別人的優點，學習別人

的優點，克服自己的缺點，這樣你進步就快了。

理法相融 道法自然

——在北京與華藏學員的談話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

有的人帶著一種不良的目的來接觸我，對此我非常清楚。無疑他的行為和想法已經偏離平衡態，他是絕對不能達到目的的。從理這方面已經明白了，接下來是我如何度他。這就是法。當你不明理的時候，擁有法就會心正法正，心邪法邪。你若心正，應用這個法度便合乎道理，合乎宇宙本無，合乎人類發展的歷史。若不明白這個道理，又不去探討對方對我怎樣，我該如何用一種正確的心態去回應，而只抱著以牙還牙的觀念，這時擁有法，後果就不堪設想了。有法而沒辦法明理，沒辦法明理就沒辦法明心，你的思想行為就難免違背大道法則。這時就可以用你擁有的法去達到個人的目的，而你個人的目的並不符合宇宙大道，法落此地即為邪法。

明理是目的，方法是手段。既要重視目的，又要重視手段。你的目的非常明確，但沒有手段，便永遠達不到。比如你現在給自己設計一個目標，作為目的，很正確很對，但你不一定就能達到。就象剛才所講的，你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才對，但你不一定就會這樣去做。你明理，制定了目的，明白了這個目標，並不等於就擁有這種手段。你雖明白目的，但沒有手段，你的目的便永遠達不到。所以明理，同時還要融法。只有理相和法相高度結合的時候，才能達到目的。當我制定一個目標，接著付諸行動時，因為目標和理念非常正確，我的手段也非常正確(儘管在某些人眼裏不這樣認為)，所以事實上正好合乎法度，決不過分，也決不偏激。唯有以目的去貫徹手段，才能達到目的。

明理相，有一個目的或一個目標；知法度，就是掌握了一定手段。等你制定了目標，明白了道理以後，就可付諸行動。法度是在心和法之間，實際上就是手段。你本身擁有真理，同時在真理的關照之下，去指揮你的行為，貫徹你的目的，這就是明理相。理為道，我們常說道理，道是無極，是宇宙本元，是宇宙真理，道理指的就是真理。事為法，手段就是人事。有句古語：“知天命，盡人為。”天命和人為兩者必須結合。有了天命，沒有人為，一樣落空。一個人生下來，命裏是皇帝，但若不給他吃，很快就會死掉，假如設計一個目標，不去奮鬥，你的目標永遠達不到，你永遠是做夢。所以天命和人為，兩者要高度結合。

法是一種手段，自然無定法。在心的指導下，法是不拘一格的。很多人學了華藏心法，但卻從來沒有找出一個定點。給人治病，有時用手，有時用意，方式不同，但心念是一致的，想他的病好，沒有想他的病壞。任何可以用的手段，只要合乎心度，都可達到目的。“理法相融，道法自然。”等你達到這種理和法，天命和人為，目的和手段高度結合的時候，最終你的所作所為才會時時合乎法度。擁有真理且能妙用真理，才能談得上去改造別人。在自覺的同時達到覺他，最後覺行圓滿。

明白這個道理之後，接下來就是如何塑造法的問題。法就是手段。如何一下子就能洞察一個人，然後再用你的念力，也就是神通，於無形之中消除他的業障，使之逐漸向正確的思想磁場靠攏，最終把他徹底改造過來。這就需要學習一些手段。學手段前是不是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了？不明白道理，學這個法是會打折扣的。法很簡單，想獲得法很容易。

大家要明白，在這個學習班掌握了理和法之後，你走這條路，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你之所作所為也即我們為這個社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使社會對你這樣看：哦，中生會的人！這些都要取決於你的思想和行爲。因為你要用思想指導自己的行爲。你將以一種什麼姿態在人們面前出現？是在家教小孩的家教？在社會裏是普度還是窄度？是去領導潮流還是隨順潮流？這是我們這一期學習班的使命和責任所在。所以必須強化每一個人的素質。只有完善這種素質，才能肩負起重任。如其不然，我們便無法去做任何事情。否則就是自欺欺人。相對來說，我們必須以這種法度來要求大家。

明理，最關鍵的是斷絕自己的習性。習性不斷，永遠無法明理。習性就是一個人的魔性，永遠蓋住你的佛性。每個人都有習性。就神通本身而言，每個人的神通都在第八意識裏面。而它又被第七意識末那識所阻隔，就象一道非常嚴密的屏障，把你的前六感——眼耳鼻舌身意和第八意識隔開了。而第七識末那識，就是習性，也即你的生活習慣，思維習慣。如果把習性去掉，末那識這道門就打開了，再呈現出來的就是阿賴耶識。習性不斷，就不能說完全把握法度，妙用法度。但習性不是一朝一日可以斷的。除了大乘菩薩沒有習性，聲聞、緣覺和羅漢都有習性。但必須當下即斷。

我把這兩句話送給大家：“莫求來生獲殊勝，只願今世還原來。”不能要求下一輩子怎麼樣，應該要求這一輩子怎麼樣。不要等明天一切因緣具足你才去做，去想。我們應該以今天已具足的因緣去創造那些未足的因緣。因為機會和因緣，不去創造，永遠都不會具足的。機會不會具足給你，讓你剛好上去一步。是要你去創造機會，把握法度。唯有這樣，才能具足因緣，獲得向上的機會。今天我們已對整個社會，從個體到整體，從個體系統到群體系統，從平衡態到非平衡態，進一步到合融態，作了一系列的探討。並且分析了今天社會發展的狀況，同時也明白了自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之中。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習性，什麼樣的觀念。是等明天碰到這些事情之後再學不遲，還是當下就去用？待你等到那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機會去做了。所以這種機會，這種因緣，不要等明天，而是從今天開始就去做。不要等待機會，而是積極創造機會。我們這個整體，中國生命科學學會始終是創造機會而不等待機會。是去創造環境而不等待環境。它所作所為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創造出來的，不是坐在那裏等來的。只有抱定這種信念，把自身的理相立場定在這個角度上，才可以逐漸地鍛煉出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使你本身的生命逐漸的完整，最終達到自覺自身、生命圓滿，然後再去覺他。先改造好自己，才能去改造別人；當你無法改造自己時，就不可能去改造別人。

一旦從自然之鄉走到自由之野就難以用語言表達了，可以說就能隨心所欲了，無論何時何地，你把握的尺度總是剛剛好。比如我此刻在這個人面前，在這個時間，做這件事，講這句話，剛剛好。既不欠火候，也不超火候。而對他也是剛剛好，剛剛能接受。換上明天或隨便哪一天，對這個人，這件事，處理起來都能剛剛好，就合乎法度了。當一個人的自由意志自由信息和自由發揮度總能與別人的意志完全達到合融狀態時，那他就進入心所想而事必成的階段了。

一些事現在我不懂，但只要我想懂，就能立即進入角色，讓我個人與宇宙進行信息交換，用我的信息能量去感應宇宙。比如“社會深層心理學是什麼”？問題一出現，我便立即洞察這個信息了，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個信息馬上給我反饋過來。之後，經過我本系統的自由操作、調整，已經不是原來的樣子，而變成我的系統了。我吸收了現代社會深層心理學的信息，再通過某種程度的自我調節，

由我說出來時，已經變成我的社會深層心理學，而絕不同於當時接收過來的信息了。

你們以後也可以進入這個角色。進入這個角色以後，時空任何物質障礙對你已經不起作用了。你想獲得什麼的時候，因時因地隨時獲得，然後再通過你本身的信息把它消化掉，變成自己的東西出來了。但要在正當需要的時候，你們的心念一定要達到這個層次。這些不是靠學來的。關鍵是腦，不是身。為人處世，工作作風，是這些形成你本身的這種意識。當大家知道這個大道法則以後，再用思想去規範自己的行爲，然後再用行爲去提高自己的思想，進一步，你的思想同時又來規範你的行爲。在此方法的基礎上，通過不懈的努力，才能達到由自然之鄉直接進自由王國。到那時你將隨著不同的因緣，隨時調換不同的角色，就根本沒有必要去打坐了。

比如我肚子很餓，又沒法用錢到附近去買東西，這時我就可以不餓。方法多種多樣。我可以立即充實其它能量進去；我可以停止消化系統的操作；我也可以立即去有形無形地把遠方的食物拿過來。當我本身已經不存在的時候，可以達到一個不增不減的狀態，多一點就多，少一點就少了。現在我已經落入有形，再想用這種信息去調這些物質，不行。不是我不去做，而是意識形態當中自我調控不動這個法，不動這個意念它就沒有。當我剛剛需要的時候，即行自我調節，立即明白自己需要什麼東西，並馬上把信息反饋給我。

所謂人格宇宙化，即是因時因地因事而不斷調換角色。在調換過程中，你看他很忙，其實他內心卻如如不動；你看他如如不動，其實他卻在運轉萬物；你看他在睡覺，貌似如如不動，其實不知他跑到哪兒，去辦什麼事情去了；你看他在講話，非常操勞，他爲了應付一件事情，而他的心非常靜，不爲任何事所動，他動念不動心。念可以不斷地動，隨著眾生的環境。比如現在我想安慰你，不能不動念，動念後，妙計出來也。你這個人，我要用什麼方法勸導你，我只動念，毋須動心。我絕不會邁進你那邊，讓你同化我，跟你痛苦。我的心不動，但我動念，是站在你的角度，考慮你爲什麼痛苦，原因是什麼，關節點在什麼地方，把關節點切斷，也即把因與緣隔斷，使你的痛苦不再延伸。動心，我就會跟你一樣，不僅幫不了你，還會跟你一樣痛苦。

因爲你已不能給他定位了。他高可以高到極高，低可以低到極低。你看他是什麼的時候，他就是什麼。他已經順應于萬相和萬千的因緣。所以你看他是這樣，他看他是那樣，他都是又都不是。你需要這，他需要那。你們的需要雖不一樣，但卻都能從他那兒得到。現在讓你們朝這個路子去走，終歸有一天也能夠這樣。當你們能夠這樣的時候，你我就彼此互知了。

當下應超越自我，這點最重要。當下做起，不要談我的理想是什麼什麼，卻不想一步一步去做，不行。目的和手段，要同時走，一步一步去走，不能嘴說去了，實際上人還未去。就是物相和理相、理和法要統一。明白這些，在突破自我的過程中，先把假的東西打掉，不要它，你就會獲得一種解脫。解脫之後，靈感就會自然地呈現出來。如果不放下去，老是抱著一個死我，一個臭皮囊在那裏，什麼面子問題啊，別人會不高興啊，便沒辦法去解脫自我。在你沒法解脫的時候，一切都是假的，最多學些小術，不能獲得大法。當你獲得大法的時候，自然什麼都會。只要開悟必然就能具有五眼六通，具有五眼六通卻不一定能開悟。到時候你將一切突破了，就不會問：“我怎麼接受他”，“他如果是一個魔我怎麼辦”之類的問題了。

有些同志你叫他學理論，他說你看老師，隨機說法嘛！學什麼。有人反駁他這種說法：老師能做到隨機說法，你連機都抓不到，能說什麼法。確實是這樣，要這麼簡單的話，我也不用跟你們講這麼多道理，我也不去憂國憂民，憂天憂地，到那個時候自然就是這樣。我在武夷山是仙風道骨，最多你我見面時我稱你一聲施主。再說，記得我去日本時，人家把《論心》定爲萬法之母，說我是在度人成佛。我說錯了，我是度人成人。若連人都做不好，又怎麼去做佛？連人事都不行的話，又怎麼去做佛事。以至點點滴滴的小事你都應付不了，你去當國家總統？豈不是玩笑。現在我們有些人就這麼想，等我到一定時候，我就會怎麼怎麼樣，無稽之談。現實的事情你都做不好，到那種時候，只能做得更不好。你只能當下去做每一件事情，只有現時的本職的當下的工作做好了，你才能勝任另外的工作，當下的本職的工作都做不好，你就別想去做好別的工作，起碼你不用心去做就做不好。平時不想學理論，一說到學習，一說到人世，一說到溝通關係，就自認爲“心法”在胸，“你看老師”！“隨

機說法”。要糾正這種觀點。不能做小事，你就很難做大事，起碼你的心態就不對。“這是小事不值得我去做！我是大人物。”你即使是大人物也是一個暴君，而不是一個負責任的領頭人。當你兢兢業業做好當前每件事的時候，大家才能相信你做大事同樣負責任，你對小事都不負責，又怎能擔當起大事呢？

要敢於去碰。在突破自我的時候，就沒有錯與對，起碼自我感覺要好。只有這樣，才能突破自我。

一件事我沒辦成，並不代表我失敗了。因為這件事情我去做了。第一，我是盡心盡力盡責去做，最後成功與否不以我的意志為轉移，那是客觀環境制約所造成。哪怕失敗了，我也是個成功者，畢竟這條路我走過了。我如果未去辦，就是失敗者；我去辦了，就是成功者。這件事情辦不好，那是事情，不是我。所以，我永遠是成功者，不是失敗者。第二，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在意事情的表面，而在意立足點和結果。就說我現在罵他，把他罵得狗血淋頭，但你不能用我罵他來衡量我的善與惡。你要從我站在什麼立場和角度，以及我罵了他以後會獲得什麼樣的結果，來決定我罵他是對是錯？我打一個人，你也同樣不能以打他來說我錯。我做任何事情都很滿酒，我從不在意任何人對我怎麼講。兩三年前，人家把我講得一塌胡塗，我卻在意任何人對我怎麼講。兩三年前，人家把我講得一塌胡塗，我卻一直在嘻嘻哈哈，這些絕對不會影響我。因為那是人家所說的，並不代表我，怎麼講都是他的問題。我做一件事，只要我的立足點和結果是對的，那我就很瀟灑了，別人沒辦法左右我，誰願意講就講去。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瀟灑。

我們要貫徹這一次學習的課程，使每一位同學都能夠吃透和掌握它。要想真正學好和完成這一次學習任務，作為學生必須好好地學，必須執行我們這個學習班的所有規範。除此之外，你們和我之間首徒先是個共同體，因為大家是為同一個目標而來。但你們的職權和我的職權不同。在一個組織行為裏面也是一樣，我沒有必要二十四小時都是老師，老擺著那張死臉，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就錯了，本末倒置了；你們也不能成天低著頭，一見面，就被“老師”這道牆堵住了，動輒唯命是從，這樣你好不到哪里去。因為我們是一個共同體，是一個學習班，乃至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也一樣。當你做為一個學生，怕你的老師的時候，

你便永遠學不到東西。因為你怕他，沒法學到。禪宗心法，以心印心。你和我平等，人格平等，人權平等，在平等的基礎上，我會你不會，我教你，你用心地學，是論事不論人，也即對事不對人。只有這樣，才能夠學到我的東西，學到真諦，甚至超過我。如果我作為一個老師，天天板著面孔，你怕我，還能學到我什麼東西？嚇就嚇壞了，你想提問，我瞪你一眼，你就不問了，以至我講錯了，你們給我提出建議，我為了維護這個面子，這個臭面子，用不大友善的方法把你們堵住。這樣老師得不到提高，學生也學不到東西，師生之間距離越來越遠，最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們這個學習班也就到此結束。學習班也象一個國家，甚至任何一個組織系統都是如此。不管你是一個老師，還是一個長官，如果不走親政親民路線，人家會把你當瘟神一樣看待，雖說惹不起，總還躲得起。於是不買你的帳，或者陽奉陰違，不知大家是不是意識到我們應該怎麼相處？在你的單位，在家庭裏，應當怎麼相處。

大家一定要記住：如果你永遠在學，便只是在學而已。一定要做，不能僅僅停留在理念上。

“等下次機會吧”，大家老愛這樣想。但機會永遠不會等你的。要去創造，而不是你等它。任何機遇都是由人創造出來的。不能讓它等著你去做。我們在這個學習班期間，就應該把自己當成一個教員。你進來時是一個學生，但出去後就是一個教員。你在學生與教員之間，應該首先加重後者的砝碼，在我們這個場合還不能提起教員意識的話，到外面去，又怎能當得起？

我每次講課講到最後都要留一點不講。這是我的習。因為我講課不能始終都是我在講你來聽。你聽了，給你的東西你就應該擁有，不擁有，我講了也是沒用的。我可以提出若干個為什麼？讓我們共同尋找出答案。因為我們都是生命共同體。一個老師的責任只起到啓蒙作用，我希望我們每位同學在這個學習班中，學習主題非常明確，開宗明義學習生命科學，向生命本身學習，認識生命。當你認識生命以後，接下來便是怎樣去規範生規範生命的問題。規範生命包括你的個人和他人，你的個體系統和整體系統怎麼相處？怎樣在人群中間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至怎樣去規範一群人？這樣才能真正顯出我們生命科學的實力和範圍。各就各位，沒有什麼不好。

有一句話：“只要說出來的就不是法”。但“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生，若無一切生，何需一切法”。由於個人需要、眾生需要，還是要說，雖然說出來的遠不能代表那個真真實實本來的法，只能說是以假修真，初步完成它的啓蒙過程，而法在每一個的心中。

慎獨 寬容 廉潔 律己

——在北京華藏心法訓練班上的談話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慎獨、親政、求精、寬容、廉潔、律己，這是我在自己工作日記扉頁上題的話，是對自己提出的要求。重要的是自己要給自己提要求。

我們這些人在一起，都是教學相長。以人為師，要把心定在個體與群眾之間，這種關係在抽象了個人和國家集體的同時又包括了獨一門思想和眾多的思想體系，形成一條具有規範性的路子。每個人都不想平庸過一生，這一點很重要。

在招收這次學習班時，我們把它定為師資班。但是也考慮到，從這個班學習出去以後，誰能夠承擔我們中生會宣教部的教學任務？誰能真正做一個師資具足的教練員？這得打上一個問號。在這次招生的標準問題上，包括教學水平的標準，都必須慎重考慮。我們不能排除學習班中有不能承擔教學任務的；也不能排除出去以後出賣所學東西的；我們甚至不能排除其中有變節者。這就限制了我們制定這個教學方案的基調和立足點。

但我們希望共性和個性的統一。尤其是從華藏的要求和我的要求出發，個性無論突出到哪一方面，低到如何之低，或者高到如何之高，都要始終把這個學習班定為一個集體而不是個人的形象。我們需要集體的力量而不是個人的力量。這時候你們就會主動找到一個：高的如何俯視，低的如何向上，互相拉一把的適中角度，形成一個整體，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教學過程中我會逐漸調整，因為這是第一期。第一期很大程度屬於彼此在試探。可能大家從進入學習班直到最後，都在試探華藏，同樣華藏也在試探你們。從組織方面來說，生命科學學會在考驗你，你也在考驗生命科學學會。好象你在找一個家，如果這個家不值得你依戀，或者不值得你去付出，那麼你會覺得這個家找錯了，進而你在學習或者工作中就無法真正投入，要打許多折扣。對中生會來說，這期學習班，也要考慮這些因素。所以在制定教學大綱、教學方案，包括一些教學手段時，也打了一定的折扣。但這個折扣並沒有封頂。你們也沒有封頂。什麼叫沒有封頂呢？就是說在學習過程中，你們將越來越投入，最終會認為這

是自己的家。華藏也認為你這個人越來越經得起考驗，最後把你定為其中一分子。從教學方案來說會不斷調整，你將拭目以待。我也會拭目以待。

因為你是人，你必須活著。如果認為自己在為別人活著，那是被迫性革命，而不是主動性革命。當一個人認為是為自己活著，這個人就落於自私。因為你是人，你應該做什麼事就去做。悟到什麼程度，你就做到什麼程度。道理很簡單。

有人問我，你在搞生命科學，為了什麼？我說不為什麼，當我意識到這個問題，我的思想達到這個層次，自然而然就做這件事情。問我為什麼要活著，我說我是人，就要活著，不能違背常理。我搞生命科學，就象你在走路，突然看到一個小孩跌倒，你去把他抱起來一樣簡單。如果你口口聲聲在說我為了什麼什麼，到最後退得最快的可能也是你。我們這期學習班，包括華藏，包括生命科學，大家都是朋友。我希望直來直去。你講得怎樣怎樣，我不願聽；什麼口號、理想、保證，沒用，一文不值。你悟到什麼程度，你才可能做到什麼程度。天天掛在嘴邊上那是被動的，只有你悟到了自己應該怎麼做，然後再去做，過才是自然。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系統，本來沒人犯罪，沒人欺侮你，現在為什麼會有人犯罪，會有人欺侮你？如果你想：我不去坑人一下，人家就會來坑我。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你就會去害人，反過來別人也來害你。

作為一個社會組織系統，當它對身邊所有的人不能信任的時候，就會制定許多防範、約束條款。這些條款一出來，犯罪馬上就有了。本來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沒有惡果只有善意。如果我從今天開始想，誰有可能會欺侮我、出賣我、會偷我的東西，當我有了這些念頭之後，在行動上就會對他不信任，進行抵制、排擠等等。當對方察覺我對他的態度後，必然會用同樣的方法對我進行抵制，那麼惡果便由此而生。所以道在心中，惡也在心中。如如不動，是要融為一體，最終找回自己的完整人格。對任何東西都沒有絲毫造作，都非常自然，非常合乎法度，合乎理度。如此一來，你即擁有真理，你即是真理的化身。妙用真理就是這樣，真正如如不動。

我在開始修持的時候，師父對我的態度，第一步是讓我自卑到極點，狗屎都不如，不想做人。以至到自卑人家給一個關照，就會高興得發狂。當時覺得生存對自己實在是一種折磨。成天不是挨打、挨罵，就是在行動、語言上橫遭人身攻擊，被講得一無是處。誰要給我一個笑容，就可以使我睡著了再笑醒。現在某些當官的有個毛病，當一個人給他提意見時，他就臉紅脖子粗，半點聽不下去，別人講話，聽不下去時，那是根本沒有耐心去聽。這點要突破。

現在的人，什麼拋去自我。我看真正追隨我的人了了無幾，為數不多。因為社會環境就造成這種局面，逼著我去創造更多的環境來適應這種形勢，但在從事這項事業上我畢竟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特別充實，這是我的成功之處。

一個人成功與否，都無法享受結果，人不能享受結果。到你了斷生死，你也只能享受過程，沒有結果可享受。比如你開始給他治病，到最終把他的病治好，從他的感應來說，你的過程體現的是結果。

前不久，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汶萊、泰國五個國家組織華藏聯合會議，發展這五個國家的中心時，從我本意上講，從來沒有考慮結果會怎麼樣。但我認為自己已經在享受這個過程，就覺得很滿足了。

年輕人要突破自我，不要老氣橫秋，弄得人不老心很老。別人是人老心不老，你是心老人不老。要輕鬆一些，讓自己整體得到一個昇華，克服那些自以為是的點點滴滴，就是克服習性。一定要打破它。這點很重要，習性不改，你始終還是那個樣子。習性在潛意識中，它阻礙你，是極重要的一個障礙。它直接在第六意識當中，像是個把門的，把末那識和阿賴耶識分開。第七意識就是自己的習性。習性突破，就可以直接進入阿賴耶識。

當你沒有習性的時候，可以隨著不同的因緣，隨時換成不同的角色；隨著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場合，自動調整自身以適應這種場合，保持華藏“出世不離世，入塵不染塵”的宗旨，讓自性始終坐在你的中堂之上。在不同場合，按不同因緣，隨時調換自己的角色，順應於任何因緣，順應于任何眾生，這時你就不存在習性，沒有我相存在了。

因為什麼，所以什麼，這是因果關係。如果老在因果裏面轉，那麼你永遠跳不出陰陽二氣的聚散化合和善惡困擾。只要能突破因為和所以，就可適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因緣。否則，習性中的因為所以模式便會隨時牽制我們的思維，就沒有自己的實性也即自性存在了。

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時，就會覺得活得很充實，再苦再累都認為很值得。所有生理機能，免疫系統，皆由心理因素影響生理因素。當你想到自己是個具有遠大目標的人，當你時時抱持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的時候，就會充滿鬥志；當你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的時候，身體就會有毛病，起碼吃不下飯、失眠等毛病都會跳出來。

看你的心定在哪里，首先就不應該有好和壞之分，每件事本來就沒有好和壞，只是此時此地做這件事情而已。今天站在你的立場可以說好，站在他的立場可以說壞；等過了幾天，你會變過來說壞，他又變過來說好。而那件事本身仍然還是那件事。對與錯，你們現在要開始修無分別心。一定要落在這一點，不要說沒法落下去。你想到的地方，有你的心嗎？是不是似有非有？所以，要落在有與無之間、真與假之間。你要能落在那裏，誰都沒辦法讓你這顆心動搖。

忍辱 持戒 破自我

——在北京與華藏學員的敵話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修持者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不能突破自我，我認為在座的每一個都有這種毛病。要突破自身的時候，首先要突破自我。當你想獲得自由時，一定要突破自我，這樣才能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這時候如果你不突破自我，便永遠邁不出這一步。那是自己的習性、習慣、客觀環境把你限制死了，所以你永遠沒辦法突破，你永遠把自己定在某個位置上。所以自身的突破很重要。

我們修持、練功，是求一個戒靜定，最後才能達到慧。靜和定閉上眼睛是求不到的。你閉上眼睛時雜念會非常多，這種場合的靜，是被動的靜，是創造環境給你靜。真正的靜是讓你在豪華街市之中，在燈紅酒綠之中，能夠心如止水，這時你才達到靜，達到八風吹不動的境界。

在精進中，以忍辱和持戒為第一正學。忍辱這一關，如果你過了，世界上對你的污辱、誹謗、說你好、說你壞，你全不會為之所動。只要突破這兩點，什麼特異功能？狗屁。沒有特異功能。只要突破這兩點，你自身已是具足圓滿了。你想要什麼，就自然會有什麼。什麼晃一晃藥瓶，那是術，不是法。法是無度的，不是以四則運算去計算的。法本身是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當你達到這個層次時，可以說，心之所想，事無不成。因為你已不受時空障礙、物質障礙，你已突破了這些障礙。要想突破障礙，須先突破自我。

你們在修持？有時叫人覺得特別可笑！老是想我要怎麼樣怎麼樣，你不放下身段，是不行的。我如果天天是吳澤恆大師，生命科學倡導者，時時覺我是衣鉢弟子，我是掌門人……我這身段不放下，我也就不是掌門人了，我就是一個狗屁不通的俗人。一定要記住這點，一定要放下身段。當你放身段的時候，當你最低的時候，你已經最高。當你要給自己劃定界限的時候，你就永遠沒辦法突破自我。你沒辦法突破自我，就沒辦法突破時空，就沒辦法突破障礙，什麼也不能獲得，連小術你都不能獲得，不要說獲大法了。

要明確如何叫端正，還要明確怎樣叫修持。現在我的很多學生，包括在坐的，有的功齡大過我的年齡，練功四五十年，還是上一年級，一事無成。原因是什麼？就是沒辦法突破自我。很多大德和尚，深山叢林的長老，修持一輩子，最後什麼叫實證？他不懂。讓他念經他會，講經

他也會，你問他超脫沒有？沒有。到最後風燭殘年，病魔纏身，病死了，氣死了，爲什麼？爲世上的名利所動，隨波逐流，庸俗糊塗，這叫修持嗎？什麼原因？放不下身段。他始終就是方丈，就是長老，就是出家人，高人一等，一句話，就是不願意放下身段。

我們練功、打坐、加持，讓你閉著眼睛修持，是爲睜開眼睛做人打基礎。你如果能夠直接地睜開眼做人，做得很好，你就不用閉著眼睛。禪就是在一花一草之中，一舉一動之中。

打坐僅僅是一個法門，一個方法。打坐這個方法是什麼意思？是在你慎獨的時候才去打坐。所謂慎獨，是當你現在沒有事情的時候，通過打坐來懺悔，來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爲，來糾正你的所作所爲。因此打坐叫修禪。禪，就是靜慮，就是靜下來思考。打坐是讓你清正自己的心態和行爲。處理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看你站在什麼樣的層次上，看你以什麼心態去處理。如果能夠這樣，自然而然，久而久之就形成自己特有的思維體系和信息。而信息本身帶有能量，信息本身就是能量。當你已經超越自我，突破自我，自己沒有給自己限制，或者已經不受自我條件制約的時候，信息就會轉換爲能量。這時候你就是一切，自然而然具足一切。這種具足一切，是要讓你穿衣服，不要讓衣服穿你。我現在擁有很多東西，但我現在又什麼都沒有。在這個時候，就叫心之所想，事無不成。

一定要放下身段，突破自我。你還是你，一個穿金帶玉的你，和一個披麻戴蓑的你沒有兩樣，都是你。一個西裝革履的你和一個一絲不掛的你也是一樣，完全出於你的需要或是不需要，而不受任何限制。所謂大自在就是大超脫，等你獲得大自在，自然獲得大圓滿；既不要超時髦，也不要重形式。我有很多徒弟沒見過我的肉身，卻修持得非常好，主要是以心印心。你天天在我身邊轉來轉去，師父長，師父短，問寒問暖，不如你去幹事業、爲人類做一些事情，這樣的話，你的功德遠遠超過於你在我身邊，這是真的！走到這個層次上，我們在坐的每位，就象手和腳一樣，不分你我。

要放下身段。放下即不庸俗。人性即佛性，佛性即人性。佛性是不受污染的人性。所以說，人性是至純至簡至真，沒有受過任何裝飾，沒

有任何造作，沒有任何附加劑，是實實在在、真真正正的人性。這就是佛性。是至真的、至簡的、真真實實的東西，原汁原味的東西，這就是佛性。

限制在這個場合，我將受到制約，所以我不能限制在某個場合之中。我可以走進這個環境也即入塵，但我入塵而不染塵，始終是一枝獨秀。我很清楚、很明白自己在這個環境之中，可以調和這個環境，不是讓環境調和我，是由我來調和環境。就像講話，你受環境制約，就不敢講，怕講不好。當你一個人在家裏，或者在朋友面前，你就會滔滔不絕地講，講得很好，發揮得很自然。而在另一個正規場合你就講不出來，這是環境把人約束了，你受到環境的干擾了。這時，你的心態應是入塵不染塵，我在這個場合，但不受這個場合的限制，這就跟你的能量一樣了，你在三維空間，你的能量不受三維空間的約束，三維空間也約束不了你。就像你們以前所看到的，爲什麼能在幾千里之外，一剎那來到另一個地方？能夠從這個時空跨越到那個時空？你走路呀，坐車呀，乘飛機呀，都沒有那麼快！前後一念之中，這個一念之中，只是一分一合之間而已。首先我不能有這個概念，從海南島到徐州，一定要坐飛機或乘火車。我必須打破這個概念，不打破這個概念，只能坐飛機或乘火車。我打破這個概念以後，就可以尋找另外的渠道，尋找另外的方法，我把坐飛機、乘火車的路斷絕了，這些可走的路都不走，而去尋找其他的路、其他的方法，這個方法既可以坐飛機，不乘火車，又可以不搭船，不走路，這個方法就是憑我一閉眼睛，一想一念，再睜開眼睛。閉眼時在海南，睜眼時便在徐州。這就是突破自我，突破物質界限，不要叫環境這個框框把自己框死、框死了就不行了。修持是不是只有天天打坐才能出功能？如果框在這一點上，你一輩子一點功能也出不了。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什麼意思？象神經錯亂狀態，又不是神經錯亂狀態（有人插話：思維方式進入超常反常，已不是原來的思維模式），對了！我們在求自在，無拘無束大自在，但要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人類發展規律。如果你不穿衣服在大街上跑，人家會說你是神經病，把你關進精神病院。所以不能有違常理。

問 答 篇

★ 修持中的若干問題

-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 元神、陰神和陽神
- 道家守印堂，佛家看祖竅。名相不盡同，無礙通心要
- 氣感之有無
- 抓住本原 無我利他
- 虛實、陰陽、精神與物質
 - 如何做到“忘我渡人”
- 關於自發語言
- 關於“極樂世界”
- “十通”，一切通
 - 華藏看“五眼六通”
 - 頭部反映與開天目
- 辟穀會損傷身體嗎
- 華藏心法求靜不求動
- 要自信不要迷信
- 行禪更勝坐禪
 - 意念老師助我，能否得到老師的信息
- 修道者成千上萬，得道者鳳毛麟角
 - 學華藏與做人
 - 關幹練功不能入靜的問題

● 意念能量不遵循四則運算

● “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過去有人把“不立文字”解釋為禪宗沒有經典，不講理論；把“教外別傳”解釋為只傳門內弟子，門外弟子就不教了。其實這是誤解。禪宗的“不立文字”，是說不受文字約束，是隨機說法。禪宗在漸修過程中，要求身、口、意三密。身密就是盤坐、手印，它的名稱和作用是有理論的。口密就是特音，比如“唵”“吽”這兩個特音，怎麼寫，什麼意思，它的作用，也是有理論的。意密，比如我們觀想多寶符號，它也有一定的含義和作用，也是理論。從佛家修持來說，你念佛經，如果不

懂得它的意義，就叫“口頭禪”，沒用。你修持打坐，不懂得方法和道理，就叫“骷髏打坐”。所以禪宗是講理論的，而且理論對於修持禪宗的人來說，十分重要。因此，大家應當重視功理的學習和實踐。在入門階段，一定要按照功理、功法要求去做。而當你通過一段修煉以後，從入門到進入三摩地，你就可以拋開一切教條，不拘一格，不受以前文字和某些形式的限制。這就是禪宗“不立文字”的真實含義。

“教外別傳”並非門外弟子都不教。如果是這樣。大家都和華藏無緣了。因為大家都不是少林弟子。“教外別傳”的真實含義，是打破教的框框，別具一格相傳，針對不同的對象，施以不同的方法。這就是禪宗的隨機說法，忘我度人。“比如過去老師教我練功的第二天，是把我的兩條腿盤起來用繩子一捆，丟在那裏一整天。我哭我喊一概不管。一天下來休息半天再捆，一直四十九天。這還是“小兒科”，更苦的還在後頭。今天，如果我用這些方法來教大家，能行嗎？所以，“教外別傳”的真正含義，是要根據不同對象，採取不同方法，進行傳授。

“直指人心”就是心印、心悟、心授。“見性成佛”則是說，當你頓見真如本性，自身的潛在思維和潛在功能充分開發出來以後，你就可以成爲一個大智大覺的人。

● 元神、陰神和陽神

這三個“神”，涉及到我們修練的三個層次。我們開始修練，會出現陰神。就是你習練的時候，可能會出現你的一個身體，或另外一個境界，看到一些圖像，或者幹一些什麼事情，你很清楚，但你本來就沒去，是你的思維意識去了，就跟做夢一樣。不過通常做夢是黑白的，陰神出現是彩色的。這是修練的第一個層次。修練的第二個層次是出陽神，就是說，你在這裏修練入定，你的意念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在另外一個地方同時有另外一個你出現，也在做一些事情。兩個地方同時有兩個你，各做各的事情，這叫出陽神。那麼元神是什麼呢？元神在佛家來說，叫阿賴耶識，第八識，或潛意識。元神中有遺傳基因，你的父親、爺爺，以至推多少代，這些遺傳基因全部儲存在你的第八識當中。還有日常碰到的許多事情，你看到的，聽到的，或你想到過的地方，這些信息也都儲存在你的第八識當中。通過修練開發出來，第八識也就是阿賴耶識

的潛在功能便隨之釋放出來，這時就會出現許多超凡的神通。這就是修練中關於陰神、陽神、元神的三種說法。

● 道家守印堂，佛家看祖竅。名相不盡同，無礙通心要

佛、道兩家追求的境界是一樣的。至於習練時意守個什麼穴位，又各有說法，也有各自的修練途徑。從佛家來說，華藏實際上是無相法門，也就是“心外無他法”。除了你的自性，你本有的潛在意識、潛在功能之外，其它比如默念、意想、特音等等，都是一種手段，怎樣最好呢？你要練到不帶任何意念和沒有任何意念的時候，才是最佳狀態。佛家也意念祖竅穴，在道家，祖竅即是印堂。名相雖不同，無礙通心要。

● 氣感之有無

大家不要求氣感。華藏只求根本。修練要強調性命雙修。要一點到位，取一個宇宙的本原，宇宙的根本。不必捨近求遠，追求那些淺表性的東西。只要打好華藏戒、靜、定的基礎，其它都無關緊要。

現在我們可以做個試驗：

意念右手勞宮穴，同時想一下命門穴與勞宮穴相通，然後慢慢地抬起右手，越慢越好，當抬到與肩相平時，你就會覺得氣感特別明顯，不止是勞宮穴有感覺，連你後背整個督脈氣感都會特別明顯。

同樣，想著左手勞宮穴，同時想一下肚臍與勞宮穴相通，然後慢慢地抬起左手，勞宮穴和整個任脈氣感也很明顯。

所以，不要把氣感看得很神秘。

● 抓住本原 無我利他

修練要抓住本原。當你找回本性，回歸本原的時候，世界萬事萬物，你都可以一目了然，你就沒有疑惑的地方了。同時修練中還要符合大道，心無所求。在你追求的時候，就是得不到的時候，你越追求它，越得不到。該得到的時候，自然就得到了。修練的指導思想一定要明確，不要

為修練而修練，不要僅僅為了自利而修練，還要想到利他，普度眾生。

● 虛實、陰陽、精神與物質

精神和物質，對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精神和物質是一個統一體，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物質這兩個字就代表了一個虛和一個實。有形可見的，我們把它稱為物，因為看得見、摸得著；而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有特殊功能，並且客觀存在，我們把它叫做質。所以，物質這兩個字，就是一個虛和一個實的結合，既然是一個虛和一個實的結合，就不應把精神和物質兩者對立起來。比如這個茶杯，它是物。它的實體，是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而它的質，它的虛部，則是我們需要，並在實際中能夠用得上的功效。任何事物都是這樣，它必然是虛實、陰陽相融的。虛的一方面，其應用價值比實的方面要廣大得多。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留心看，便會發現任何一樣東西，應用廣的都是空。比如這個茶杯，如果都是實體沒有空，它就沒有用了；汽車沒有空，是一堆鋼鐵就沒有用了；這個房子，我們坐在這裏修練，正因為它周圍是實的，中間是空的，我們應用的正是這個虛。我們吃飯，如果嘴巴沒有空間，都是肉，飯也就沒有辦法吃。在日常生活中，步步是禪。只要留意，就會看到任何物體都是虛實相融的，虛部的應用要比實部廣泛得多。而虛部都是包容生命的，實並不包容生命。

華藏觀認為：陰與陽、虛與實本來就是相融的。沒有一個東西純陰，也沒有一個東西純陽。沒有純虛，也沒有純實。沒有絕對的精神，也沒有絕對的物質。二者必然是相融的。我們辦一件事情，辦事情的過程是行動，比如我端起這個水壺倒水，這是行動過程，但必須由我的思想指揮這個行動。就是說，我渴了，要喝水，思維神經傳導給感知系統，感知系統馬上下一個指令給我的手：倒水！如果我是一個白癡，我就根本不可能去倒水。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悟一悟，一件事情，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站在你這個角度上認為是好，站在他那個角度上卻未必這麼認為。所以事情沒有絕對的，必是虛實、陰陽相融。好與壞也是如此，好中可以引出壞的結果，壞中也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如果依此指導我們一舉一動，無疑是很逍遙的了。不受這個陰陽的限制，就能抓住萬物的根

本。這就是華藏的指導思想。它的任何方法、任何功能都是一個意念。經過修練，達到這個層次之後，任何方法都是沒用的了，都必須丟掉，萬法在一念之中，唯有一念真。你意想它怎麼樣就怎麼樣，這一念才是真如的。我們所說的省悟，就是這個道理。除了你的一念之外，都是假的，唯有你的一念才是真。

● 如何做到“忘我渡人”

“忘我渡人”就是不要考慮自己將會得到什麼。我給人家治病，從來不收分文。他對我好，我給他治；他罵我，我也照樣給他治；給他治好以後，他說不是我治的，我還照樣給他治。

籌備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的情況也是這樣。這個生命科學學會是誰發起的？是在什麼情況下發起的，說起來大家也許不敢相信。當初我從少林寺到北京，身上只剩下一角三分錢。到北京以後，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在一九九一年四月下旬宣佈“中國生命科學學會籌委會”成立，當時成員只有六人，人財物都沒有。經過這幾年的努力，為什麼國家終於批准成立了？因為首先我覺得這件事對人類有好處，對社會有存在價值；因為這個學會的宗旨是要解決三個不協調，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它存在的社會價值，不是為了一個人的利益，於是我就決定幹，也就是達到一個忘我。幹的過程當中必然會碰到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去海外籌資，我覺得這件事需要我去做。成還是不成，無關緊要；人家相信不相信我，也沒有關係；那樣奔波能得到什麼，我也不去想，憑著這一腔熱血和一顆正義之心，一定可以打動許多人，可以辦成任何事。這是我在忘我渡人方面的一些體會。

我傳授華藏心法也是這樣，眾說不一。有人把我捧上九十九重天，也有人把我打下十八層地獄；我時常捧到香花，也時常喝到苦酒；有時感到很坦然，有時也感到很委曲，但是我始終未停步，因為我覺得這條路走對了。首先可以用我一技之長給很多人排憂解難，使他們身心健康；其二，我能夠用我的思想，用華藏精神去喚醒很多人的良知，讓他們都來維護這個社會的安定。儘管我所選擇的這個事業使我很辛苦，確實很辛苦，我每天除了工作留給自己休息包括睡覺的時間，不過兩、三個小時。我得到什麼？什麼也未得到，兩手空空。可是我覺得自己還要

這麼一直走下去，因為它首先是我願意做的事情。只要這件事情對人類有好處，別人對我怎麼說、怎麼評價，我全不在意，相信歷史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我就這樣幹下去，這麼走下去，並且以後還要這麼走下去。這也屬於忘我渡人吧。

同時，我也希望大家無論辦什麼事情，只要認為這件事對人類有好處，有它存在的社會價值，就應該大膽去幹，總有成功的一天。如果老考慮“我”行不行？“我”去幹了人家會對我怎麼評價？這樣你就會一輩子一無所成。我們習練華藏也是這樣，學習任何功法，包括為人處世都是這樣。要選擇，要專一，要刻苦。華藏的每一步功法，都貫穿著“隨機說法，忘我渡人”的精神。我們學習華藏理論，要結合功法，並且要貫穿到日常生活中去。這樣，才能真正領悟華藏心法，不然就是學一點皮毛。而我功能再高，跟大家沒有關係，我不能給你，你也拿不走；我功能再低，跟大家也沒有關係。路得靠大家自己走。

● 關於自發語言

華藏心法沒有這種現象，所以我說的只能供你們參考。在練功中無論是出現書寫符號，還是不由自主地發出一些自發語言，都是身外的信息，總的原則是來者不拒，去者不留；只要自己能控制就可以。想說時可以說，不想說時馬上就不說。要以自信來指揮信息，不要讓信息來指揮你，必須自己調控自己的心念。能做到這一點，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 關於“極樂世界”

極樂在人間而不在西天，大家首先要明確這一點。現在有些人認為佛祖居住在西天，所以稱西天為極樂世界。實際上佛是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的。既然不增不減，不生不滅，就已經沒有樂的概念。他已經八風吹不動，苦對他無所謂，樂對他也無所謂，他已經沒有苦樂觀了，這樣也就沒有極樂世界。再說樂極必生悲，有極樂世界必有極悲世界。我們還是先不想什麼極樂世界，好好地去創造人間淨土，淨化人們心靈，讓人間成為極樂世界。

● “十通”，一切通

佛家的“十通”，其主要含義是“十方三世”。“十方”，或稱“十方世界”，是上、下、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這是十方世界，也稱為宇宙世界。但是不等於娑婆世界，也不等於地球，不等於天地。天地，道家稱之為乾坤。乾坤指的是天地，它是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也就是一個地球，它有生有滅。而佛家的“十方三世”，指的是整個宇宙世界，它包括整個太空裏面的任何星球和一切生命。“三世”是過去、現在和未來。按佛家傳統說法，認為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之外，還有無數星球。無數星球之上，還有無數的生命，除了人類之外，還有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比如佛教所說的，在一塊頑石裏面有八萬九千生靈，這個說法以前不被人們所理解，現在通過顯微鏡觀察得證；比如：水中確實有細菌，細菌就是生命。所謂“十通”就是說，通過佛法的修持，也即打坐、靜修，以及戒行、禪定等取得智慧以後，就能夠通曉“十方三世”的一切事物，也就能夠看到過去、現在、未來事物發展的過程。“十通”的基本含義就在這裏。

現在我們把一切覺行圓滿作為“十通”的概括。一切覺行是指自覺、覺他。一切覺行圓滿，就是能夠了斷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發展變化以至它的未來過程。

● 華藏看“五眼六通”

佛家“五眼”通是指：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是修練的五個層次。

肉眼通，意味著通過修練，視覺功能要比以前好，或者要比平常人好。

天眼通，是指人體自身的非視覺功能，也就是感知感覺功能。一般情況下，我們是用五種感官來認識世界萬物的，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用鼻子去聞，用嘴巴去嘗，用皮膚去感觸。其實除了用這五種感官功能去認識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我們所說的第六感覺。這個感覺我們每個人都有，並且常在日常生活中體會到。

比如說，你忽然好象心血來潮，覺得有些恐怖，或者精神極不愉快，

這時，你可能會遇到一件令你難堪的事情；如果你平白無故地感到心情特別愉快、輕鬆，那麼也可能意味著會有讓你高興的事情。這便是第六感官，那麼直覺功能呢？它比較特別地表現在具有血統遺傳基因，也即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就是說你的父母或你的子女，在很遠的地方，此時他們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這件事情或者是極好，或者是極壞，通過感知功能。就會在你身心某些方面有先兆。這便是除了五種感官功能之外的第六意識，也叫直覺思維。這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佛家的修持，就是通過把這個直覺思維的信息能量加工放大，調整它的非視覺功能，也就是說不用視網膜來看待萬事萬物。

從人體的結構來說，我們認識事物是從裏到外的。比如現在，我們在練功場上，睜開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裏面的人和物，然後透過窗戶去看外面的世界、或者你必須走出去，才能看到外界的事物。對於“天眼通”來說，就是打通了人體本來所固有的潛在功能，形成了從裏到外的認識。首先認識自己的五臟六腑，皮肉筋骨，由於眼睛長在自己身上，視覺功能也在自己身上，故首先從裏到外認識自己，再認識別人，這是事物發展的過程。那麼尋常人為什麼沒有呢？由於社會的不斷發展，很多工具、儀器代替了人們的感知功能。所以，能夠感覺到尋常功能所不能感覺到的非尋常視覺，就是“天眼通”。

“慧眼通”，意味著通過修持以後，已經達到了言出必法的階段。也就是自身的信息能量，已經可以與宇宙的信息能量溝通。因為人體本身就是一個小宇宙。人體本身所具有的信息能量，儲存在自身當中，是與天地共命運的。通過修持，就可同宇宙進行信息能量溝通，以便獲得“人天合一”。比如，看一個病人，這麼一看，加上一個意念，或者再加一個輔助動作，這時的意念就帶有能量，就能起到糾正事物的功效。我們習練宇宙通靈法之後，一個念頭過去，病人為什麼會有不同程度的好轉？因為，你這個意念具有信息能量。如果你達到“慧眼通”的時候，這個信息能量，相對來說要比“天眼通”時強一些。“天眼通”只能認識事物的本質，而“慧眼通”卻可以推動事物向好的方面發展，糾正事物的偏差，這就是“慧眼通”。

“法眼通”，在佛教修持來說已經進入三摩地，達到菩薩戒。這時候，不僅可以糾正某些事物，而且它的信息和能量構成的強大生物磁場

力，具有強大的信息凝聚力。這時候可以用一種良好的意念，讓人們都能知曉苦海，比如精神上的痛苦，身體上的病痛，通過這種影響，使得更多的人受惠、受益，乃至明理曉法。這就是“法眼通”。

“佛眼通”據我所知，凡是生活在三維空間，生活在地球上，生活在娑婆世界的人，他絕對不可能達到“佛眼通”。因為“佛眼通”意味著佛光普照。佛光普照就是說你只要聽到他的聲音，看到他的形象，碰到他的信息場，你就會從一個凡人，變成一個智者，一個有大智慧的人。而“佛眼通”必須達到無漏。無漏就是不吃、不喝、不拉、不排泄，必須達到無漏才能具有“佛眼通”。因此，除非是隱居在深山老林與世隔絕的高人，他可以具有修到“佛眼通”的條件。而在這個世間，在普行人間法，於人世間生活的人，是不能達到“佛眼通”的。“佛眼通”是佛光普照的層次。

至於“六通”，是指六種極大的神通。《持入經》中說：“內藏盡淨明；眼能洞視天極之表；耳能徹聽；身能飛行；變化萬端；心明往古來今，以及眾生心念、口言、身業所更，無微不察……”也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盡通。

● 頭部反映與開天目

人體結構，在沒有離開母腹時，祖竅穴是開的。祖竅有人叫天目，曾經被現代科學看成是異端邪說。好在 1953 年經典生物醫學向現代生物醫學過渡以後，人體解剖學用事實證明，在人體祖竅穴位置，確實存在一個視網膜的視覺功能載體，也就證明了人確實有第三只眼睛。由於我們沒有經常去激發，或者由於忽視了這另外一隻眼睛的存在，沒有用它，它的功能就退化了，以至消失。現在我們通過修練重新激發天目，它在沒有完全開的時候，肯定要出現麻脹感，因為它要把裏面的結構分開，要把蛻化的、停止工作的第三只眼睛的功能，調整激發出來，再讓它進行工作。無疑會有一定的感覺，發脹、發熱、發麻，甚至整個頭部發疼，這是激發功能的一個階段，是正常的而且是很好的現象。

● 辟穀會損傷身體嗎

習練華藏出現辟穀現象的比較多。

能夠辟穀，說明你氣足不思食。如果氣不足，就餓慌了，就不能辟穀。辟谷時，身體的消耗，已經完全可以依靠身體所儲存的高蛋白，也無妨說是中氣、真氣，來代替尋常消化功能。因此，辟穀不會傷身體、傷真氣，傷真氣就談不上辟穀。氣足不思食，精足不思淫，神足不思睡。人為什麼要睡覺，因為你思維神經不停地工作，精神就很疲勞，就要睡覺。通過修練，儘管你不停工作，但元神充足，就不覺得疲乏，就不想睡覺，也不需要睡覺。這就是神足不思睡。

● 華藏心法求靜不求動

無論修持什麼功法，沒有絕對的靜，也沒有絕對的動，修練靜功，體態是靜的，是外靜內動；修練動功，體態是動的，是外動內靜。從修練內涵來說，是動靜結合，相互包融。

華藏心法，是強調靜，求靜不求動。這是符合宇宙運行規律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如如不動的，萬事萬物是從靜中發展而來。我們求靜，實際是在靜中求內動，對全身進行整體調動，在靜中調動氣血運行，從調整五臟六腑到皮肉筋骨，以致全身，以便形成陰陽平衡，身心從內到外合一。這就是化生萬物。靜中存動，化生萬物的時候，必然要出現一些動作，看出一些圖像，收到一些信息，這些都是正常的現象，不必管他，一切順其自然。雖然靜中存動，靜極生動，華藏心法仍偏重於求靜。

● 要自信不要迷信

對任何事物，我們的態度都應自信，不要迷信。我們修練也是這個態度，要以理智去探討去研究，不要迷信和盲目崇拜，不要糊裏糊塗去練一種功法。我們應把不同的修持方法納入科學的軌道。

學習華藏心法，別人對華藏心法的議論，是好，是壞，這些都無關緊要，只要是一種文化，是一門科學，在實踐中不斷探討不斷完善，就

沒有什麼極好或極壞。因此大家對老師，對功法，都應以理智和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分析。

大家要記住，無論任何功法，無論什麼大師、宗師，與你沒有任何關係。一切應立足於自己，離開自己，一切都是假的。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自信，要用理智去判斷事物的真假、善惡，絕對不能被身外的信息左右，只用這樣，在修持當中，才能不斷提高，而不致出現什麼走火入魔一類的偏差。

● 行禪更勝坐禪

大家修持，不只是在修練場，而是一言一行都在修練，因為步步是法。實際上，你坐下修持，是人為的，只能在形式上把心收攏回來。真正的修持，真正提高自己的素質，激發自己的潛能，是在平時，是在為人處事上，只要你狠心下功夫，這叫不練功時自練功。因為自身的行為，已經符合人與自然的規律，也就自然會得到宇宙的信息能量，利於身體健康，固有的潛能就會得到激發。如果你的舉止行為不符合自然規律，就是 24 小時都在那裏打坐，也不會有什麼效果。我講這些，是希望大家，修持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貫穿到日常生活中去，比平常打坐收效會更好一些。

● 意念老師助我，能否得到老師的信息

我們應實事求是，以科學態度對待這個問題。籠統地講，意念到我，我就幫忙，這個說法是不能成立的。我們打破盲目崇拜，要以科學態度來分析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宇宙的信息能量是無限的，只要你和宇宙信息能量溝通，你就能索取宇宙的信息能量，這是第一；第二，華藏是個體系，這個體系的信息能量無處不在，只要你以華藏的功法去利他治療，只要你一動念，就可能聚集很多同道的信息能量；第三，這時候你若意念老師幫忙，可能會增加你的信息，增強你的念力，使你的治療效果會更好些。由此可以看出，治療效果完全取決於你自己，心就是法，即心即法。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你的內因如果不起作用，外因便很難與你產生共鳴。

也就是說，你不認真修練，釋迦牟尼佛也沒辦法給你功能。

我只是把大家引進門。大家在修練，我也在修練。由於每個人的根基不同，悟性不同，經歷不同，悟出的方法也不同。我有很多學生在潛修華藏過程中以自己的天賦悟出一些新方法，也許有時，我反過來要向他們學習。

大家不要墮入迷茫。老師的功力再高，如果你不去修持，他對你也沒有用，他不可能給你功能。從特殊的意義上講，你習練華藏，又是我教的，你的信息和我的信息自然而然會產生交流。這是一；第二，我的信息能量比你強，只要你一動念，只要用合理的方法，你可以接通我的信息能量，我也可以激發你的能量，這是可能的；但取決於大家的修練情況，包括平時的行為舉止。只要大家做好一個“人”，符合一個修持者所要求的準則，就會是“萬物有知齊相應”，無論人類，還是其它物種，對你都會有同情，都會和你的信息產生共鳴。我們常在植物、動物附近修持，這一點，大家可以去做。

● 修道者成千上萬，得道者鳳毛麟角

一個人所做的任何事情，最終都要自己負責的。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好自為之。

在華藏體系裏面，我是怎樣要求的，希望大家能夠秉持這些做法。起碼說來，要遵守社會公德，做一個真正的人。

人們常說：修道者成千上萬，得道者鳳毛麟角。為什麼會這樣？每個人的根基不同，修持中對自己的要求也不同。

我也有難言之處，第一，習練華藏的人，國內外很多，我的精力再充沛也管不過來。第二，我們只是師生關係，我不可能用什麼手段去約束你，我也不想去約束你。所以只能依靠大家好自為之。

當然，有人利用華藏去招搖撞騙，我就有權去追究；如果你觸犯了法律，自有刑律管你；如果有損華藏的聲譽，敗壞了我的名聲，我也有權力找計較一番。不過我不希望出現上述情況，還是希望大家好自為之。

我要求華藏同學，提起責任心來維護華藏的聲譽，發現問題，隨時制止，必要時大家可以聯合起來，有效地制止某些人的不正當行爲。

● 學華藏與做人

我是一個華藏學子，大家看我對人生的態度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修持任何法門，無論是佛家還是道家，最終是爲求得正果，是求真、乃至成佛、成仙。我認爲若是連一個人都做不好，就不可能成佛成仙。學華藏首先要好好做人，要做一個人，要以積極的態度看待人生，創造人生。

我曾處理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人在“文革”中和我父母勢不兩立，並把我父親整得很慘。去年這個人在外出途中得了一場重病，恰巧被我路過碰上，這時我是不管他呢，還是幫他治病？我想，應該幫他治病，不能見死不救，這是我的人格問題。至於把病治好以後，他怎樣待我，這是他的人格問題，與我沒有關係，我幫他把病治好了。事後，他到我家哭了一場，覺得過去對不起我們。過去他常欺侮別人，此後變得也樂意幫助別人了。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如果我們主動去幫一個人，這個社會就多了一個好人。如果用我們的行動去帶動一個好人，或者去感化一個壞人變成好人，這樣，社會就多了兩個好人。兩個好人再去感化兩個，社會上好人就越來越多了，就再不會有人覺得“好人難做”。

● 關幹練功不能入靜的問題

不能入靜，不等於就沒有效。爲什麼不能入靜？是潛意識和第六意識在進行鬥爭。這時已經產生能量了，怎麼會沒有效？久而久之，你的潛意識就能戰勝你的第六意識。

● 意念能量不遵循四則運算

我們的意念就有能量。意念到了就行，因爲意念不遵循四則運算。我把一個好意念給你，按四則運算，我是一減一得零。實際上沒有，我還是一。把同樣一個方法告訴你十遍，你不會得到十，同樣還是一。“你

把一個意念傳給一個人，想得再久，還是這個意念的能量。很快，也是這個意念的能量。想得越輕鬆，意念的能量越大；想得越緊張，能量反而小。這種意念能量是不遵循四則運算的。你想一秒鐘是這個能量，你想一小時還是這個能量，因為我們用的是信息能量，而不是物質能量。

xx，你現在能不能想起北京的xxx？（xx答：能）能不能想起北京的一切事物？（xx答：能）那你現在人是在威海，還是在北京？（xx答：又在威海，又有北京）。這就是人天合一。如果你人是人，天是天。你就沒辦法想到北京。你能想到北京，就說明北京那邊有你的能量，威海這邊也有你的能量。你這邊的能量和北京那邊的能量，以及你以前的能量已產生和諧或者信息能量溝通。你用這個例子就能解釋何為末那識？何為阿賴耶識？何為過去未來？何為時空界限？何為人天合一？從這一點去解釋，啊，原來如此！非常簡單。

後 記

經過數月的整理、彙編，《華藏法露》終與讀者見面了。這與本書作者吳澤恒先生以諸方人士的關懷密不可分。謹此，表示敬意！

吳澤恒先生 1991~1995 年間分別北京、徐州、威海、蚌埠、金湖等地發表許多講話、隨談，本書僅收整理一部分編輯成冊，並將華藏心法核心理論《論心》輯於卷首。

時有差異，地點不同，聽眾因緣參差，但一統於此，卻又於萬萬心皆存當機點。“當你需要時，就是禪。”讀完這本書，你會覺得，太多的地方是為你而寫。

這也正是該書面世的意旨所在。

本書彙編，忠實作者講（談）話精神，儘量保持“原汁原味”，只在時間、內分類和文詞句讀方稍有變動，個別篇目略加刪節。其中講話、隨談標題均為編者所加，特此說明。

欠妥之處，懇望諸方名師、同道予以教正！

借此機會，謹向為本書出版提供諸多援助和方便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謝意！

《華藏法露》編輯組

1995 年 3 月 18 日

華藏法露

行武禪師著

吾解如來真實意
微笑拈花本如如

